

附 參
I 246.4
B X S-2

100-1-1

近代 俠義英雄傳

平江不肖生著

二集

上海世界書局印行



近代
俠義英雄傳目錄

第二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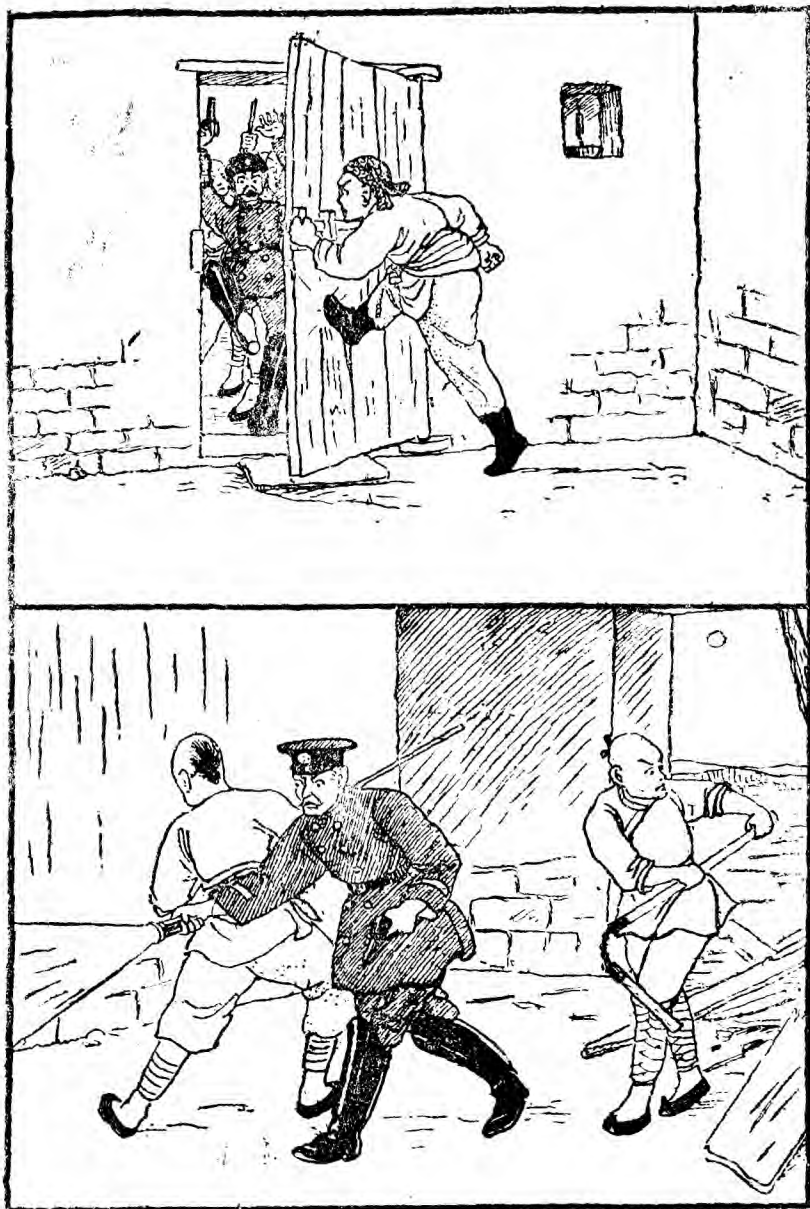
- | | | | |
|------|-----------|----------------|------|
| 第十一回 | 鉅案頻頻哈埠來飛賊 | 重圍密密土屋捉強人…………… | 一至一四 |
| 第十二回 | 霍元甲初會李富東 | 審師傅兩鬥鳳陽女…………… | 一至一四 |
| 第十三回 | 狹路相逢審師傅吃屎 | 兄也不諒好徒弟懸樑…………… | 一至一四 |
| 第十四回 | 傷同道痛哭小英雄 | 看廣告怒罵大力士…………… | 一至一四 |
| 第十五回 | 詆神拳片言闢邪教 | 吃大鱷一夜成偉男…………… | 一至一四 |
| 第十六回 | 打兔崽火神廟舞驢 | 捉強盜曹州府陪禮…………… | 一至一四 |
| 第十七回 | 解星科怒擒大盜 | 霍元甲義護教民…………… | 一至一四 |
| 第十八回 | 曲店街二俠籌防 | 義和團兩番奪壘…………… | 一至一〇 |
| 第十九回 | 農勁蓀易裝探匪窟 | 霍元甲帶醉斬渠魁…………… | 一至一二 |
| 第二十回 | 金祿堂試騎千里馬 | 羅大鶴來報十年仇…………… | 一至一二 |

近代俠義英雄傳 目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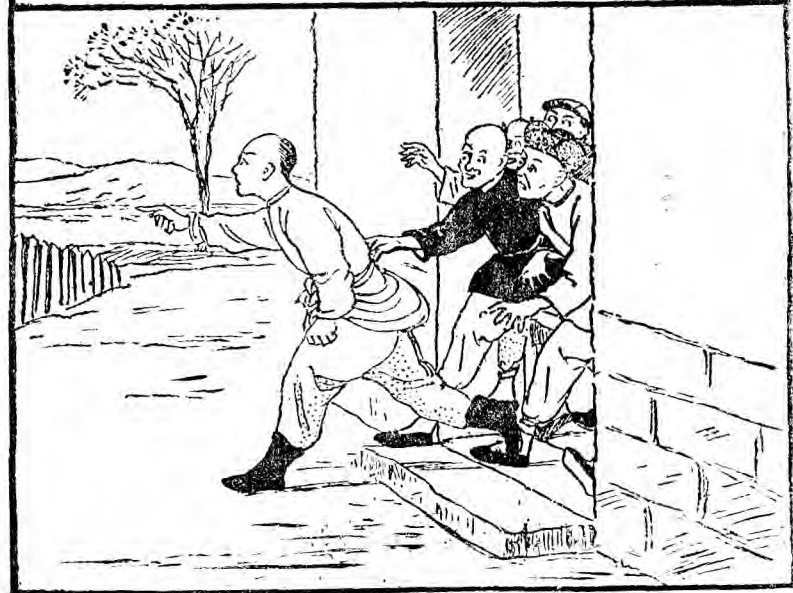


近代俠義英雄傳 第十一回

鉅案頻頻哈埠來飛賊



近代俠義英雄傳 第十一回 重圍密密土屋捉強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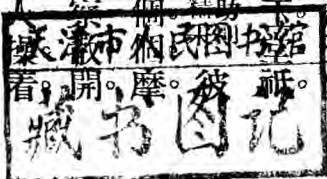


近代 俠義英雄傳

平江不肖生著 吳門陸澹盦評

第十一回 鉅案頻頻哈埠來飛賊 重圍密密土屋捉強人

話說偵探長霍爾斯脫夫帶領四名好漢和二百名武裝警察一路寂靜無聲的殺奔趙玉堂
 的土屋來離土屋祇有里多路了霍爾斯脫夫才下命令道此去捉拏竊賊趙玉堂趙玉堂
 一個人住在一間土屋裏手中並無器械汝等須努力借偵探長口中表出趙玉堂之孤立無助
 若拒捕或圖逃逸汝等儘管開槍將他擊斃不必活捉入後之勝然逸去自覺格外奇特格外精
 拳擦掌準備廝殺寫得聲勢十足霍爾斯脫夫領着四名好漢當先行近土屋跟前二百名警察
 來將土屋團團圍住各人裝好槍彈等候霍爾斯脫夫掏出手槍來看四名好漢也各人
 單刀鐵尺殺氣騰騰佈置周密聲勢赫奕不是寫俄人警政之認真正是為後文玉堂解逃作襯托也這時正在四月初間三更時分天上半
 彎明月早已脚山欲沒照得樹陰人影看不分明百忙中夾敘夜景文筆何等細緻此是水滸傳中好筆法
 影看分明專為寫景用也觀其樹陰人影看分明却破作者完全學得來矣其實此數語亦是後文伏筆不
 影看分明八字便可悟會霍爾斯脫夫見衆人都安排停當方親自上前敲門操着極流熟的北



京口音呼道堂兒堂兒快起來開門我有要緊的話要和你說

外國人操中國語極

趙玉堂這時正才

入睡忽聽得叫門的聲音心中吃了一驚

賊胆心虛俗語真是不差

暗想這哈爾濱知道我叫趙玉堂的人尙

且不多幾個誰知道叫我堂兒呢

寫趙玉堂十分精靈

難道是我叔叔出了甚麼岔事特來此地找我嗎

亦是應有之想轉念一想不會他決不知道我到這地方來趙玉堂心裏一躊躇口裏就不敢隨便答

應連忙伏下身來以耳貼地靜聽

寫得何等精靈

斯時萬籟無聲二百零五人的呼吸和鞋刀擦地槍

機攀動的種種聲音一到趙玉堂耳裏都聽得分明知道是俄警來逮捕了

瞭然如見此等處大有偵探意味

是一些兒也不畏懼

初聞叫門聲猛吃一驚此時反絕不畏懼可見其胸中已有成竹也

立起來將頭巾裏好口裏連聲答道堂兒在

這裏請待一會就來開門

以偽應偽看霍爾斯脫夫聽得低聲向四人說了一句當心自己當門他何等鎮靜

立着擎着槍指定門裏

讀之思之玉堂如何逸出

口裏仍催着快開快開趙玉堂一面應着來了一面走到門

跟前雙手把門門一抽隨手帶開那扇板門

果然開門以應奇極

將身體隱在板門背後板門開到一半

猛然對門上一脚踢去

疾嘩喳

一聲大響板門被踢得散了一片片飛起來

寫得十分精采

就因這聲

大響將霍爾斯脫夫和四名好漢驚得退了一步趙玉堂趁這機會聳身往門外一躍已從霍

爾斯脫夫頭上飛了過去

疾○鴻飛冥冥弋者何慕

霍爾斯脫夫還擎手槍對着門裏兩眼也祇向門裏定

睛不提防已從頭上飛過去了。分左右立在門旁的四名好漢更是全不覺着。都以爲趙玉堂

尚在土屋裏面。玉堂技藝之高妙。借此竭力襯出。霍爾斯脫夫被那破門的聲音驚得心裏有些虛怯怯似的想

開一槍壯壯自己的胆氣也不管趙玉堂在甚麼地方。朝着門裏拍的一槍。那四名好漢猜想

這一槍必已打中了趙玉堂。一齊跟着槍聲喊拏住霍爾斯脫夫也猜想四人瞧見趙玉堂了

寫衆人活見鬼之狀聞之可笑。這才從衣袋裏掏出手電來。捏亮向門裏一照。却是空洞洞的房中連桌椅等陳

設品都沒有。僅有一個土坑。霍爾斯脫夫揮手教四人殺進去。四人都有些害怕。所謂好漢者如此。又

不敢違拗。祇得各人舞動手中器械防護着自己身體。奮勇殺進土屋都疑心趙玉堂藏在

門背後或土坑底下。真是活見鬼。霍爾斯脫夫跟着四人進屋。拿手電向四周一照。不禁蹙脚道。壞

了。已讓他跑了。還是霍爾斯脫夫明白。這賊的本領不小。在甚麼時候從甚麼地方逃走的呢。他便和鳥兒

一般會飛打門裏飛出去。我們這多人立在門口也應瞧見呢。難道他飛的比鳥兒還要快嗎。

豈敢○在霍爾斯脫夫方面雖有驚奇不信之意。在閱者看來却無異誇獎趙玉堂之本領也。不然怎的我們五個人十隻眼睛都成了瞎子麼。豈敢○雖

可謂瞎了一半。四人說道。料想沒有這們快。他縱然能逃出這門。周圍有那們多人把守了。不見得能

逃的了。正說着忽聽得外面拍拍拍的連響了十多槍。槍聲過去接着一片吆喝之聲。震天動

地。四。人。喜。道。好。嗎。準。被。他。們。拏。着。了。這。們。多。人。拏。一。個。小。小。的。毛。賊。若。放。他。逃。了。還。了。得。嗎。才

之見○四人還要托大真是可氣可笑

霍爾斯脫夫搖着頭說道十多響槍一響也不會打着人他們決沒有拏着

這。那。裏。是。小。小。的。毛。賊。這。人。不。除。哈。爾。濱。沒。有。安。靜。的。日。子。了。不。過。今。夜。是。這。們。打。草。驚。蛇。給

他。跑。了。以。後。要。拏。他。就。更。費。事。了。究竟還是霍爾斯脫夫有此見識霍爾斯脫夫說罷不住的嗟歎翻身引着四

名。好。漢。出。來。揣。了。手。槍。手。電。拿。出。哨。子。一。吹。在。一。個。草。場。裏。收。齊。了。隊。伍。問。道。剛。才。是。那。幾。個

人。開。槍。曾。看。見。了。甚。麼。祇。見。一。個。巡。長。出。隊。報。道。我。奉。命。率。領。隊。伍。把。守。前。面。才。聽。得。嘩。噠。一

聲。接。着。又。聽。得。手。槍。響。我。等。不。敢。怠。慢。都。很。注。意。的。望。着。前。面。槍。聲。響。過。我。分。明。見。一。條。黑。影

一。起。一。落。的。向。我。等。跟。前。奔。來。箭。也。似。的。飛。快。寫玉堂身手之矯捷恍如日睹我逆料就是要拏的那賊心想他

跑。的。這。們。快。活。捉。是。辦。不。到。的。對。着。那。黑。影。就。是。一。槍。伏。在。我。左。右。的。隊。伍。曾。看。見。黑。影。的。也

都。對。着。轟。擊。我。以。爲。這。多。槍。朝。着。他。打。距。離。又。近。總。沒。有。打。不。着。的。故意折一筆誰知打過幾槍再

看。黑。影。早。已。不。知。去。向。火器亦有無可奈何時耶隨聽得背後有人打着哈哈笑道堂兒少陪了改日再會今

夜。請。你。們。回。去。休。息。罷。笑語趣極直視俄人如無物也寫趙玉堂往往來些孩子氣與王五霍元甲等不同我等聽了這聲音趕緊回頭張看聲

音。蹤。影。又。都。沒。有。了。霍。爾。斯。脫。夫。聽。了。瞪。着。兩。眼。好。半。晌。沒。有。話。說。垂。頭。喪。氣。的。率。領。隊。伍。和

四名好漢回警署安歇。無可奈何次日起來。霍爾斯脫夫將四名好漢。叫到跟前說道。重賞之下。

必有勇夫。我於今懸五千塊錢的重賞。你們四個人。能將趙玉堂拏來。祇是要拏活的。打死了。

祇有一千。期限不妨久點兒。十天半月都可以。四人說道。趙玉堂的能爲。我們昨夜領教過了。

不是我們四人這般本領。所能將他活捉的。五千塊錢得不着。若弄發了他的火性。甚至我們

四人的性命。都保不了。這不是當要的事。我們不敢承辦。錢非不愛也。然以性命與錢較。則錢輕而性命重矣。所謂好漢者如是。霍爾斯

脫夫見四人推諉。也知道他們確非趙玉堂的對手。祇得罷了。金錢亦有無可奈何時耶。不一會。來了一個書

生。要見偵探長說話。警士問他的姓名。書生不肯說。來得突兀霍爾斯脫夫出來接見了。是一個三

十多歲的文人。見了霍爾斯脫夫。拱了拱手。朝左右望了一望。道。此間不好談話。來得秘密霍爾斯

脫夫卽將這書生。引到一間僻靜房裏。問道。足下有何機密事件。見教。書生笑道。先生不是要

拏趙玉堂。拏不着嗎。霍爾斯脫夫點頭應是。書生道。我特來獻計。包管趙玉堂自投羅網。霍爾

斯脫夫喜道。願聞妙計。書生道。我知道趙玉堂事母至孝。於今他母親住在這裏。祇須將他母

親拘來。他自然會來投到。確是妙計霍爾斯脫夫躊躇了一會。道。這祇怕使不得。法律上沒有這種

辦法。西人尊重法律。卽此可見。中國官場。辦案。往往任意株連。累及無辜。以視西人。能無愧汗。書生笑道。貴國的法律。怎樣。我不知道。若是我中國。

這種辦法是再好沒有的了。歷史上是這們辦的很多很多。我看除了我這個法子一輩子也

引用歷史上事自鳴得意然書生敗事亦往往在此

擊不着趙玉堂。霍爾斯脫夫道：擊着他母親他自己若不肯來，又將怎麼

辦呢？難道拿他母親辦罪嗎？書生道：他自己萬無不肯來之理。他母親生出這種兒子，就辦

罪也不虧。子弟不肯往及尊長凡為子弟者其共鑒諸霍爾斯脫夫一再問書生的姓名，書生不肯說。

此書生來得奇怪妙趙玉堂之去邪

歸正不可謂非此書生之賜也霍爾斯脫夫祇得依了書生的話，親率了幾名警察到趙玉堂家裏來，可憐趙玉

堂的母親，還以為兒子真在哈爾濱幹了好差事，做夢也沒想到有此一着。霍爾斯脫夫不忍

凌虐無辜的人。

此是西俗醇厚處

很客氣對趙玉堂的母親說道：你兒子趙玉堂做了違法的事，連累

了你。於今祇得請你暫到警察署去，祇等你兒子來投首，立刻仍送你回來。警察署並不會委

屈你。說畢，教伏侍他的女僕扶他上車，押進警察署，不到一點鐘，趙玉堂果然親來投首。

極寫玉堂

投首之速借此表出其事母之孝

警察要將趙玉堂上刑。霍爾斯脫夫見趙玉堂生得容儀韶秀，舉止溫文，連忙

喝住那警察，把趙玉堂帶到裏面一間寫字房裏，教趙玉堂坐下，並不着人看守。

憐才之意已見霍爾

斯脫夫自退出房去了。趙玉堂獨自在那房裏坐不一會，即見一個警察進來，說道：見署長去。

趙玉堂即起身，跟隨那警察走到一間陳設極富麗的房裏，一個年約五十餘歲的西洋人坐

在一張螺旋靠椅上。霍爾斯脫夫立在一旁。和坐着的談話。趙玉堂估料那坐着的。必就是署長了。便大模大樣的站着。絕不驚恐方見英雄氣概也不行禮。那署長向霍爾斯脫夫說了幾句話。趙玉堂

聽不懂。即見霍爾斯脫夫點點頭。順過臉來。帶着笑意問道。不怒而笑。才之意愈見你姓甚麼。叫甚麼名字。

趙玉堂這時一聽霍爾斯脫夫說話的聲音。知道就是昨夜在土屋外面叫門的。隨口答道。我便是。昨夜住在土屋裏的堂兒。語頗有趣姓趙名玉堂。霍爾斯脫夫笑着晃了晃腦袋道。你幹甚麼

獨自一個人住在那土屋裏。趙玉堂道。我生性歡喜。一個人獨住。不幹甚麼。更趣霍爾斯脫夫笑

道。你來哈爾濱多少時了。趙玉堂道。共來了一十五個月。霍爾斯脫夫道。這十五個月當中。共

做了多少件竊案。趙玉堂道。已記不清數目。大約也有二十來件。霍爾斯脫夫點了點頭道。和

你同黨的。共有多少人。趙玉堂道。我從來沒有同黨。都是我一個人做的。霍爾斯脫夫道。被竊

之家。多是窗不開。門不破。牆壁不動。你怎生得進人家去的。趙玉堂道。多是從房上。揭開屋瓦

進去的。偷竊到了手。仍將屋瓦蓋好。所以沒有痕跡。霍爾斯脫夫道。你昨夜從那裏逃出那土

屋的。趙玉堂道。從你頭頂上逃出來的。一段問答將趙玉堂到哈後情形補敘一過霍爾斯脫夫現出很驚訝的神氣。

回頭對那署長說了一會。復問道。你練了這們一身本領。怎的不務正業。要做這種擾亂治安。

違犯法律的事。言下有愛惜之意趙玉堂道：「除了行竊沒事用得着我的本領。」本領無處用，言之可歎。我家裏毫無產

業。我不行竊，我母親便沒飯吃，沒衣穿。是孝子聲口霍爾斯脫夫道：「你可知道你犯了罪到了這裏，

得受處分麼？」趙玉堂道：「我情願受處分，祇求從速送我母親回去。」處處以母親為重霍爾斯脫夫道：「

這不必要你要求，你既來了，自然送你母親回家去。但是你在這裏受處分，你母親回家又有

誰給飯他吃，給衣他穿呢？」趙玉堂見霍爾斯脫夫問出這話，不由得兩眼流下淚來。一語打入心窩，宜其泣也。

口裏沒話回答。霍爾斯脫夫接着問道：「若有人給飯你母親吃，給衣你母親穿，並給錢你使用，

你還想做賊麼？」趙玉堂道：「世間那有這們好的事，果能是這們，我豈但不再做賊，並願拼着性命，

替那供給我母親衣食的人做事。」士為知己者死，是好男子口氣。霍爾斯脫夫又回頭對署長說了幾句，那署

長也說了幾句。霍爾斯脫夫笑着問道：「你這話是誠意麼？無論到甚麼時候，不會更改麼？」趙玉

堂道：「果能是這們，便斷了我這顆頭。」我這話也不會更改。語語斬釘截鐵霍爾斯脫夫笑嘻嘻的走過

來，伸手給趙玉堂握。趙玉堂不會和西洋人接近，過不知道是做甚麼，呆呆的望着霍爾斯脫

夫做了做手勢。趙玉堂才明白也，伸手和霍爾斯脫夫握了一握。霍爾斯脫夫牽了趙玉堂的手，

走近署長跟前，教向署長行了禮。道：「署長，和我都歡喜你的本領，覺得拿你這般本領去做

賊太可惜了你真有悔過的心。署長自有你的地方。且說你母親每日的衣食住三種費用。並你自己的每月費用。共需多少。趙玉堂聽到這裏。心裏忽然發生了一種知己的感念。他從來不曾向人屈過膝的。這時不知不覺的雙膝自然會向那署長跪下來。兩眼淚如泉湧的說道。蒙恩不加處分。反供給我母子的衣食費用。我便是個禽獸也。應知道感激。竭力以圖報答。我祇求我母親不受凍餒。我還敢要甚麼使費嗎。知己之感。動人最深。士為知己者死。固其宜也。那署長連忙立起身來。雙手將趙玉堂扶起。霍爾斯脫夫把趙玉堂的話譯給署長聽了。署長點頭說了幾句。霍爾斯脫夫即對趙玉堂道。暫時並沒事給你做。祇要你住在這署裏。每月給你一百元的薪水。你拿這薪水去供養你的母親。等到有事差遣你的時分。再增加你的薪水。你願意麼。趙玉堂道。我已覺過分極了。那有不願意的道理。世之為盜賊者。大抵為飢寒所迫。挺而走險。良非得已。苟能衣食無缺。誰願觸法網耶。今之從政者。但知勦滅盜賊。而不究盜賊發生之原。因是可慨也。霍爾斯脫夫道。那就是了。你此刻就送你母親回家去。聽憑你何時到這裏來住。署長給你預備了一間居住的房子。趙玉堂這時的高興和感激。自都到了極處。反不好用言語向署長道謝。祇諾諾連聲的應是。霍爾斯脫夫引趙玉堂出來。到他母親坐的房間裏。趙玉堂見自己母親坐在那裏。低頭飲泣。不由得一陣心痛。孝子心理固宜如此。跑上前雙膝跪倒的哭道。娘呀。不

用着急了。孩兒已蒙署長不究前過，反加收錄。每月賞孩兒薪水一百元。從此我娘可以安心過度了。此刻署長命孩兒親送我娘回家去。急以言語安慰其母，悲喜交集，如見其狀。他母親聽了，拭乾眼淚，說道：

「這逆子屢次欺我，眼瞎在外胡作，非爲於今出了亂子，害我出乖弄醜。又想拿這些話來哄我麼？你從前不是常對我說得了好差事的嗎？」其母不得不疑，因此如此。趙玉堂叩頭有聲，道：「從前確是孩兒該死，做賊做強盜的人偷竊得了財物，都是說得了好差事。」其實的確是好差事也，一笑。於今實在是署

長當面吩咐了，不敢哄娘。霍爾斯脫夫立在門口，他母子說話聽得分明，卽跨進房，呼着老太太說道：「這回你兒子不是謊話，我是警察署的偵探長，剛才就是我迎接老太太來的。」老太太

儘管放心回去。此時每月給趙玉堂薪水一百元，將來有事差遣他的時候，再有增加。卽用霍爾斯脫夫證

明玉堂之言，文筆細甚。趙母聽了這番話，才相信不是兒子說謊。當下謝了霍爾斯脫夫，由趙玉堂攙扶着，

帶着女僕，坐車回家。次日趙玉堂就來警察署住着，每日吃飯閑游，全沒一些兒差遣。月終領薪水洋一百元。如此又過了幾日，趙玉堂正覺得是這般無功受祿，心裏不安。是有志氣人見解，與上文周亮不肯

白拿響馬之銀，一樣心腸。打算向霍爾斯脫夫討些零星差使，幹幹。這日霍爾斯脫夫忽叫趙玉堂到署長房間裏說道：「現在有一樁差使，事情並不繁雜，不過一般人都幹不了，你可去幹着試試看。於

今火車站上共雇用了二三百名夫役。很難得一個管理這些夫役的頭兒。管理的稍不得法。他們全是些野蠻人。動輒相打起來。處置得輕了。他們不知道。畏懼重了。就糾衆滋鬧。甚至罷工。要挾。工人之不易駕御的確有如此情形。作者蓋深知甘苦之言。你去若能管理得法。可免去多少糾紛。每月的薪水增加一

百元。這一百元是給你做交際費的。西人用人但求稱職不計金錢人之樂爲所用宜也。趙玉堂欣然承諾。就在這日到火車

站。就人夫頭兒的職。古語道得好人的名兒。樹的影兒。趙玉堂的名聲在哈爾濱的三歲小兒

都知道。鐵道上二三百名夫役中也有許多會些兒武藝的。平日聞了趙玉堂的名心裏欽仰

已久。誰也想不到有這們一個人物來當他們的頭兒。還有個不竭誠歡迎的麼。虛名亦有得力處。無怪世之好

名者多也。趙玉堂這日到差。衆人夫都來應點。平日欽仰趙玉堂的人夫們。就倡首開歡迎會。每人

湊份子。湊了三五十元錢。備辦了些酒菜。替趙玉堂接風。粗人最不易駕御亦最易駕御但求其能心悅誠服則自易於就範。這是火

車站上從來沒有的盛舉。趙玉堂生性不大能飲酒。衆人夫你敬一杯。他勸一盞。把趙玉堂灌

得爛醉。警察署長利霍爾斯脫夫。聽了這情形。都很欣喜。爲得人慶也。過了幾日。趙玉堂也辦了酒

菜。請衆人夫吃喝。酒席上有個會武藝的人夫。立起身向趙玉堂問道。我們久聞總管的大名。

如雷灌耳。並聽說總管獨自一個人。住在一間土屋裏。警察署的偵探長。率領二百名武裝的

警察和四名會把勢的好漢。黑夜把土屋圍了。捉拿總管。竟被總管走脫了。連開了幾十槍。一

槍也不會傷着總管那裏。

是也前事迴顧上文可見玉堂之得名此亦一端也

我們心想總管怎麼會有這們駭人的武藝。都

以為總管必會隱身法。或者會障眼法。若是實在本領。難道一個人能比鳥雀還快嗎。鳥雀在

半空中飛起來。有幾十桿槍。朝着他打。也不愁打不着。一個人這們大的身體。如何會打不着

呢。亦難怪衆人不信

趙玉堂笑道。我那裏會甚麼隱身法。也不會甚麼障眼法。實在本領也祇得如此。

那夜能從土屋裏逃出來。却有幾個緣故。一則因是夜間月已。脚山朦朧。看不清楚。

我前言寫夜景乃是伏筆

此處果然點破

二則我突然逃出來。出他們不意。措手不及。等到他們瞞準開槍。我已跑得遠了。

說出兩種

理由以見火器非完全不足畏者不則趙玉堂竟成義和團矣

惟有出門的時候。最險若非一脚踢得那門嘩喳聲響。將偵探長驚

退幾步。他當門立着我出來。必遭他一槍。

此是玉堂極得意之脫身法故特地敘出

不過我要快。有時實在能賽過鳥

雀。當日在帽兒山的時候。空手捉飛鳥。並不算一回事。

迴顧帽兒山學技之事

衆人夫聽了。雖人人歡喜

然都露出疑信參半的樣子。那問話的人。夫道。總管能賞臉給我們見識。見識麼。衆人夫都附

和道。必得要求總管試驗給我們開開眼界。說着都立起身來。趙玉堂也祇得立起。思量用甚

麼方法試驗給他們看。正思量着。猛聽得汽笛一聲。火車到了。不覺失聲笑道。有了諸位請來

看我的罷。讀者眼光當亦隨作者之筆尖而移動矣隨離席向外面走。衆人夫都跟在後面。不知趙玉堂怎生試驗。且待第十二回再寫。

總評

捉拿趙玉堂一節。將俄國警察偵探方面。寫得聲勢十足。其實却是極力襯出趙玉堂也。嘗見甲與乙鬥。乙負而甲勝。甲乃當衆自詡其能。醜詆乙之不武。余笑謂乙誠怯弱。則勝之者亦不足爲雄。若甲而盛稱乙之矯健。則甲固勝乙。其自詡不尤多乎。作者識得此意。故欲寫趙玉堂之能。却極力寫出警察方面之聲勢。旁敲側擊。不必從正面着筆。而其用意自能瞭然。初學作文字者。不可不知也。

大抵作小說之法。在極急迫處。偏要寫得極從容。在極忙亂處。偏要寫得極整暇。方見文章之妙。譬如此回寫趙玉堂脫逃一節。在非常危急時。寫得何等安閑不迫。足令讀者閱之。代爲驚心動魄。然趙玉堂卒能脫然逸去。此不特顯出趙玉堂之精靈機警。卽文筆亦因之十分跳脫。格外覺得動目矣。至於百忙中夾寫夜景數語。筆致細膩。其妙處尤不可言語形容矣。

近世戰爭。雖尙火器。然苟能濟之以武技。則勝算之操。殆可預卜。試觀此回趙玉堂脫逃之時。雖以警察十數人。開鎗圍擊。卒無一能命中者。若以此技施之疆場。豈不一以當十。克奏斬將搴旗之功乎。今人鄙武技。以爲火器發明。武技卽可以廢棄。又何其識見之淺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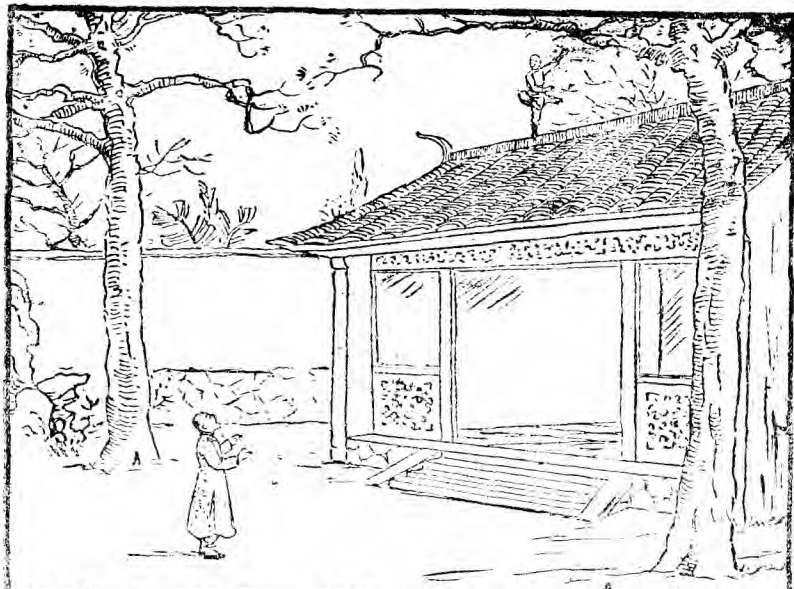
罪人不孥。占有明訓。文明國家之律法。無不如是。獨我國昔時。一人犯法。往往妻孥連坐。甚或有誅及闔門及九族者。真野蠻之制度也。趙玉堂犯竊盜罪。俄探長不肯聽書生之言。罪及其母。足見西人之尊重法律。入後卒以母爲質。使玉堂自出投首。此亦憐才心切。急欲得而用之。事非得已。未可指爲株連無辜也。

趙玉堂身懷絕藝。無所施其技。卒致爲飢寒所驅迫。沉爲盜賊。而俄探長霍爾斯脫夫。獨能識拔之於罪犯之中。使爲己用。士爲知己者死。玉堂又安得不竭其所能。以圖報稱哉。楚材晉用。我正爲國中之人才惜耳。

玉堂在土屋中突圍逃出。當時雖冒奇險。然在哈埠之得名。亦正以此事。觀衆路工之言。可以知之。因知人非有冒險之性質。決不能享大名也。

近代俠義英雄傳 第十二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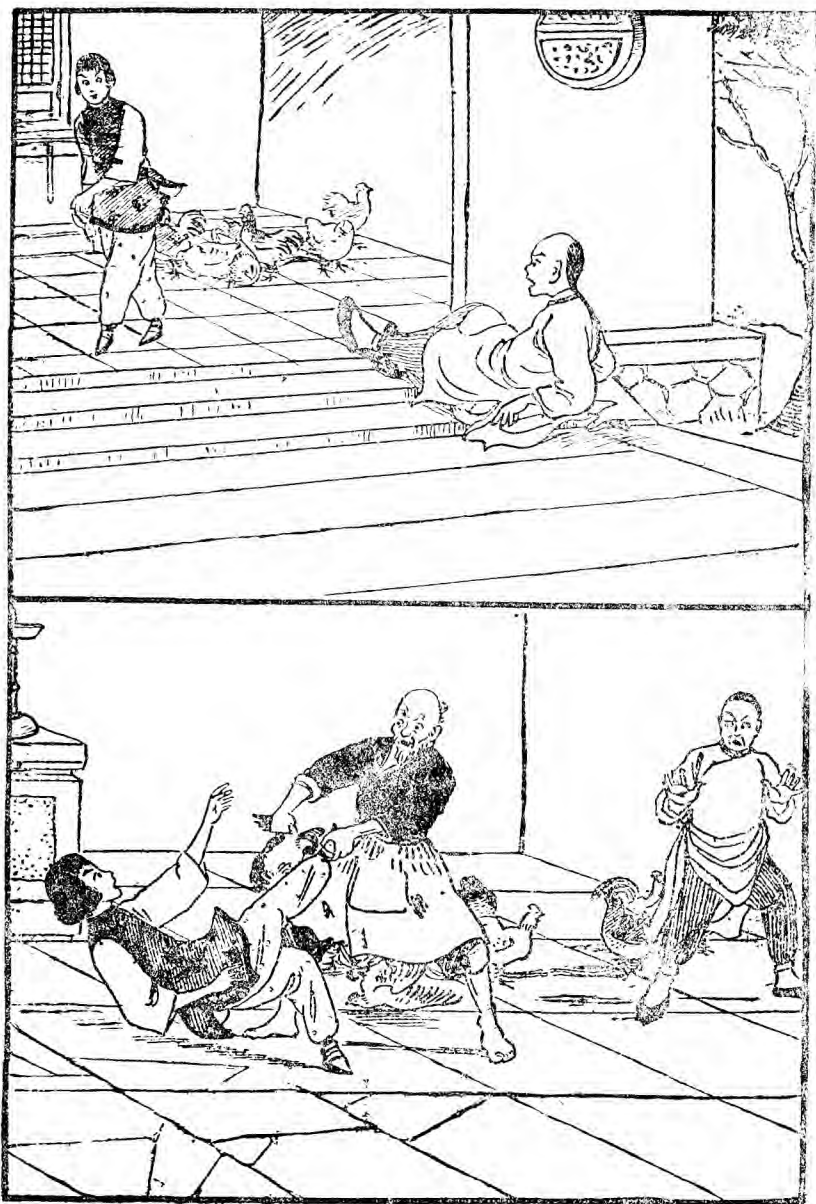
霍元甲初會李富東



近代俠義英雄傳

第十二回

窰師傅兩鬥鳳陽女



近代
俠義英雄傳

平江不肖生著 吳門陸澹盦評

第十二回

霍元甲初會李富東

審師傅兩鬥鳳陽女

話說趙玉堂要試演武藝，引着二三百名人夫，來到火車道上，祇見遠遠的一條火車，長蛇似的飛馳而來。趙玉堂乘着半醉的酒興，大凡儒於武藝者，絕不肯輕試其技。趙玉堂若非乘着酒興，恐亦未必肯輕易試演也。回頭向衆人夫笑道：「諸位，請看我的。我要在火車急行的時候，從車箱相接的縫裏橫飛過去。」奇技衆人夫話才說了，那火車已如離弦勁弩，轉眼到了跟前。極寫火車之快，正以見飛過之不易也。衆人夫還不曾瞧得分明，趙玉堂已從車縫裏飛到了那邊，把二三百名人夫都驚得吐着舌頭，半晌收不進去。那得不驚，心駭目。火車已過趙玉堂，走過鐵道來，笑道：「諸位見着了麼？有的說見着了，實在駭人；有的說我們並沒看見，是怎生飛過去的？祇覺得總管的身子晃了一晃，就不見了。直待火車過了，才看見總管立在那邊。」其快可想，不是如此矯捷，如何能橫飛過去。趙玉堂笑道：「你們看見我的身子晃了一晃，就算是真看見了。至於怎生飛過去，任憑你們眼睛如何快，終是看不分明的。」目不能見，其快可知。趙玉堂從這回試過武藝之後，二

三百名人夫。沒一個不五體投地的。服從趙玉堂。

可見人無實學。斷不能服人。世之徒恃虛聲者。終必有失敗之一日也。

趙玉堂教他們

怎樣。他們決不敢存着絲毫違反的意思。聲名也一日大似一日。四方會武藝的好漢。聞名前來拜訪的。很有不少的人。趙玉堂從帽兒山回家的時候。他舅父劉震聲因事出門去了。好幾年沒有回來。

忽然折到劉震聲

及至在哈爾濱。富了這個人。夫頭兒劉震聲回家聽得說。才趕到哈爾濱

來探視。這時劉震聲已聞了霍俊清的聲名。打算邀趙玉堂同來天津。窺探霍俊清的武藝。將這意思對趙玉堂說。趙玉堂因就事不久。不肯輕離職守。沒有跟劉震聲去。過了好些時。沒得

着劉震聲的消息。有些放心不下。趁着年關。夫役休息的時多。特地請了兩個月的假。稟明了

趙母。獨自動身到天津來。恰巧在路上。遇着摩霸。請霍俊清師徒去李富東家。

折到霍俊清與上文啣接

當下

霍俊清對摩霸說明了。明年正月初間。準去李家拜年。摩霸作辭去了。

暫時收過摩霸

霍俊清才引了

趙玉堂。劉震聲。歸到淮慶會館。霍俊清曾聽得劉震聲說過。趙玉堂的出身履歷。也存着相當的敬仰心思。

惺惺相惜。是俠義英雄樣子。

惟趙玉堂少年氣盛。從帽兒山回來。不曾逢過對手。在哈爾濱的時

候。雖聽得劉震聲說。霍四爺武藝如何。高強聲名如何。蓋世祇是那時的劉震聲。也是以耳代

目。全是得之傳聞。並沒有見過霍俊清的面。所以趙玉堂也不把霍俊清放在心上。

少年氣盛時。往往目無餘

子固不獨趙玉堂爲然也。這回特地請假來天津，有八成爲感激劉震聲、周濟之德，別後得不着劉震聲消息。

恐怕有甚麼差錯，不能不來天津看看。祇有兩成心思爲看霍俊清。寫趙玉堂到津並非來看霍俊清是作者特地曲一筆霍

俊清却以爲是山遙水遠，特地前來拜訪，款待得甚是殷勤。各人自各人之心理寫得甚細夜間劉震聲和趙玉

堂同在一坑，安睡。劉震聲將自己邀同三個朋友來這裏假充挑夫的種種情形，述給趙

玉堂聽了，並說霍俊清的胸襟如何闊大，品行如何端方。趙玉堂素知自己舅父的性情長厚

說話，沒有欺飾，心裏才佩服。霍俊清的本領不是盜竊虛聲的，立時把輕視的念頭取消了。此如

方是英雄者一味不服人便是剛愎之匹夫矣第二日早起，霍俊清陪着趙玉堂在會館的正廳前面丹墀裏來回的踱着

閑談。霍俊清忽然笑道：「震聲常說堂兒的蹤跳工夫了得，可做一點兒給我瞧瞧麼？」反是霍俊清要求趙玉堂

試演落筆不測趙玉堂謙遜道：「這是舅父過獎。晚輩的話那有了得的工夫，可做給你老人家瞧瞧。」霍俊

清笑道：「客氣幹甚麼？你我見面也不容易。」趙玉堂不待霍俊清說下去，即說了一句獻醜。可見趙玉

堂已躍躍試前數語特故意爲謙耳祇見他兩脚一墊，已飛身上正廳的屋脊，距離蹤跳的地點，足有五六丈高。

下。霍俊清不禁失聲叫道：「好嗎？」贏霍元甲叫好「嗎字不曾叫了。」趙玉堂復翻身跳了下來，兩脚

不前不後的踏在原地，不但沒有響聲，連風聲都聽不出一點兒。寫玉堂技藝都從輕身蹤跳上着筆一人有一人之特長自然不會混雜

霍俊清歎道：「怪不得負一時盛望。當今之世，論蹤跳的本領，趕得上堂兒的，祇怕也很少了。」

玉堂在淮慶會館住了八日，因見霍俊清忙着料理年關帳目，久住不免分他的心，遂作別回。

哈爾濱去了。

收過趙玉堂

這人在民國六年的時候，還在哈爾濱當人夫頭兒，祇最近數年來，不知

怎樣。可惜這種人物，中國社會容他不下，中國政府用他不了，偏生遇着識英雄的俄羅斯人，

棄瑕錄用，古語說得好：士爲知己者死。趙玉堂不替俄國人出力教他，替誰出力呢？

禁才晉用言之可歎古來

聰明才智之士不得志於國中，又不甘與草木同腐，乃不得不投身異域，別圖發展，如王猛之仕秦、韓延徽之仕遼，莫不皆然。趙玉堂特其小焉者耳。

閑話少說，於今再說霍俊清度過年

年，打算初三日動身去李富東家拜年，以踐去年之約。才到初二日，摩霸又來了，見面向霍俊

清拜了年，起來說道：「我師傅恐怕霍爺新年事忙，把去年的約忘了，所以又教我來迎接。」霍俊

清笑道：「怎得會忘了呢？我原打算明日動身的，又累老哥來跑這一趟。我心裏很是不安，摩霸

退出了，拉了劉震聲到沒人的所在說道：「我們去年賭賽的話，還作數不作數？」

重提一遍，非是摩霸恐劉振聲

祇賴乃是作者恐讀者遺忘也

劉震聲道：「誰說的不作數？祇怕我師傅到你家，你師傅不敢動手，和我師傅較量。」

那我們賭賽的話，便不能作數了。摩霸點頭道：「我們是這麼約定好嗎？你師傅到我家，我們須

時刻不離左右。若是你師傅先開口要和我師傅較量，我師傅推諉不肯動手，算是我師傅輸。

了我的房屋也輸給你了。我師傅先開口：你師傅不肯動手，就算是你師傅輸了。你的房屋也算輸給我了。忽然於不比賽之中想出一種賭賽劉震聲心裏躊躇道：我師傅素來待人很客氣，很講禮節。他師傅

的年紀，這們高聲名，這們大。我師傅又是去他家做客，必不肯輕易出手。和他師傅打起來，萬

一他師傅隨便說要和我師傅坑兩手，我師傅自然謙遜說不敢。他師傅見我師傅說不敢也

就不認真往下說了。照摩霸這麼約定的說起來，不就要算是我師傅輸了嗎？彼此不會動手

我的房屋，便得輸給他。未免太不值得。這約我不能承認他的。劉震聲方面應當有此一層心理劉震聲想罷，即

搖頭說道：這麼約定不行。總得交手見了高下。我們才算輸贏。打消摩霸之議，不是劉震聲之心，細乃是作者用筆之曲折也摩霸

祇得說好。這夜摩霸和劉震聲睡了。次日天氣晴朗，三人很早的起身。他們都是會武藝的人，

二十來里，不須一個時辰就到了。李富東聽得傳報，連忙迎接出來。霍俊清看李富東的軀幹

修偉，精神滿足。雖是輕裘緩帶，鬚髮皓然，然行動時，挺胸豎脊，矯健異常。祇是面貌奇醜，鼻孔

朝天。從霍俊清眼中又看出李富東之狀貌忙緊走幾步，上前行禮。彬彬有禮是霍四爺樣子李富東不等霍俊清拜下去，已伸出

兩手，將霍俊清的肩膊扶住，哈哈大笑道：遠勞賜步，何敢當禮。寫李富東處覺得十分豪爽霍俊清覺得李富

東兩手來得甚是沉重，知道是有意試自己力量的，便不拜下去。順勢將兩手一拱，裝做作揖。

的模樣把李富東的兩手架開。

寫兩人各有心思各有手勢異常好看○
惟恐兩人不較量不料兩人一見面即便較量文情不測

口裏接着李富東

的話笑道多久就應來給老英雄請安無奈俗事糾纏不得如願致勞摩霸大哥兩次光降真

是無禮極了。

措詞謙和是
霍四爺樣子

李富東也覺得霍俊清這兩膀的氣力不小不好再試即握了霍俊清

的手同進裏面霍俊清看那房裏坐了一個身材瘦小面貌鰲黑的老頭衣服垢敝活像一個

當叫化的老頭。

此何人也坐在那裏見李富東拉了霍俊清的手進來並不起身大模大樣的翻起

兩隻污垢結滿了的眼睛望了一望大有瞧不起人的神氣。

衣服敝垢而神情
傲慢煞是奇怪

霍俊清看了也不

在意李富東倒很誠懇的指着那老頭給霍俊清介紹道這位是安徽王老頭我特地請來陪

霍爺的。

說得鄭重○李富東者固不肯輕易服人者也
富東說得如此鄭重則王老頭之身份可想

霍俊清見李富東鄭重的紹介祇得向王老頭拱

拱手說聲久仰王老頭這才慢騰騰的起身。

驕蹇之
狀如畫

也拱拱手道老拙今日得見少年英雄算

是伴李爺的福凡是從天津來的人都提起霍元甲三個字就吐舌搖頭說是蓋世無雙的武

藝我上了幾歲年紀的人得見一面廣廣眼界也是好的。

此一番話不像稱頌又
不像譏諷真是妙極

霍俊清聽了這派

又似恭維又似嘲笑的話不知要怎生回答才好祇含糊謙遜了兩句便就坐和李富東攀談

後來才知道這王老頭的歷史原來是安徽婺源縣一個極有能耐的無名英雄。

忽然將霍俊清
與李富東攔過

專談王老頭之軼事用筆令人不測○又出一位英雄

和霍俊清見面的這時候王老頭的年紀已有八十四歲了在十年前

還沒人知道這王老頭是個身懷絕技的老者懷才不遇者大都如此言之可歎他的武藝也沒人知道他到了

甚麼境界少壯時的歷史他從來不向人說人看了他那種萎靡不振的模樣誰也不當他是

個有能爲的人以貌取人者衆故懷才不遇者多也因此也沒人盤究他少壯時的歷史他從五十歲上到婺源縣

在鄉村裏一個姓姚的人家當長工那姓姚的世代燒窯爲業遠近都呼姓姚的爲窯師傅窯

師傅雖則是燒窯賣瓦爲活然天生的一副武術家的筋骨氣力極大十幾歲的時候從鄉村

裏會武藝的人練習拳脚三五年後教他的師傅一個一個的次第被他打翻了誰都不敢教

他他也不再找師傅研究就在家裏練習寫王老頭寫得十分委靡寫窯師傅卻寫得十分雄健兩兩對照則後文愈覺出人意外也此段與王五遇山西董一樣用意然作者曲

曲寫來却絕不見有相犯之處所以妙也那時王老頭在他家做長工窯師傅每日練拳脚練到高興的時候常對着

王老頭伸手踢脚意思是欺負王老頭孱弱王老頭總是一面躲避一面向窯師傅作揖求窯

師傅不要失手碰傷了他一個矯健一個懦弱兩兩對照可謂形容盡致越是如此則後文越使人不測也窯師傅看了他那畏縮的樣子

覺得有趣覺得好笑更喜找着他尋開心旁人看了都好笑於是大家就替王老頭起個綽號

叫做鼻涕膿綽號好笑一則因王老頭臃腫鼻涕終年不斷的垂在兩個鼻孔外面將要流進口了

才拿衣袖略略的揩一揩不流進口是決不揩的。形容客二則因他軟弱無能和鼻涕膿相似。還要

替他提出兩種解釋閱之可笑王老頭任憑人家叫喚他也不惱在姚家做了二十多年忠勤樸實。審師傅把他

當自己家裏人看待。審師傅的拳腳聲名在婺源無人及得。真一頓○作者欺人審師傅之拳腳在婺源無人及得耶明眼人必不被他瞞過

這日有一個鳳陽賣藝的女子到了婺源年紀才十七八歲生得很有幾分動人的姿色在婺源

源賣了幾天藝看的人整千整百的捨錢那女子玩得高興忽然向衆人誇口道誰有能耐的

下場來和我較量較量贏得我的可將這些錢都拏去。亦奇衆人看地下的錢約摸有二三十

吊那女子是這們說了兩日沒人敢下場去和他較量不料這消息傳到了審師傅耳裏審師

傅怒道小丫頭敢欺我婺源無人麼隨跑到那女子賣藝的地方挺身出來向那女子說道我

下場來和你打祇是打贏了我不要你的錢那女子打量了審師傅兩眼見審師傅的年紀不

過三十多歲生得圓頭方臉闊背細腰很有些英雄氣概便笑盈盈的問道你打贏了不要錢

却要甚麼呢審師傅有意要羞辱那女子做出輕薄的樣子說道你打贏了我我給你做老公

我打贏了你你給我做老婆。不論輸贏俱是一樣說得真鼻妙極行得麼行得就動手這幾句輕薄話羞得那女子

兩臉輝紅心裏暗自恨道這輕薄鬼才會佔便宜呢他打輸了還思做我的老公這樣說來我

不是輸贏都得做他的老婆嗎世上那有這們便宜的事那女子心裏雖這們想但眼裏看了

窰師傅那樣英雄氣概又未免有些動心暗伏下文輝紅着臉半晌才向地下啐了一口道不要胡

說你有本領儘管使出來錢要不要隨你的便窰師傅搖頭道誰要這點兒錢你依得我的話

就動手依不得我回去那女子道你贏了我依你說的你若要輸了得賠我這們些錢暗處一層不

而已其實心中已是應允也旁邊看熱鬧的人不待窰師傅回答都說這話很公道旁人並非主儀公道乃急於要看熱鬧也窰師傅

祇得說好二人就動起手來走了四五十回合那女子氣力畢竟不加被窰師傅打跌了誇大

往往受人窰辱少年處世不可不戒也窰師傅打贏了也不再提要女子做老婆的話披着衣就走那女子找到窰

師傅家裏見窰師傅有妻室有兒女才知道上了當恨聲不絕的去了落花有意流水無情風陽女亦甚可憐過了

三年這日窰師傅有事出門去了忽來了一個鳳陽女子說是特來會窰師傅的來得突兀窰師傅

的兒子出來看那女子也不過十七八歲問他有什麼事要會窰師傅他不肯說見窰師傅家

裏養了十多隻雞那女子手快得很從腰間解下一根絲帶來將十多隻鷄都捉了舉動不測用絲帶縛

了鷄脚不測對窰師傅的兒子道窰師傅回來的時候你對他說我在關王廟裏等他三日他

要雞親自來取三日不來我多等一日殺一隻雞雞殺完了我才回鳳陽去辦法甚妙窰師傅的兒

子才得十二歲翻起兩眼望着那女子把雞捉去了過了一會窰師傅回來聽了兒子的話心想必就是三年前的那個鳳陽女子練好了武藝特來報仇的閱者亦必以為是前人也也不懼怯即時跑到關王廟祇見一個麗粧女子盤膝坐在大殿上十多隻雞仍用絲帶縛了擱在坐位旁邊年齡和三年前的女子彷彿容貌却更加秀媚裝飾也更加華麗低頭合目的坐在那裏並不向外面望一望奇極窰師傅見不是前三年那個女子不是三年前的女子他人不測心裏便有些害怕了惟恐打不過敗在一個年輕女子手裏說開了面子上太難為情但是事已至此不容不上前動手白丟了十多隻雞還是小事外人聽得說必說是窰師傅害怕不敢前去討雞進退維谷獨自立在門口躊躕了好一會猛然計上心來暗想既不是三年前的那女子他必不認識我我何不如此這般的前去討雞呢窰師傅想罷便走上大殿說道我是窰師傅家裏的長工我東家有事出門去了這十多隻雞是我喂養的你為甚麼都捉了來快給我拿回去罷假託得妙那女子抬頭望了望窰師傅道這些雞既是你的你拿去就是了任憑取去不加攔阻極窰師傅真個上前捉雞誰知才伸下手去就覺得腰眼裏着了一下立不住腳一個跟頭栽到了殿下女子之本領如此爬起來望着那女子發怔不知他用甚麼東西打的被打而不知為何物所打女子之技藝可見不敢再上前去祇好立在殿下說

道。好。沒。來。由。我。又。不。認。識。你。你。把。我。的。雞。捉。來。我。向。你。討。取。你。不。給。我。也。罷。了。爲。甚。麼。還。要。打。我。呢。等。歇。我。東。家。回。來。再。來。取。你。這。丫。頭。的。狗。命。那。女。子。笑。道。你。快。去。教。你。東。家。來。你。東。家。不。來。這。雞。是。莫。想。能。拿。去。的。審。師。傳。忿。忿。的。回。到。家。中。想。不。出。討。雞。的。方。法。祇。急。得。在。房。中。踱。來。踱。去。歎。氣。唉。聲。王。老。頭。走。上。來。問。道。關。王。廟。的。雞。討。回。了。麼。問得輕鬆審。師。傳。沒。好。氣。的。答。道。討。回。了。時。我。也。不。這。們。着。急。了。呢。王。老。頭。道。怎。麼。不。去。討。咧。問得輕鬆審。師。傳。更。沒。好。氣。的。道。你。知。道。我。沒。去。討。嗎。王。老。頭。笑。道。討。了。不。給。難。道。就。罷。了。不。成。你。且。說。給。我。聽。看。你。是。怎。麼。樣。去。討。的。我。也。好。替。你。想。想。法。子。王老頭忽然要替東家想法子奇極審。師。傳。道。要。你。這。鼻。涕。膿。想。甚。麼。法。子。不。要。尋。我。的。開。心。罷。不特審師傳不信即讀者亦不信也王。老。頭。道。你。不。要。以。爲。我。這。鼻。涕。膿。沒。有。法。子。想。呢。我。看。除。了。我。這。鼻。涕。膿。祇。怕。十。多。隻。雞。要。白。送。給。那。丫。頭。吃。說得爽利此是從史記毛遂馮驩兩傳學來審。師。傳。到。了。這。時。候。也。祇。得。於。無。可。設。法。之。中。設。法。橫。豎。自。己。不。損。失。甚。麼。便。將。剛。才。討。雞。時。的。情。形。說。給。王。老。頭。聽。了。王。老。頭。點。頭。笑。道。還。好。幸。得。你。不。會。說。出。你。就。是。審。師。傳。來。你。的。聲。名。還。可。以。保。得。住。我。此。刻。替。你。去。討。你。也。陪。我。同。去。討。來。了。就。說。是。審。師。傳。討。不。來。時。他。也。不。認。識。我。你。再。想。法。子。便。了。忽然攬臂而起使人不測審。師。傳。託。異。道。你。打。算。怎。麼。去。討。呢。你。知。道。那。丫。頭。是。有。意。求。找。我。較。量。武。藝。的。麼。我。說。是。審。師。

傳家裏的長工。他已答應將雞給我。倘且打我一下。我腰眼裏。至今還有些痛。你去討他。難道就不打你嗎。我都打他不過。跌了那們一蛟。你這一把子年紀。打壞了。豈是當要的。我知道你在我家很忠心。旁的事。你可以替我代勞。這不是你能代勞的事。你沒事做。去坐着罷。在審師傳固應

當有此攔阻王老頭笑道。我這一大把子年紀了。那裏能和人相打。偏說不打奇。祇是你不用問我。打算怎麼去討你。祇跟我去就得了。說着便往外走。審師傳莫名其妙。祇得跟着同去。不一會到了關王廟。看那女子。還是如前一般的坐在那裏。王老頭也不開口。逕走上大殿。伸手去捉雞。直捷

爽那女子從羅裙底下飛起三寸金蓮。向王老頭腰眼裏踢來。疾王老頭右手將雞捉了。左手不慌不忙的接了。那女子的脚往前一擡。祇擡得那女子仰面一交。跌了丈多遠。王老頭之絕藝到此方見

王老頭提了那串雞往肩頭上一搭。用手指着自己的鼻子對那女子笑道。你認識我麼。我就是審師傳。自認審師傳妙極不知那女子怎生回答。且待第十三回再說。

總評

此一回又從趙玉堂傳折到霍俊清傳矣。玉堂此次來津。在閱者之意。以爲下文必且與霍俊清較量拳藝矣。不料閱至此回。却輕輕將趙玉堂收過。依然談到霍俊清身上。頗覺

出人意外。其實霍俊清幹也。趙玉堂枝也。霍俊清主也。趙玉堂賓也。強枝弱幹。事固不可喧賓奪主。理尤不能。玉堂之佚事敘畢。遂從速將其收去。不支不蔓。方見文字之妙。

趙玉堂飛身躍過火車一節。苟非目睹其事者。誰能信之。然天下之大。何奇不有。况此書所紀。絕無怪誕不經之事。則其信而有徵。蓋亦明甚。技至如此。真絕詣矣。

趙玉堂之至天津。明明來看霍俊清。却偏說不是。爲霍俊清而來。故意曲一筆。便覺轉折有致。入後玉堂獻技。霍俊清旁觀贊歎。絕不肯輕易出手。與之較量。如此佈置。不特十分得體。抑且能脫去上文許多比較拳藝之窠臼也。

霍俊清與李富東比拳事。前爲趙玉堂岔開。擱置許久。令人望眼欲穿。此回將玉堂傳收束後。又復提及。閱者必以爲下文當敘兩人比拳之情事矣。不意霍俊清方踏進李氏之門。而座中忽發現一王老頭。遂令作者之筆。又借此颺開。談到王老頭身上。洋洋數千言。別成一小傳。霍李比拳事。因之又復擱起。此等處真使讀者心癢難搔。作者不特以文爲戲。兼以閱者爲戲。亦可謂狡獪之甚者矣。

鳳陽女子賣藝。誇張大口。目無餘子。誠非走江湖者所宜然。然此於審師傳固無關也。乃

審師傅必欲折辱之。以爲快。是誠何心哉。日後卒致受傷吃屎。不可謂非咎由自取矣。作者寫王老頭一節。完全從史記馮驩毛遂兩傳套來。當其屈居工人之列。畏葸龍鐘。委靡齷齪。誰復知爲身懷絕藝之老師家哉。一旦攘臂而起。穎脫而出。然後乃知鼻涕膿亦有挺硬不可撓之日。足爲懷才不遇者吐一口氣。昔人云。以貌取人。失之子羽。嗚呼。上下古今。以貌失者。寧僅一子羽而已耶。是可歎也。

審師傅不敵鳳陽女子。乃自承爲長工。王老頭打勝鳳陽女子。乃自承爲審師傅。兩人顛倒。心理不同。而一樣有趣。

審師傅少年盛氣。結怨于鳳陽女子。入後苟非王老頭。則失鷄受辱。險致聲名狼藉。然則吾人苟非萬不得已。亦何苦結怨他人。自貽伊戚。讀此可悟律身處世之道。我嘗謂少年人讀武俠小說。最易入於好勇鬥狠之一途。作者深知此弊。故處處以好勇鬥狠爲戒。孰謂小說無益於世道人心哉。



近代俠義英雄傳

第十三回

兄也不諒好徒弟懸樑



近代
俠義英雄傳

平江不肖生著 吳門陸澹盦評

第十三回

狹路相逢 窰師傅吃屎

兄也不諒好徒弟懸樑

話說王老頭指着自己的鼻子對那女子說你認識我麼我就是窰師傅咧那女子爬起來拱手道已領教了佩服佩服不慌不忙 女子亦奇不過我聽說窰師傅是一個三十多歲的好漢我姐姐在三年前曾許他爲妻不料他中途懊悔我姐姐歸家羞忿成疾我此來特爲找窰師傅說話你的年紀這大不是我要找的窰師傅說明來 此原由王老頭恐怕被那女子看出破綻背着雞就往外走道管你是也不是我窰師傅的雞總沒有給你吃含糊 得妙窰師傅跟着王老頭歸到家中一手接過那串雞一手將王老頭推在椅上坐了自已跪下來納頭便拜到此詩方知王老頭爲非常人嚇得王老頭手忙脚亂攙扶不迭窰師傅拜了幾拜立起來說道我枉生了這兩隻烏珠枉練了十幾年武藝你老人家在此這們多年我竟一些兒不曾看出有如此驚人的本領若能看得出來則未必有如此驚人今日既承你老人家顧全我的顏面難保三年前的那女子不就來尋仇他是認識我的

如何再能蒙混過去呢。審師傅之所懼者在此無論怎樣你老人家得收我做個徒弟將本領全傳給我。

王老頭笑道收你做徒弟倒使得祇是我的本領要全傳給你我怕你一輩子也學不到。說得爽快

不過你祇防備那三年前的女子前來復仇也用不着甚麼大本領。可知王老頭與鳳陽女子交手不過小試其技而已審師

傳道你老人家在關王廟是用甚麼手法將那女子摔倒的那種手法極妙我能學得到手就

好了。王老頭道那手名叫葉底偷桃。好名能用得好接人家的腿萬無一失我就專傳授你這

一類的手法。罷。審師傅欣然受教。從此王老頭在姚家由長工一變而為教師了。由王老頭視之則長工與教師

固無殊也審師傅既是生性歡喜練武。這時又提防鳳陽女子前來復仇。更是不輟寒暑。無分晝夜

的苦練。是這們苦練了兩年。將那葉底偷桃的手法練得穩快到了絕頂。可謂有志者事竟成鄉下人家

最喜喂養看家惡狗。大戶人家常有喂養十多條的。尋常胆小和體弱的人輕易不敢到多狗

的人家去。縱不被狗咬死衣服總得撕破。非是這家有人出來將狗驅逐沒有不為狗所困的。

城寫狗之利害審師傅自從跟着王老頭練過那葉底偷桃手法之後。到大戶人家去不問那家有多

少惡狗。那怕一齊躡過來咬他。他從容不迫的一條一條搶住頸皮。摔開一兩丈遠近。未試之人先試

之狗趣極許多大戶人家的惡狗被審師傅摔得胆寒了。遠遠的見了審師傅就害怕。躡着尾巴四

散。奔。逃。審。師。傅。的。聲。名。更。一。日。高。似。一。日。而。王。老。頭。的。聲。名。也。漸。漸。的。傳。播。出。來。了。王老頭如此得名言之可

歎。這。日。審。師。傅。正。從。家。裏。出。來。想。去。人。家。收。賬。才。走。了。里。多。路。即。兒。迎。面。來。了。一。個。女。子。審。師

傅。見。了。不。覺。吃。了。一。驚。原。來。那。女。子。不。是。別。人。就。是。五。六。年。前。受。審。師。傅。羞。辱。的。那。個。賣。藝。鳳

陽。女。前回鋪雞之女子人人以為即賣藝之女子也而不料非是當回路遇之女子人人又以爲即鋪雞之女子也而不知其又非是只一鳳陽女子也乃得因閃忽令人不可捉摸審。師。傅。待。要

迴。避。那。女。子。已。看。見。了。遠。遠。的。就。呼。着。審。師。傅。說。道。你。還。認。識。我。麼。你。是。好。漢。再。和。我。見。個。高

下。說。着。已。到。了。跟。前。審。師。傅。見。已。迴。避。不。了。祇。得。鎮。定。心。神。陪。着。笑。臉。說。道。我。和。你。無。冤。無。仇

甚。麼。事。要。見。個。高。下。常。言。道。得。好。男。不。和。女。鬥。我。就。是。好。漢。也。犯。不。着。和。你。們。女。子。動。手。審師

師之狀可於言語中見之那。女。子。怒。道。你。怎。說。和。我。無。冤。無。仇。你。早。知。道。男。不。和。女。鬥。五。年。前。就。不。應。跟。我。動

手。了。駁得好審。師。傅。辨。道。五。年。前。的。事。祇。怪。你。自。己。不。應。當。衆。一。干。誇。張。大。口。欺。我。葵。源。無。人。不

能。怪。我。也說得是那。女。子。道。我。不。怪。你。打。敗。我。你。不。應。輕。薄。我。羞。辱。我。今。日。相。逢。沒。有。話。說。你。儘。管

將。平。生。本。領。使。出。來。不。是。你。死。便。是。我。活。不。是。魚。死。便。是。網。破。怨毒之於人甚矣哉少年好事者能不戒之審。師。傅。知

道。免。不。了。動。手。遂。搶。上。風。站。了。那。女。子。的。本。領。大。不。是。五。年。前。了。審。師。傅。竭。力。招。架。走。了。十。來

個。回。合。那。女。子。趁。空。一。脚。踢。來。審。師。傅。見。了。高。興。高興二字妙想見審師傅學得葉底偷桃急欲一試之心理精。神。陡。長。說。聲。來。

得好一手將三寸金蓮搶在手中。疾正要往前面摔去。那女子真能飛起的脚被人接住。立在地下的脚同時飛了起來。窰師傅兩年苦練的工夫就是爲的要接這種連環腿。第二脚飛來。又用空着的手搶了。疾於是那女子的身體被窰師傅兩手擊在空中。風陽女忽然作掌中舞。閉目思之。煞是好看。窰師傅得意非常的哈哈笑道。我若不念是個女子。就這們一下往石頭上一攢。怕不攢得你腦漿迸裂。麼那女子的兩脚雖然被窰師傅握住。但是上身還是直挺挺的。豎着並不傾側。寫女子十分利害。窰師傅見他身體如生鐵鑄成。害怕不敢隨便鬆手作勢。往前面草地上。一送。攢開。有兩丈來遠。那女子仍是雙足落地。望着窰師傅笑道。明年今日我再來擾你的三朝飯。奇語說罷。匆匆的去了。窰師傅聽了。也不知這話是甚麼意思。因急想將動手時情形歸報王老頭。在窰師傅

初意固欲在王老頭面前自詡其業底渝桃之學得到家也。便不去收賬了。那時歸到家中。見了王老頭。剛要訴說王老頭端詳了窰師傅兩眼。露出驚慌的樣子。問道。驚惶得奇你和誰動手受了這們重的傷呢。問得窰師傅也吃驚道。動手是曾和人動手。祇是我打贏了。怎麼倒說我受了重傷。傷在那裏。不但窰師傅不信。即閱者亦不信也。

王老頭連連跌脚道。壞了。壞了。你怎的受了這們的傷。還兀自不知道呢。快把動手時的情形說給我聽。再給傷你看。窰師傅聽得這般說。也不免着慌起來。忙將方才的情形一一說了。王

老頭點頭道：「是你解開衣袒出胸脯來看，兩隻乳盤底下必有兩塊紅印。」說出受傷證據 窈師傅心

裏還有些疑惑，解開衣露出胸脯來，祇見兩個乳盤下面果有兩點錢大的紅癍，但一些兒不

覺得疼痛，這才相信確是受傷了。王老頭問道：「那丫頭臨走時曾說甚麼？沒有窈師傅才想起

那句明年今日來擾三朝飯的話來也。」向王老頭述了問道：「那丫頭用甚麼東西打成這樣的

兩個傷痕呢？」我亦王老頭道：「你將他舉起的時候，就這們隨手放下來，他倒不能傷你，你爲的

怕他厲害，想將他遠遠的摔開，便不能不先把兩膀縮擺，再用力摔去，他們賣藝的女子脚上

穿的都是鐵尖鞋，你兩膀縮擺，他的脚尖就趁勢在你兩個乳盤下面點了一下，你渾身正使

着力，那裏覺得於今傷已進了臟腑，沒有救藥了。那丫頭下此毒手，真是可恨。」說得可怕，將窈師傅受傷之理由

詳細叙明此種理由，不是王老頭之本領不能見到，不是作者之本領亦決不能寫得出也。 窈師傅聽得沒有救藥，祇急得哭起來，難道我就這

們被那丫頭送了性命嗎？王老頭也很覺得悽慘，望着窈師傅哭了一回。王老頭亦哭 忽然想

出一種治法來，說道：「你能吃得下三碗陳大糞，先解去熱毒，便可以望救。」治法甚奇，窈師傅無端侮辱一鳳陽女子，其結果

乃至於吃屎世之喜侮 窈師傅這時要救性命，說不得也要捏住鼻子吃王老頭尋了許多草藥

半數，半吃窈師傅吐了好幾口污血，雖則救了性命，然因點傷了肺絡，隨得了咳嗽的病，終其

身不曾好。寫得傷勢利害。此是後話。趁這時一言表過不提。再說當時審師傅遭了鳳陽女子的毒手。

因吃了三碗陳大糞，才得死裏重生。像這種希奇的事，好事的人最歡喜傳說。不消十天半月

工夫，這消息早傳遍了婺源。便有三山五嶽的許多武術界中好手，存心欽仰王老頭是個奇

特的人物。世人大多以耳代目，其實非真能知王老頭也。特地前來拜訪的。王老頭却是淡泊得很，絕沒有好名的念頭。有

幾家鏢局，卑詞厚幣來請王老頭去幫忙。王老頭概以年老推諉，不肯應聘。鏢局亦十分勢利，王老頭之不往宜也。○借其餘各鏢局引出會友鏢局。

就中惟有會友鏢局派來的人，詞意誠懇，非得王老頭同去北京一趟，不肯回京復

命。王子斌是書中重要人物，故屢屢提及，借爲線索。王老頭無辭可卻，又因王子斌是個有名的俠士，和尋常以保鏢爲業

的不同，遂陪同來人到了北京。王子斌不待說是以上賓款待。寫王五之好客，迴顧上文其實亦是爲王老頭往李富東家作引也。王

老頭在會友鏢局盤桓了兩月，因平生清靜慣了，住不慣北京那種塵囂之地，向王子斌力辭

仍回到婺源，住居審師傅家裏。李富東也是久慕其名，曾打發摩霸到婺源，迎接了好幾次。王

老頭祇是說路途太遠，年老的人往返不易，不肯到李家來。這回因聽說有個後起的大人物

霍俊清，約了正月初三到李家來，心裏也想見識見識，方肯隨摩霸來天津。折到上文全不費力。在李富

東家裏過年，和李富東談起武藝。李富東也很表示相當欽仰之意，祇因王老頭做的是內家

工夫李富東是外家工夫二人不同道

上文寫王老頭處確與王五霍俊清李富東等不同到此方點出內家外家之別

王老頭又沒有求名

的念頭所以二人不會動手較量李富東對王老頭說出王子斌誇讚霍俊清的話來並說了

自己不服氣的意思王老頭既是做內家工夫的人對於做外家的照例不甚恭維內家常以

鐵櫃盛玻璃的譬喻

得奇譬喻

形容挖苦做外家的這是武術界的天然界線經歷多少年不能混

除的這譬喻的用意就是說做外家工夫的人從皮膚上用功臟腑是不過問的縱然練到了

絕頂也不過將皮膚練得和鐵櫃一樣而五臟六腑如玻璃一般脆弱有時和人相打起來皮

膚雖能保的不破臟腑受傷是免不了的

得解好

王老頭抱着這般見解自然也存着幾分輕視

霍俊清的心思但他輕視霍俊清並不是和李富東同樣的不服氣王子斌推崇的話爲的是

彼此不同道那怕霍俊清的本領果是天下無敵在王老頭的見解中也是不佩服的

在不佩服之中

又分出兩樣見解來文筆甚細

李富東將自己平生獨到的本領使給王老頭看王老頭也祇微微的笑着點頭

沒半句稱許的話

李富東不佩服霍俊清王老頭又不佩服李富東寫各人的心理真是妙極

李富東故意請求王老頭指示王老頭笑道

工夫做到了老先生這樣可說是無以復加了祇可惜當初走錯了道路外家到了這一步已

將近到絕頂不能更進了若當日是向了內家的道路怕不成了一個金剛不壞的身體嗎

有別

一種議論

李富東起初見王老頭絕無半語稱許自己心裏也不免有些氣忿

寫李富東年紀雖大處處負氣宜其受挫於霍四爺

也及聽了這派言語知道做內家工夫的人都相信工夫做到絕頂可以成仙了道不墮輪迴

其輕視外家是當然的遂不和王老頭爭論這日霍俊清來了所以王老頭見面就說出那些

不倫不類的話來

迴顧前文

好在霍俊清的襟懷闊達聽了不甚在意後來談得投契霍俊清也很

佩服王老頭的工夫不是做外家工夫的人可以和他較量的

寫霍俊清處自另有一種氣度

霍俊清在李家住

了兩夜第三日李富東辦了一席盛饌款待霍俊清和王老頭席終大家都有了幾分酒意李

富東一時高興起來

奉雲漸展

笑向霍俊清道尊府的迷蹤藝是海內有名的而四爺又是練迷蹤

藝當中首屈一指的人物我於今得聽着四爺的言論和見着四爺的丰采不能不說是二生

有幸不過我生長了七十多年祇聞得迷蹤藝的名那一拳一腿都不曾見識過難得四爺肯

賞臉到寒舍來倒想求四爺指教我幾手不知四爺的尊意怎樣

語亦婉轉○此時之李富東業已知霍俊清確有真實本領故發言如此

委婉也

霍俊清連忙立起躬身答道老前輩說那裏話老前輩教元甲怎樣元甲怎敢違拗祇求

老前輩手下留點兒情不教元甲過於丟人就得了

霍俊清語極謙和其本色

王老頭見霍俊清這般說

也立起身來笑道說得好漂亮的話兒你們老配少的打起來不論怎樣總是我的兩隻老眼

走運。

王老頭自別有一種語氣

李富東先向王老頭拱手笑道：「多年不玩這個了，拳腳生疎的地方，老英雄千

萬不要見笑。

李富東說客氣話不向霍俊清而向王老頭其胸中固自以爲必勝也

霍俊清卸下身上穿的皮袍，劉震聲即上前接了。

摩霸也走到李富東跟前，等李富東卸衣，李富東笑着搖頭道：「我並不跟四爺爭勝負，祇隨意

走兩路，領教領教迷蹤藝的手法，用不着穿呀，脫的麻煩。」

說得大方其實仍有藐視霍俊清意也

霍俊清聽了，李富

東的話，覺得自己卸衣過於魯莽，打算從劉震聲手裏接過來，再穿上回頭見劉震聲站立得

很遠，王老頭已看出霍俊清的意思。

王老頭十分垂覺

即望着霍俊清說道：「他沒有脫的就用不着脫

你已經脫了的，更用不着再穿了，就這們一老一少一長一短的玩玩罷。」

分解得好。在王老頭眼中看來，彼兩人之比賽真

是不值一文也

李富東笑道：「已經脫了還不好嗎？隨將兩手一拱，請霍俊清居先，霍俊清存着幾分客

氣的心思，二人一來一往的走了五六十個照面，霍俊清不曾攻出一手，李富東知道他是客

氣想趁他的疎忽，猛力出幾手，又走了二三十個回合，霍俊清見來勢兇猛，改變了路數，便已

看出李富東的心思來。

寫霍俊清十分精靈

因思自己是初立名的人，以三十多歲的壯夫和七十多歲

的老頭動手，自己還是短衣袖，老頭的長袍拖地，實在是祇能勝不能敗，若不小心，被這老

頭打敗下來了，有礙自己的名譽，還在其次，霍家迷蹤藝的聲威，就從此掃地了。這一架的關

係有如此其重那裏敢怠慢呢。

衣叙霍俊清的心
思忙中偏作閑筆

李富東一步緊似一步。霍俊清也一步緊似一

步。穿長袍的畢竟吃虧。轉折略笨了些兒。

李富東不脫長袍自以爲漂
亮大方此時却吃了虧了

被霍俊清搶了上風。步步逼

緊過來。李富東祇得步步往後退。霍俊清的彈腿在當時可稱得蓋世無雙。見李富東後退就

乘勢飛起一腿。

寫字十
分矯捷

李富東知道不好。急使出霸王卸甲的身手。極力向後一挫。原打算挫

退七八尺。遠近好將長袍卸下。重整精神和霍俊清鬥個你死我活的。

寫李富東正
非易與者

沒想到已

向後退了好幾步。背後有個土坑。相離不過五六尺。

此土坑即柳木兒
陷下之土坑也

這一退。用力過猛。下盤抵

住了土坑。沒有消步的餘地。地上盤便收勒不住。仰面一跤。跌倒在土坑上面。土坑承受不起。同

時塌下半邊。

出乎不料與
柳木兒一樣

還虧得李富東的工夫。老到躍起得快。不會陷進土坑的缺口裏。若在

旁人陷了去。怕不碰得骨斷筋折嗎。

寫李富東雖敗
猶有十分聲勢

但是李富東雖然躍了起來。無奈上了年

紀的人。禁不起這般的蹉跌。已跌得心虛胆怯。勇氣全無。不能再動手了。

下語極
有分寸

霍俊清見他

一躍而起。以爲尙不肯罷休。仍逼緊過去。李富東祇得拱手喊道。罷了。名不虛傳。果是少年豪

傑。霍俊清這才停了步。也拱手謝罪道。衝撞了老前輩。王老頭哈哈大笑道。好一場惡鬥。我的

眼睛走運。這個土坑剷運說得。李富東霍俊清都笑了。

如此收
束最好

李富東這回雖是敗在霍俊清

勝他。便要和我賭。采他說有一所房屋可拿來做賭。弟子也祇得拿房屋和他賭。

迴湖前文讀不者諒還記得

料這回李爺不會勝他。對弟子說三日內交割房屋。弟子說這不過賭了。玩的豈真個要交割

房屋嗎。在劉震聲應當如此說他說不行。男子漢大丈夫說話那有說了當玩的三日內必交割房屋給你

在摩霸亦應當如此說他說完就出門去了。直到昨日才回來。神氣頹喪的將弟子拉到僻靜的地方說道

我對不住你。我哥子不肯給我做臉說祖宗傳下來的產業不能由我一個人作主。拿了和人

做賭賽的東西。就摩霸哥子方面說來亦是正論我向他叩頭求他曲全了我。這一次的顏面以後再不敢這們

了他。祇是不肯說祇得這一所房屋輸給人家。就沒有了。我不能住在露天裏給你全顏面聽

憑我如何哀求他。但不肯後來反要動手打我。我祇得忍氣吞聲的回來。我實在對不起你

欠了你這筆債。祇好來生變牛馬來償還你罷。言出必踐是好男子至於輕身一死則緣胸中無學問故耳弟子當時見他這們

認真的說。便用許多言語安慰他。他低着頭一言不發。弟子實沒想到他就此要尋短見。

摩霸之死

實常人雖說不是弟子打死了他。也不是弟子逼死了他。他和弟子賭賽總得算是死在弟子

手裏。想起來心裏實在難過。說罷伏在地下痛哭。摩霸真好男子無怪劉震聲之十分悲慟也不知霍俊清怎生說法

且待第十四回再說。

勝他便要和我賭。采他說有一所房屋可拿來做賭。弟子也祇得拿房屋和他賭。迴溯前文讀不者諱還記得

料這回李爺不會勝他。對弟子說三日內必割房屋。弟子說這不過賭了玩的。豈真個要交割

房屋嗎？在劉震聲應當如此說他說不行。男子漢大丈夫說話那有說了當玩的。三日內必交割房屋給你

在摩霸亦應當如此說他說完就出門去了。直到昨日才回來。神氣頹喪的。將弟子拉到僻靜的地方說道

我對不住你我。哥哥不肯給我做臉說祖宗傳下來的產業不能由我一個人作主拿了。和人

做賭賽的東西。就摩霸哥哥方面說來亦是正論我向他叩頭求他曲全了我。這一次的顏面以後再不敢這們

了他。祇是不肯說祇得這一所房屋輸給人家。就沒有了。我不能住在露天裏給你全顏面聽

憑我如何哀求他。但不肯後來反要動手打我。我祇得忍氣吞聲的回來。我實在對不起你

欠了你這筆債。祇好來生變牛馬來償還你罷。言出必踐是好男子至於輕身一死則緣胸中無學問故耳弟子當時見他這們

認真的說。便用許多言語安慰他。他低着頭一言不發。弟子實沒想到他。就此要尋短見。摩霸之死

實常人雖說不是弟子打死了他。也不是弟子逼死了他。他和弟子賭賽總得算是死在弟子

手裏。想起來心裏實在難過。說罷伏在地下痛哭。摩霸真好男子無怪劉震聲之十分悲慟也不知霍俊清怎生說法

且待第十四回再說。

又寫得栩栩欲活。此總緣作者對於拳藝一項。研究有素。內家外家。各具門徑。故能言之親切有味如此。若我輩舉拳動足。不知高低者。嚮壁虛構。語多門外。又安能輕易寫上一筆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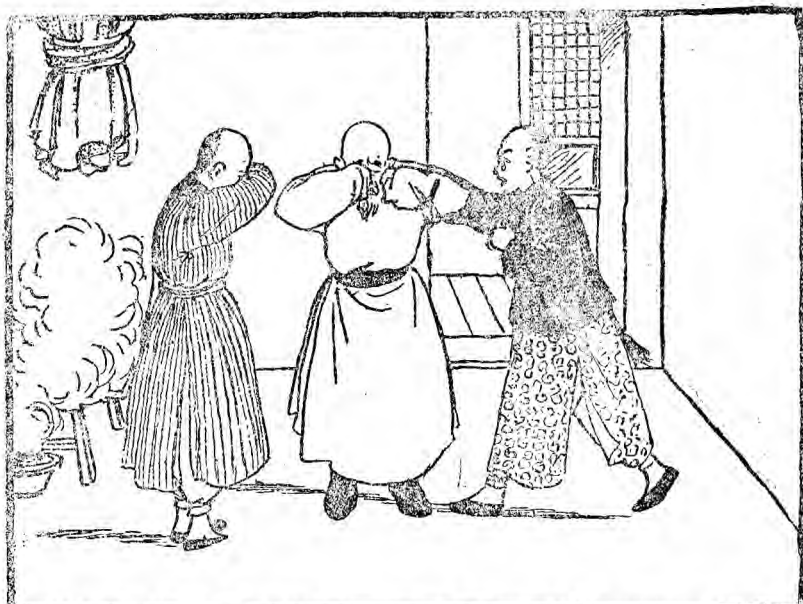
霍俊清與李富東比武一節。醞釀許久。到此回方纔敘出。李富東之英雄。前數回早已敘過。此回寫其失敗。乃不得不設法爲之迴護。不脫長袍及誤墜土坑中。均是作者之迴護。李富東處也。其實作者亦不是欲保全李富東之聲譽。正是欲顧全自己之筆墨耳。

在霍俊清與李富東比賽之時。中間又隔入一王老頭。言語神情。與兩人格格不入。如此穿插。頗有趣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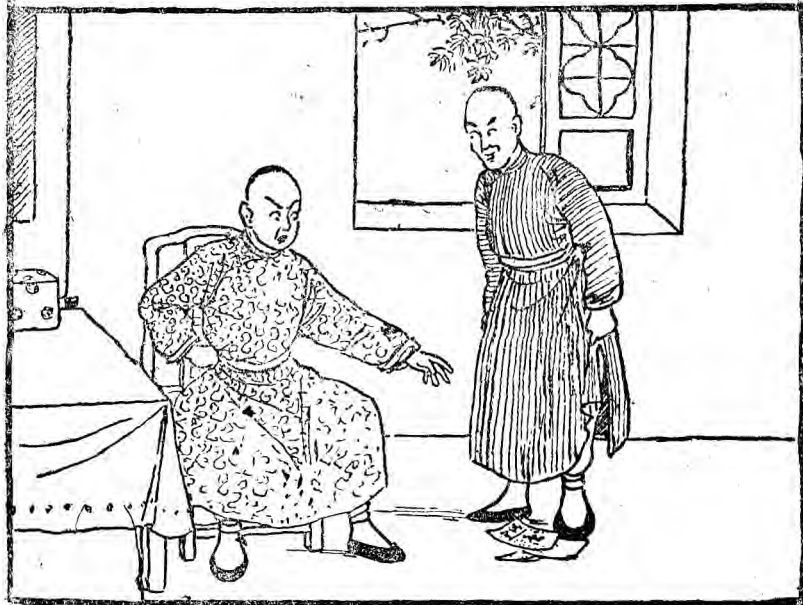
李富東被霍俊清打敗。能格外佩服。絕無妒嫉之心。此是富東局量過人處。俠義英雄之異於常人。如是而已。

摩霸自經一事。不特霍俊清所不料。卽閱者亦皆不料也。大抵摩霸爲人。乃狷介自好者流。故一受挫折。卽不惜以身命殉之。此種人雖未入中庸。然在世衰道微之時。亦不可謂非難得者矣。

近代俠義英雄傳 第十四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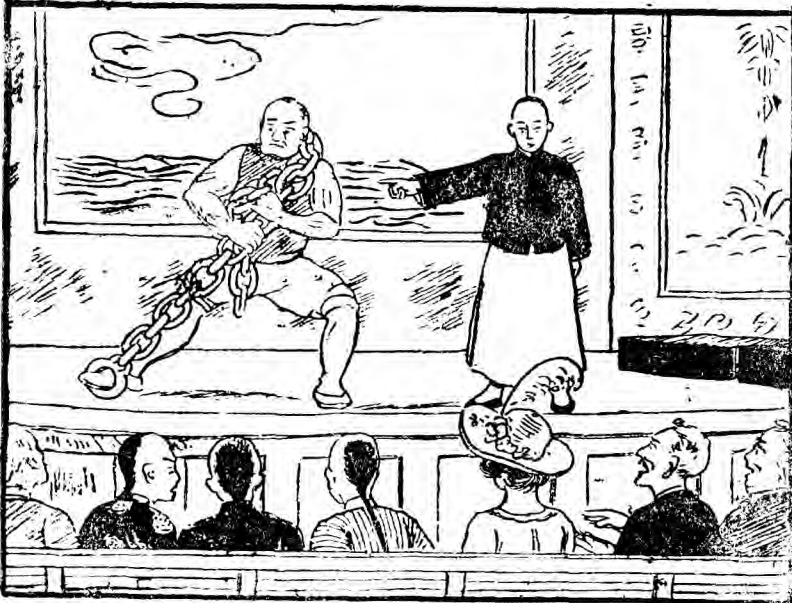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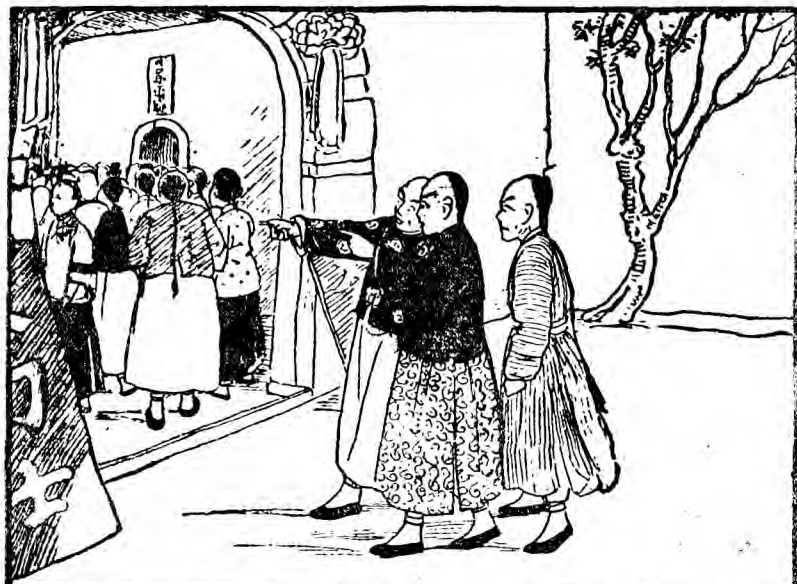
傷同道痛哭小英雄



近代俠義英雄傳

第十四回

看廣告怒罵大力士



近代
俠義英雄傳

平江不肖生著 吳門陸澹盦評

第十四回

傷同道痛哭小英雄

看廣告怒罵大力士

話說霍俊清聽了劉震聲哭訴的話，錯愕了半晌，心想：這事真是出人意外，也不能責罵劉震聲，也不能歸咎於摩霸的哥哥，祇能怪摩霸的氣量過於褊仄。自是正論，即此一層可見。霍四爺之胸襟學問矣。但是這們一來，教我怎生對得起李爺呢？正要止住劉震聲莫哭，打算出去看看有沒有解救的希望，祇見李富東淚流滿面的走了進來。如此好徒弟，一旦慘死，固不由李富東之痛心也。見面就蹀脚歎氣，道：霍爺，你看這從那裏說起？我的老運怎的這般不濟，僅僅一個如意些兒的徒弟，都承受不了，還要這們慘死，真比拿快刀割我的心肝更加厲害。老運不濟，一語言下，有比拳受挫一事在。霍俊清也兩眼流淚的歎道：固應下一掬同淚情之誰也想不到有這種岔事鬧出來，這祇怪我這小徒不是東西。李富東連忙搖手止住霍俊清的話，一面彎腰拉了劉震聲的手，一面用袍袖替劉震聲揩了眼淚，道：怎麼能怪他呢？李富東不遷怒，霍俊清師徒是其光明磊落處。接着就溫勸劉震聲道：劉大哥心裏快不要如此難過，我徒弟的性情我知

道。知弟莫若師他今日懸樑自盡。可知你昨日對他。很客氣。他在我跟前二十多年。我素知他是這

們的脾氣。服軟不服硬。最要強。最要面子。他賭輸了房屋。沒得交割。你劉大哥若一些兒不客

氣。硬問他要倒沒事了。他決不會自盡。你越是對他客氣。用言語去寬慰他。他心裏越覺難過。

越覺沒有面子。做不起人。寫摩霸脾氣之倔強十分透澈。世間確有如此倔強之人。虧作者筆寫得出來。這全是由於我的老運不濟。誰也

不能怪。終於自傷。語極光明。霍俊清問道。已解救過了。無望嗎。李富東悠然歎道。那裏還用得着解救。大

概已經去世好幾個時辰了。霍俊清道。李爺若不強留我。師徒久住在這裏。或者還不至出這

種岔事。在霍俊清應有此想。李富東搖頭道。死生有命。與霍爺師徒住在這裏。有甚麼相干。李富東雖則

是這們說。然霍俊清師徒總覺得心裏過不去。走到摩霸的屍跟前。師徒都撫屍痛哭了一場。

摩霸之死的是可惜。故能惹霍氏師徒之痛哭也。就在這日。辭了李富東和王老頭。回天津來。悶悶不樂的過了兩個多月。

收過上文。霍俊清與李富東比武一節。綿延數日。到此方纔收束。這日正是三月初十。霍俊清獨自坐在賬房裏看賬。忽見劉震聲

笑嘻嘻的走了進來。手中拿着紅紅綠綠的紙。上面印了許多字跡。霍俊清掉轉身來問道。手

裏擎的甚麼。劉震聲笑道。師傅看好笑不好笑。甚麼俄國的大力士。跑到這天津來賣藝。連師

傅這裏也不來拜望拜望。打一聲招呼。這張字紙便是他的廣告。各處熱鬧些兒的街道。都張

貼遍了。我特地撕幾張回來。給師傅看看。霍俊清伸手接那廣告。旋正色說道：「我又不是天津道上的甚麼頭目。他俄國的大力士來這裏賣藝。與我甚麼相干。要來向我打甚麼招呼。」確是正論

若如劉震聲所言。則霍口爺不幾成爲天津道上之主棍。惡霸乎。霍四爺之胸襟如此。可見後文之嫉然怒罵。全是俄國人自己惹出來的。說着低頭看那廣告。從頭至尾看完。

了一遍。不由得臉上氣變了顏色。將廣告紙往地下一摔。口裏連聲罵道：「混帳。混帳。你到中國來賣藝。怎敢這般藐視我們中國人。竟敢明明白白的說我們中國沒有大力士。」不甘受外人之侮是

愛國男兒口氣劉震聲問道：「廣告上並不會說我們中國沒有大力士。師傅這話從那裏聽得來的呢？」

我亦欲問霍俊清道：「廣告上面怎的不會說你不認識字嗎？這上面明說世界的大力士祇有三個。」

第一個俄國人。就是他自己。第二個是德國人。第三個是英國人。這不是明明白白的說我中

國人當中沒有大力士嗎？他來這裏賣藝。本來不與我相干。他於今既如此藐視我中國人。我

倒不相信他這個大力士是世界上第一個非得去和他較量較量不可。」此數語全不以霍俊清向日行徑。嘲者或以爲異其

實霍俊清於對內對外兩層辨得極清。對本國人固不妨謙恭。忍耐對外國人却斷不能受絲毫之侮辱。若對外亦一味忍耐。謙恭便是媚外無恥之奴隸性。當矣。劉震聲正待問怎生去和他較

量的話。猛聽得門外階基上有皮靴聲響。連忙走出來看。原來是霍俊清的至好朋友。姓農名

勁蓀的來了。又出一位英雄這農勁蓀是安徽人。生得劍眉插鬚。兩目神光如電。隆準高顴。熊腰猿臂。

年齡和霍俊清差不多。真是武不借拳，文不借筆，更兼說得一口好英國話。天津、上海、英美文學家，他認識的最多。想研究中國文學的，英美人時常拿着中國的古文詩詞來請農勁蓀翻譯講解。研究體育的，英美人見了農勁蓀那般精神，那般儀表，都不問而知是一個很注重體育的人，也都歡喜和他往來議論。霍俊清之朋友如此那時中國人能說英國話的不及現在十分之一。的多而說得來英國話的中國人，十九帶着幾成洋奴根性。罵得爽快，我也能說幾句英國話的，然而總覺得作者罵得真爽快也。並多是對於中國文字一竅不通，甚至連自己的姓名都不認得，都寫不出能知道顧全國家的體面，和自己的人格。一百人之中大約也難找出二三個。言之慨然，此數語俱是當時實情。這農勁蓀却不然。和英美人來往，英美人不但不敢對他個人有絲毫失敬的言語，和失禮的態度，並不敢對着他說出輕侮中國的國體和藐視一般中國人的話。有不知道他的性格，而平日又欺凌中國人慣了的英美人，拿作一般能說英國話的洋奴看待他，無不立時翻臉，用嚴詞厲色的斥駁，必得英美人服禮才罷。不然就即刻拂袖絕交，自後見了面，決不交談。英美人見他言不亂發，行不亂步，學問道德都高人一等，凡和他認識的，絕沒一個不對他存着相當的敬仰心。見

得人必自悔而後人乃悔之彼生成奴隸性質者其受辱於外人也固宜

他生性喜游歷，更喜結交江湖豪俠之士。到天津聞了霍俊清

的名就專誠來拜訪。彼此都是義俠心腸，見面自易投契。略述兩人以前之結合簡潔不贅這日他來看霍俊清。

也是爲見了大力士的廣告，心裏不自在。想來和霍俊清商量替中國人掙掙面子。英雄所見自同劉

震聲迎接出來，見面就高興不過，來不及的折轉身，高聲對霍俊清報告道：師傅，農爺來了。農

爺來了，說罷，又回身迎着農勁菘笑道：農爺來的正好，我師傅正在生氣呢。農勁菘一面進房

一面笑答道：我爲的是早知道你師傅要生氣，才上這裏來呢。接得有趣霍俊清已起身迎着問道：

這狗屁廣告，你已見着了麼？農勁菘點頭道：這廣告確是狗屁，你看了打算怎樣呢？霍俊清道：

有甚麼？怎樣我們同去看他。這個自稱世界第一個的大力士，究竟有多大的力，你會說外國

話就請你去對他說。作者出一農勁菘正要他替霍俊清做繙譯也我中國有一個小力士，要和他這個大力士較量較

量，他既遍張廣告誇口是世界第一個大力士，大概也不好意思推諉，不肯和我這小力士較

量。農勁菘高興道：我願意擔任交涉，像這種交涉，我求之不得，那裏用得着你說。出這一個

請字呢。爲國爭體面自然高興劉震聲也歡喜得要跳起來，向農勁菘問道：我同去也行麼？農勁菘道：那

有不行的道理。廣告上說六點鐘開幕，此刻已是五點一刻了，今日初次登場，去看的人必多。

我們得早些去。劉震聲道：廣告上說頭等座位十塊錢一個人，二等五塊。補出看大力士之價目我們去

坐頭等。不要花三十塊錢嗎。農勁蓀沒回答。霍俊清說道。你胡說。我們又不是去看他賣藝。去和他較量也要錢嗎。他若敢和我較量他的力真個比我大。莫說要我花三十塊。便要花三百塊。三千塊。我也願意拿給他。不是真大力士。就夠得上要人花。這們多錢去看他嗎。

霍俊清不肯化安錢閱者

莫目爲
吝嗇也

農勁蓀點頭道。不錯。二位就更換了衣服去罷。霍俊清師徒換了衣服。和農勁蓀一同

到大力士賣藝的地方來。見已有許多看客。擠擁在賣入場券的所在。農勁蓀當先走進入口。

立在兩旁收券的人。伸手向農勁蓀接券。農勁蓀取出一張印了霍元甲三字的名片來。交給收券的道。我們三人不是來看熱鬧的。是特來替你們大力士幫場的。請將這名片進去通報一聲。這個收券的也是天津人。天津的婦人孺子都聞得霍元甲的聲名。先聲奪人收券的不待說。也是聞名已久。一見這名片。卽連忙點頭。應是讓霍俊清三人進了入口。轉身到裏面通報去了。這時不到六點鐘。還不曾開幕。三人立在場外。等不一會。祇見剛才進去通報的那人。引着

一個西裝的中國男子出來。農勁蓀料想這男子必是那大力士帶來的翻譯。卽上前打招呼說道。我等都是住在天津的人。見滿街的廣告。知道貴大力士到天津來賣藝。我等異常歡迎。都想來瞻仰。瞻仰不過廣告上貴大力士自稱世界第一。覺得太藐視了我中國。我等此刻到

這裏來爲的要和貴大力士較一較力。看果誰是世界第一個大力士。

一段話說明來意

那翻譯打量

了三人幾眼。隨讓進一間會客室。請三人坐下。說道：「兄弟也是直隸人。此次在這裏充當翻譯。」

是臨時受聘的。漢文廣告雖係兄弟所擬。然是依據英文廣告的原文意義一字也不會改動。

先爲自己辨白

於今三位既有這番意思。兄弟也是中國人。當然贊成。三位的辦法。祇是依兄弟的愚

見。三位這番舉動。關係甚是重大。敢誇口自稱世界第一。個大力士。若言藐視。也不僅

藐視我中國法美日意各大國。不是同樣的受他藐視嗎。這其間必應有些根據。現在我們姑

不問他根據甚麼。他免不了要登場演藝的。且屈三位看他。一看他演出來的藝。在三位眼光

中。看了也能稱許。是夠得上自稱世界第一。那就沒有話說。若覺得夠不上。屆時再向兄弟說

兄弟。照着三位說話的意思。譯給做東聽。是這們辦法。似覺妥當些。

意頗委婉此亦善詞令

農勁蓀不住

的點頭道：「是這們辦最好。霍俊清也說不妨。且看看他。於是那翻譯就起身引三人入場。在頭

等座裏挑了三個最便於觀覽的坐位。請三人坐了一會兒。派人送上烟茶來。又派人送上水

菓點心來。

招待殷勤可見霍俊清大名人人敬仰

這時已將近開幕。看客漸漸的多了。頭等坐裏除了霍俊清等三

個中國人外。全是西洋人。那些西洋人見三個中國人坐在頭等座裏。並且各人面前都攤了

許多點心水菓比眾人特別不同都覺得詫異很注目的望着在外人眼中看來自然十分奇怪其中有和農勁

孫認識的英國人美國人便趁着未開幕的時分過來和農勁孫握手順便打聽霍劉二人是

誰農勁孫即對英美人將來意說明並略表了一表霍俊清的歷史英美人聽了都極高興互

相傳說今日有好把戲可看不特當時在場之人以為好戲可看即今日閱書之人亦皆以為有好戲可看也知後文却使人不測 不一刻掌聲雷動

場上開幕了那翻譯陪同着一個軀幹極雄偉的西洋人出場對看客鞠躬致敬畢那西洋人

開口演說翻譯照着譯道寫當時情狀如畫鄙人研究體育二十年體力極為發達曾漫游東西歐南

北美各國的體育專家多曾會晤過較量過體力沒有能賽過鄙人的承各國的體育家各國

的大力士承認鄙人為世界第一個大力士先是自誇此度游歷到中國來也想照游歷歐美各國

時的樣首先拜訪各有名的體育家和有名的大力士奈中國研究體育的機關絕少即有也

不過徒擁虛名內容的組織極不完備研究體育的專家更是尋訪不着此一節倒是實在情形中

此不能目為侮辱中國也也打聽不出一箇有名的全國都推崇的大力士鄙人遂無從拜訪鄙人在國內的

時候曾聽得人說中國是東方的病夫全國的人都和病夫一般沒有注重體育的聽者鄙人

人當時不甚相信由一嗣游歷歐美各國所聞大抵如此及到了中國細察社會的情形乃能

證明鄙人前此所聞的確非虛假。此一節却含有譏笑侮辱之意然國人之羸弱不振亦誠有不可掩者我不能獨責此大力士也體育一科關係人種

強弱國家盛衰豈可全國無一組織完善專攻研究的機關鄙人爲欲使中國人知道體育之

可貴特在天津獻技一禮拜再去北京上海各處獻技竭誠歡迎中國的體育專家和大力士

前來與鄙人研究。一段大力士之演說讀之令人氣沮演畢看客們都鼓掌祇氣得霍俊清圓睜兩眼回頭瞪着一

般鼓掌的中國人恨不得跳上台去將一般鼓掌的訓斥一頓才好。極寫霍俊清之愛國不

孫恐怕霍俊清發作連忙拉了他一把輕輕的說道且看這大力士獻了技再說此時犯不着

就發作霍俊清最是信服農勁孫的聽了這話才轉身望着台上板着臉一言不發看那演台

東邊放着一塊兒方二尺的生鐵旁邊擱着兩塊尺多長六七寸寬四五寸厚的鐵板演台西

邊擺着一條八尺來長兩尺來寬四寸多厚的白石石旁堆着一盤茶杯粗細的鐵練彷彿大

輪船上繫錨的練條。先將演技應用之物隱述一通那大力士演說罷又向看客鞠了一躬退後幾步自行卸去

上衣露出那黑而有毛的胸脯和兩條筋肉突起的臂膀來。寫大力士身軀之雄健復走到台口由那翻譯

說道大力士的體量重三百八十磅平時的手臂膊大十八英寸運用氣力的時候大二十二英

寸比平時大四英寸胸背腰圍運用氣力的時候也都比平時大四英寸這一幕專演筋肉的

縮張和皮膚的伸縮給諸君看翻譯說畢立在一旁大力士騎馬式的向台下立着一字兒伸開兩條手膀手掌朝天好像在那裏運動氣力約有一分鐘久此種技術與中國翻氣工夫相似翻譯指着大力

士的膀膊對看客說道請諸君注意筋肉漸漸的膨脹起來了霍俊清三人坐的最近看得分明祇見那皮膚裏面彷彿有許多隻小耗子在內鑽動膀膊胸腰果然比先時大的不少寫大力

之武工甚奇坐位遠的看不清晰就立起來遮掩了背後的人更看不見便鬪鬧起來夾寫觀者中國人在熱鬧場中

往往不顧公德任意騷擾作者殆借此以譏歟大力士卽在這鬪鬧的聲中中止了運動此是第走到那盤鐵練跟前彎

腰提起一端的鐵環拖死蛇似的拖到台心翻譯說道這鐵練是千噸以上的海船上所用的錨練其堅牢耐用不待說明諸君看了大約沒有不承認的大力士的力量能徒手將這練拉斷看客們聽了登時都現出懷疑的神色夾寫衆人之懷疑農勁蓀劉震聲二人不曾試演過也有些

疑惑是不可能的農劉二人亦不信大力士將提在手中的鐵環往右腳尖上一套用不丁不

入的步法甚奇把鐵環踏住然後拿起那練條從前胸經左肩繞到背後復從右脇圍繞上來

仍從左肩繞過如此繞了三四周餘下來的練頭就用兩手牢牢的握住當鐵練在周身圍繞的時候大力士將身體向前略略的彎曲圍繞停當兩手牢握練尾一些兒不使放鬆慢慢的

將身體往上伸。直運用渾身氣力。全注在左肩。右腳身體漸搖動。漸上伸到了。那分際。祇聽得大力士猛吼了一聲。就在那吼聲裏面。鐵練條從左肩上反彈過去。拍的一聲響。打在台上。得

十分精采。此是第二幕。原來用力太猛。鐵練掙斷了。所以反激過去。台上的吼聲響聲未了。台下的歡呼聲

鼓掌聲已跟着震天價響起來。寫得聲勢十足。農勁蓀留神看霍俊清。淡淡的瞧着。祇當沒這回事的。

一般。如此驚人之技。霍俊清乃視若無睹。至極。大力士掙斷鐵練之後。從右腳上取下那鐵環。和剩下的尺多長鐵練。

揚給台下人看。了一看。解放下身上纏繞的鐵練。仍堆放在原處。又向看客鞠了一躬。帶着翻

譯進去了。看客們都紛紛的議論說。真不愧為世界第一個大力士。夾寫衆人之議論。頭等座裏的

西洋人。便都注目在霍俊清身上。衆人注目。霍俊清都是欲看好戲也。農勁蓀正待問霍俊清。看了覺得怎樣。台上

的大力士又大踏步出來了。遂截住了話頭。台上的翻譯已指着放在東邊台口的那方生鐵

道。這方生鐵。足重二千五百斤。中國古時候的西楚霸王。力能舉千斤之鼎。歷史上就稱他力

可拔山。以為是了不得的人物。於今大力士能舉二千多斤。比較起西楚霸王來。超過倍半。以

上。真不能不算是世界古今第一個大力士了。忽然以霸王比大力士奇極。大力士在南洋獻技的時候。曾特

製一個絕大的木籠。籠裏裝着二十五個南洋的土人。大力士能連人帶籠舉將起來。土人在

裏面並可以轉側跳動。夾述一段前試之技這回祇因大力士嫌木籠太笨而招集二十五個人也覺過

於麻煩才改用了這方生鐵但是大力士的力量還不止二千五百斤這生鐵已經鑄就了不

能更改祇得另添這兩塊鐵板這鐵板每塊重一百斤合計有二千七百斤。算清據大力士說

惟有德國的大力士森望能舉得起二千五百斤所以稱世界第二個大力士。大力士之第一第二原來如此分出

彼此相差雖僅二百斤然力量到了二千斤以上求多一斤都不容易這是大力士經驗之談

相差二百斤就要算差得很遠了。內中還有此種講究諸君不信請看大力士的神力說完退開遠遠的

站了好像怕大力士舉不起生鐵傾倒下來打傷了他似的。調侃得有趣這時大力士身上穿了一

件貼肉的衛生汗衫兩邊肩膀上貼着兩條牛皮遮蓋着兩條臂膀是防生鐵磨破汗衫傷了

皮膚的。細兩個膝蓋上繫了兩方皮護膝護膝裏面大約填塞了兩包木棉凸起來和鶴膝相

似。細大力士先將那方生鐵用兩手推移慢慢移至台心方向台口蹲下身體兩手攀住生鐵

的一邊往兩膝倒下就在這個當兒從裏面走出四個彪形大漢的西洋人分左右立在大力

士旁邊以防萬一有失生鐵跌下來不致驚了台下的看客。以述大力士伸兩手到生鐵的下

方緩緩的將生鐵搬離了地擱在膝蓋上面停了一停立在東邊的兩個助手每人雙手捧起

一塊鐵板輕輕加在那方生鐵上面。大力士一心不亂的運足兩膀神力，憑空向頭頂上舉將起來。演台坐位都有些搖搖的晃動。極力寫出大力士之神力滿坐的看客沒一個不替大力士捏着一把汗。懸心吊胆的望着全場寂靜靜的沒一些兒聲息。不知霍俊清三人見了這般神力，可否將初來要和大力士較量的雄心減退了幾成沒有。且待第十五回再說。

總評

此回前半節將霍李比武事作一收束。後半節乃敘入大力士事矣。論此回之地位，本是前後一過渡處。行文易趨平直，最難見好。然而作者寫來，却依然有聲有色，十分精采。此是作者筆力過人處也。

摩霸自縊一段，寫霍俊清李富東兩人之見解議論，均極得體。俠義英雄之結交，固宜如是。李富東論摩霸數語，描寫一吃軟不吃硬之人，刻劃入微。知弟信莫若師也。我觀今世之人，多欺軟怕硬，畏強梁而凌懦弱，以視摩霸，應有媿色。摩霸雖病褊仄，要不可謂非庸中之佼佼者矣。

怒逐大士一節，乃是寫霍俊清之愛國也。一聞外人侮辱中國之言，卽髮指眦裂，投袂而起。此

其愛國之熱忱爲何如哉。本來俠義英雄無有不愛國之理。况軼倫絕羣如霍俊清者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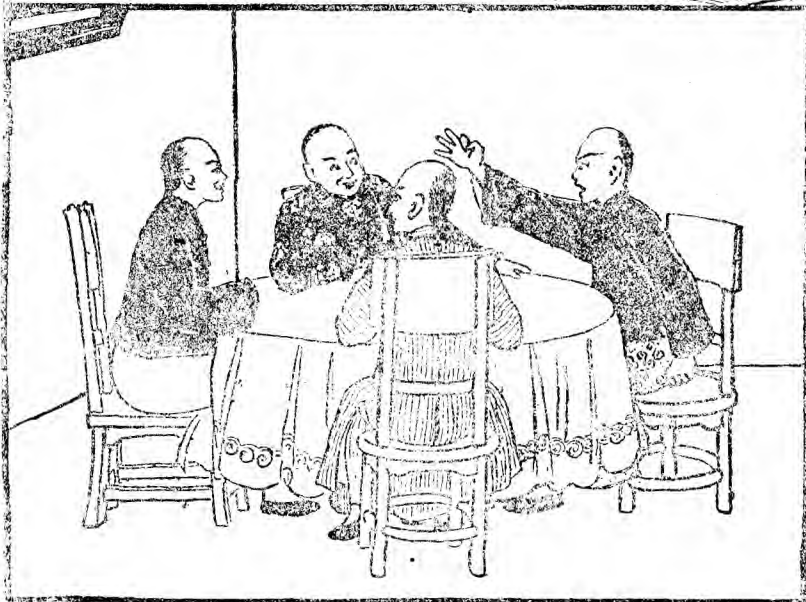
霍俊清對答劉震聲數語。最爲得體。必如此則後文之怒逐大力士。乃完全爲愛國心所激動。不是好勇鬥狠也。

寫農勁蓀一節。竭力寫出其有學問。有肝胆。此完全爲後文伏筆。不是爲此兩回作譯員用也。讀者閱至下文。自然明白。

寫翻譯員接待之恭。以及英美人之注意。正是竭力寫出霍俊清之聲譽威勢也。先聲奪人。大力士固宜不戰而胆怯矣。

大力士演說數語。雖有藐視中國之意。然其實亦是吾國之實情。未可以人而廢言也。故後文霍俊清亦表出此意。體育會之設。卽肇端於斯矣。

大力士演藝一節。寫得駭人。此不是爲俄國人誇張。正是欲襯出霍俊清也。大力士以如此神力。乃不敢與霍俊清鬥。偃旗息鼓。鼠竄而去。然則霍之技藝。可概見矣。



近代俠義英雄傳

第十五回

吃大籠一夜成偉男



近代俠義英雄傳

平江不肖生著 吳門陸澹盦評

第十五回 詆神拳片言爾邪教 吃大鼈一夜成偉男

話說大力士雙手舉起那方二千七百斤的生鐵約支持了半分鐘久兩膀便微微的有些顫動舉着這們重的東西顫動自然牽連得演台座位都有些搖蕩似的。寫得十分聲勢○從上一回至此神力寫出大力士之魁偉雄健力大無窮粗闊之口爲外人注目其實不是寫大力士正是出力寫霍元甲也讀者閱至下文自然明白。嚇得那些胆小嘴快的看客不約而同的喊道：「哎呀快放下來跌了打傷人呢胆壯的就嗔怪他們不該多事亂喊你啐一口他叱一聲一個寂靜靜的演場登時又紛擾起來了。夾寫觀者情狀隨手分出胆大膽壯兩種人引起紛擾大力士初次到中國來在歐美各國游歷的時候從來不曾見過這般沒有秩序的演場。國人每逢集會往往不守秩序貽誤外人作者蓋借此以諷世也這時被擾亂得很不高興他不懂得中國話以爲看客們見他手顫口裏喊的是輕侮他的話又見叱的叱啐的啐更誤會了以爲叱的是叱他啐的也是啐他。誤會得妙然而那裏高興再盡力支持呢就在亦在情理之中紛擾的時候由兩邊四個健漢幫扶將生鐵放下來了。借此霍俊清回頭對農勁蓀道：「這小子

目空一切。說甚麼。祇有德國的森堂能舉二千五百斤。甚麼中國沒有體育家。沒有大力士。簡直當面罵我們。教我怎能忍耐。得下我。不管他有多少斤的實力。祇要他跟我。在台上較量。若他的力大。我打他。不過被他打傷了。或打死了。他要稱世界上第一個大力士。他儘管去稱傷的。死的。不是我。祇怪他太狂妄。不能怪我打傷了他。打死了他。我在這裏等你。請你就去和他交涉罷。說得氣壯農勁蓀知道霍俊清素來是個極穩健的人。他說要上去較量。必有七八成把握。決不是荒唐人冒昧從事的。借農勁蓀表出霍俊清不是空誇大口當下即起身說道。我且去談判一度。他如有甚麼條件。我再來邀你。霍俊清點頭應好。農勁蓀向內場行去。祇見那翻譯也迎面走來。笑問農勁蓀道。先生已見過了麼。怎麼樣呢。農勁蓀看那翻譯說話的神情。像是很得意的。估量他的用意。必以爲大力士既已顯出這般神力。來決沒人再敢說出要較量的話。所以說話露出得意的神情來。在彼繙譯之心理固宜如此農勁蓀心裏是這們估量口裏即接着答道。貴大力士的技藝我等都已領教過了。不過敝友霍元甲君認爲不能滿意。非得請貴大力士跟他較量。較量不可。特委託兄弟來和貴大力士交涉。就煩先生引兄弟去見貴大力士罷。翻譯聽完農勁蓀的話。不覺怔了一怔。確是出人意外暗想。霍元甲的聲名。我雖曾聽人說過。然我以爲不過是一個會把式。

的人比尋常一般。自稱有武藝的人略高強點兒。俄知未見霍元甲顯技者必有許多此翻譯同一心理那裏敢對這樣世

界。古今少有的大力士說出要較量的話呢。當初他未曾親見。不怪他不知道。害怕於今既已

親目看見了。三種技藝第一種或者看不出能耐。第二種第三種是無論誰人見了。都得吐舌

的。怎的他仍敢說要較量呢。他說認爲不滿意。難道霍元甲能舉得再重些嗎。大力士之技固已驚人而霍元甲猶

認爲不滿意此亦難怪翻譯之不能信也祇是他既派人來辦交涉。我便引他去就得了。我也巴不得中國有這們一

個大力士。愛國之天良當然是人人有之翻譯遂向農勁蓀說道。貴友既看了認爲不滿意。想必是有把握的。先

生能說得來俄國話麼。農勁蓀道。貴大力士剛才在台上說的。不是英國話嗎。翻譯連忙點頭。

轉身引農勁蓀到內場裏面一間休憩室。請農勁蓀坐了。自去通知那個大力士。農勁蓀獨自

坐在那裏等了好一會。即此四字顯出大力士之躊躇仍是那翻譯一個人走了來。問農勁蓀道。先生能完全代

表貴友麼。農勁蓀道。敝友現在這裏。用不着兄弟代表。兄弟此來是受敝友的託。來要和大力

士較量的。若大力士承認無條件的較量。兄弟去通知敝友便了。說得爽快如有甚麼條件。兄弟須

去請敝友到這裏來。翻譯道。那麼由兄弟這裏派人去請貴友來好麼。農勁蓀連說很好。翻譯

即招呼用人去請霍俊清。不一時。霍劉二人來了。翻譯才說道。敝東說他初次來中國不知道

中國。武。術。家。較。量。的。方。法。不。願。意。較。量。彼。此。見。面。作。談。話。的。研。究。他。是。很。歡。迎。的。遁詞敷衍
俊。清。笑。道。他。既。自。稱。爲。世。界。第。一。個。大。力。士。難。道。中。國。不。在。世。界。之。內。何。能。說。不。知。道。中。國。武。
術。較。量。的。方。法。呢。有理不。較。量。不。行。誰。願。意。和。他。作。談。話。的。研。究。他。說。中。國。是。東。方。的。病。夫。國。
國。人。都。和。病。夫。一。般。他。是。世。界。上。第。一。個。大。力。士。却。怕。我。這。個。病。夫。國。的。病。夫。做。甚。麼。哩。快煩。
足。下。去。請。他。到。這。裏。來。罷。我。霍。元。甲。是。病。夫。國。的。病。夫。在。世。界。大。力。士。中。一。些。兒。沒。有。聲。名。的。
也。沒。有。研。究。過。體。育。也。不。曾。受。全。國。人。的。推。崇。請。他。不。必。害。怕。我。此。來。非。得。和。他。較。量。不。可。語
如并剪裂爽快之極霍。俊。清。說。時。盛。氣。干。霄。翻。譯。不。敢。爭。辨。祇。諾。諾。連。聲。的。聽。完。了。復。去。裏。面。和。
講之分人浮一大白大。力。士。交。涉。這。回。更。去。得。久。了。約。莫。經。過。了。一。點。多。鐘。一方氣壯一方胆怯不必較量而勝負之分已見
霍。俊。清。三。人。都。以。爲。在。裏。面。準。備。比。賽。我却知其不然那。翻。譯。出。來。將。農。勁。蓀。邀。到。旁。邊。說。道。敵。東。已。
打。聽。得。霍。先。生。是。中。國。極。有。名。望。的。武。術。家。他。甚。是。欽。佩。先聲奪人但。確。是。因。未。曾。研。究。過。中。國。的。
武。術。不。敢。冒。昧。較。量。落出不他。願。意。交。霍。先。生。做。個。朋。友。如。霍。先。生。定。要。較。量。可。於。交。過。朋。友。
之。後。再。作。友。誼。的。比。賽。教。兄。弟。來。將。此。意。求。先。生。轉。達。霍。先。生。語極婉轉大力士農。勁。蓀。道。霍。先。
生。的。性。質。從。來。是。愛。國。若。命。的。輕。視。他。個。人。他。倒。不。在。意。他。一。遇。見。這。樣。輕。視。中。國。的。外。國。人。

他的性命可以不要非得這外國人伏罪不休何等堂貴大力士來中國賣藝我等本是極端歡迎的奈廣告上既已那們輕藐中國而演說的時候更加進一層的輕藐此時霍先生對於大力士已立於對敵的地位非至較量以後沒有調和的餘地說得斬釘截鐵大力士當衆一千的輕藐中國豈可於交過朋友之後作友誼的比賽假使沒有那種廣告並這種演說兄弟實能擔保霍先生與大力士做好朋友此刻祇怕是已成辦不到的事了反覆申說使大力士自悔失言勝勁孫真是外交長才祇是兄弟且去說說看農勁蓀回身將和翻譯對談的話向霍俊清說了一遍霍俊清道好不知自愛的俄羅斯人侮辱了人家還好意思說要和家人做朋友我於今也沒有多的話說祇有三個條件聽憑他擇一個而行到此方提出條件農勁蓀忙問那三個霍俊清道第一個和我較量各人死傷各安天命死傷後不成問題虛○此一層早已不成問題然霍元甲却不能不提出也第二個他即日離開天津也不許進中國內部賣藝實第三個他要在此再進中國內部賣藝也行祇須在三日內登報或張貼廣告取消世界第一四個字虛他若三個都不能遵行我自有的對付他的辦法語極激烈足令大力士聞之喪胆農勁蓀將這條條件說給那翻譯聽了那大力士不敢履行第一條可第三條也覺得太丟臉更可就在次日動身到日本去了算是履行了第二條大力士虎頭蛇尾如此結束頗覺出人意外○由此觀之上文之極力形容大力士之技藝正是欲

極力襯托霍元甲也農勁蓀覺得霍俊清這回的事，做得很痛快。確是過了幾日，又來淮慶會館閑談，談到

這事，農勁蓀仍不住的稱道。霍俊清歎道：「這算得甚麼？我雖則一時負氣把他逼走了，然他在

舞台上說的話，也確是說中了。中國的大毛病，平心之論我於今若不是爲這點兒小生意把我的

身子羈絆住了，我真想出來，竭力提倡中國的武術。英雄之識見，勿此○借此引起霍元甲提倡尚武之心，都爲後文張本。我一個人強

有甚麼用處？農勁蓀極以爲然，說道：「有志者事竟成，你有提倡中國武術的宏願，我願意竭我

的全力來輔助你成功，但也不必急在一時。」收過手二人正對坐談心，劉震聲忽擊了一張紅名

片進來。開出下文走近霍俊清跟前，說道：「這個姓解的，穿一身很奇怪的衣服，衣服來在外面，說有

要緊的事，求見師傅，請他進這裏來坐麼？」霍俊清就劉震聲手中，看那名片上，印着解聯魁三

個字，心裏躊躇道：「誰呀？就是解奎元的兒子麼？他怎的會跑到這裏來找我呢？爲甚麼又穿一

身很奇怪的衣服呢？」霍元甲亦注意衣服不管他是也不是，見面自然知道，隨點點頭道：「就去請進這裏來

坐罷。」劉震聲回身出去，引了一個二十多歲的男子進來。霍俊清一見，還認得出果是解奎元

的兒子，身上穿着一件黃色的對襟衣，兩個小袖子緊纏在兩隻肩膀上，衣的下半截前長後

短，頭上裹着紅色包巾。實寫出奇怪之衣服那種奇形怪狀，就是在戲台上也尋找不出一個和他同樣的

來。若。不。是。霍。俊。清。的。眼。力。足。記。憶。力。強。在。十。年。前。見。過。的。人。這。時。決。辨。認。不。出。眼。裏。看。了。心。裏。
實。在。好。笑。但。礙。於。面。子。不。便。笑。出。來。祇。得。起。身。笑。道。解。大。哥。何。時。到。天。津。來。了。十。年。不。見。幾。乎。
見。面。不。認。識。了。農。勁。蓀。見。了。這。種。怪。模。樣。自。也。免。不。了。要。笑。想。見。形。也。祇。好。極。力。的。忍。住。起。身。
招。呼。解。聯。魁。見。過。了。禮。坐。下。來。說。道。本。多。久。就。應。來。給。霍。爺。請。安。祇。因。窮。忙。事。多。抽。身。不。得。這。
回。奉。了。韓。大。哥。的。命。特。地。到。這。裏。來。一。則。給。霍。爺。請。安。二。則。要。請。霍。爺。出。山。大。家。幹。一。番。事。業。
好。名。垂。千。古。語。頗。離。奇。霍。俊。清。聽。了。這。二。則。的。話。更。覺。得。稀。奇。猜。不。出。要。請。自。己。去。幹。甚。麼。事。業。如。
何。名。垂。千。古。忍。不。住。笑。着。問。道。韓。大。哥。是。誰。有。甚。麼。事。業。可。幹。解。聯。魁。裝。模。作。樣。的。舉。着。大。拇。
指。說。道。霍。爺。竟。不。知。道。韓。起。龍。大。哥。嗎。他。就。是。大。阿。哥。跟。前。的。第。一。個。紅。人。義。和。團。的。魁。首。此。到。
方。說。出。義。和。團。三。字。霍。俊。清。搖。頭。道。不。知。道。甚。麼。叫。做。義。和。團。幹。甚。麼。事。的。霍。元。甲。雖。不。知。讀。者。當。無。有。不。知。者。矣。解。聯。魁。大。笑。
道。原。來。霍。爺。尚。不。知。道。我。們。義。和。團。是。幹。甚。麼。事。的。這。就。難。怪。不。知。道。我。韓。起。龍。大。哥。了。說。起。
我。們。義。和。團。的。好。處。來。霍。爺。必。然。高。興。出。山。大。家。幫。扶。做。事。我。們。義。和。團。第。一。就。是。扶。清。滅。洋。
於。今。洋。鬼。子。來。的。不。少。都。是。想。侵。奪。我。大。清。江。山。的。他。們。的。槍。炮。厲。害。做。官。的。帶。兵。的。全。怕。了。
他。們。敵。他。們。的。炮。火。不。過。我。韓。起。龍。大。哥。的。神。通。廣。大。法。力。無。邊。那。怕。洋。鬼。子。的。槍。炮。厲。害。祇。

要韓大哥喊一句槍炮自然封住了再也打不響若是洋鬼子行蠻去開槍炮槍炮不是炸了就得反轉去打他們自己的人韓大哥在端王宮裏試過了無數次槍炮都試炸了這是大清合當與隆洋鬼合當滅亡才天降英雄有韓大哥這種人才出世於今大阿哥也是我們的人每天從韓大哥學習神拳尋常三五十人也近大阿哥不得霍爺不知道韓大哥韓大哥却知道霍爺也是一個立志扶清滅洋的英雄又會得一身好拳腳並知道我認識霍爺所以特派我來請霍爺同去北京韓大哥目下在端王宮裏陪伴大阿哥學習神拳韓大哥曾吩咐我霍爺一到他就引見端王這是要我們幹大事要名垂千古的好門道霍爺千萬不要錯過了胡言說得倒十分相像○讀此可知當時所謂義和團者其議論大既如此霍俊清聽了料知是白蓮教一類乃王剛毅等竟能信任之滿人毫無知識而國事即敗壞其手可勝歎哉此一段見得霍元甲不的邪術道破語破他的胸襟是何等正人這類無稽邪說那裏聽得入耳但是英雄抑且是極有學問人也祇微微的笑了一笑道承解大哥遠來的好意感激得很但是我生性愚拙素來不知道相信有甚麼神靈我學習拳腳尤其是人傳授的不相信有甚麼神拳說得爽快如有會神拳的人敢和我的人拳較量我隨時隨地皆可答應他不怕他的神拳厲害不但說得妙極○暗伏下文大清的江山用不着我們常小百姓的幫扶洋鬼子也不是我們小百姓可以滅得了的就煩解大

哥回京道謝姓韓的。我霍元甲是一個做小買賣的人。祇知道謀利。不知道替國家幹大事。要

不煩而語極正氣對此種人祇如此說法

解聯魁見霍俊清說話的神氣很堅決。並露出輕視義和團的意思。料知再

說無益。乘興而來。祇得敗興而去。解聯魁作辭走後。農勁蓀問道。這後生是甚麼人。你怎麼認

識他的。霍俊清長歎了一聲道。說起這後生的父親來。倒是一個了不得的人物。你因十年前

從解聯魁引出解奎元以下便叙入解奎元位矣

農勁蓀道。解奎元嗎。不

就是山東曹州府人解星科麼。

霍元甲說農勁蓀不知解奎元而農勁蓀却偏能說出他的名字來小處亦見用筆之靈活

霍俊清連連點頭應是道。

你原來也知道他麼。農勁蓀道。我祇聽人說過這解星科的名字。却不知道他的履歷。怎見得

知而不詳妙

是一個了不得的人物呢。霍俊清道。解星科的武藝原沒甚麼了不得。就是天生的神

力。少有人能及得他。我和他是忘年交。承他的情。很瞧得起我。他的履歷。我完全知道。他十六

歲的時候。並不會跟人練過把式。也沒多大的氣力。一日因在鄉裏行走。拾了一隻三條腿的

大甲魚。少年人貪圖口腹。他家裏又很節儉的。輕易沒有葷鮮進口。拾了那隻大甲魚。雖然祇

有三條腿。却也不捨得丟了。誰知將那甲魚煮食之後。這夜睡在床上。就覺得渾身脹痛。四肢

好像有人用力拉扯。鬧得一夜不曾安睡。奇次早起來。身上的衣服緊貼着皮肉。彷彿被水浸

濕了。一般事奇當時也不在意及下床穿鞋小了半截那裏穿得進去呢。奇事這才吃了一驚以為

兩脚腫了站了起來一伸頭頂住了床架。奇事原來一夜工夫陡長了一尺八寸他的身軀本來

就不小這一來更高大得駭人了。奇事真是勝膊的氣力也大得無窮他家喂豬的石槽有六七百

斤他用三個指頭夾起來和尋常端茶飯碗一樣。第一層形容力大遇兩牛相鬥他一手握住一條牛的

角往兩邊一分兩牛的角度時都被折斷了。第二層形容力大他二十歲的時候他父親給他娶老婆正

在賀客盈門的時分忽來了一個老和尚攔大門坐下口稱要化緣解家幫辦喜事的人給和

尙的錢嫌少了給和尙的米嫌糙了弄得一般人都氣忿不過動手想把和尙攆開那和尙就

如在地上生了根的一般再也攆他不動。和尙奇怪解星科在裏面聽得門口吵鬧跑出來看見

許多人攆一個和尙不動一時興起伸手提住和尙的臂膊攢了一丈開外和尙脚才着地就

一躍仍到了解星科面前。奇怪和尙合掌說道我久聞名你的神力果是不虛我想收你做個徒弟

傳授你的本領你若肯從我學習包管你的功名富貴都從這裏面出來。原來解星科這時已

請了一個姓趙的教師在家教習拳脚那姓趙的是曹州有名的趙鐵膀兩條膀子堅硬如鐵

自稱是少林嫡派。加上自稱兩字解星科已從他練了兩年這日徒弟娶老婆師傅自然上坐

必定靠不住

高坐大嚼而和尚忽解星科聽了老和尚的話看老和尚的神采確是較尋常的和尙不同心想至趙鐵膀真是不幸解星科聽了老和尚的話看老和尚的神采確是較尋常的和尙不同心想他被攢了這們遠一着地就躍了轉來本領必是不錯的何不且請他進去他的本領若在趙師傅之上我就從他學習豈不甚好當下就把那和尚請了進去辦喜事人家請一和尚進去亦是奇事趙鐵膀見了心裏自然不快活又有些欺那和尚老邁定要跟和尚較量自取其辱不容和尚不答應於是就在筵席上動起手來趙鐵膀那是和尚的對手被和尚點傷了一隻鐵膀狼狽不堪的去了解星科便做了那和尚的徒弟那和尚是蒙陰人法名叫做慈舫點出和尚姓名籍貫解星科從和尚學了五年原有那們大的氣力加以七八年的工夫即不好也很有可觀的了他有個舅父在安徽當營官他想投行伍出身二十八歲上就到安徽依他的舅父那時是裕祿做安徽巡撫解星科到安徽不上半年他舅父便委他當排長裕祿是個旗人寵幸一個兔子名叫小安子小安子那時才得一十六歲生得豔麗異常裕祿沒有小安子不能睡覺堪小安子既得裕祿這般寵幸驕蹇的了不得有人賄託他向裕祿關說甚麼不愁裕祿不聽尋常州縣官兒稍有不如小安子的意祇須小安子在裕祿跟前撒一回嬌那州縣官兒的位置就靠不住了寫得聲勢十足因此司道以下的官員見了小安子都得上前請安官場之不要臉大概如此○以上幾句抵得一部官場現形記讀安徽人都呼小安子

爲小巡撫小安子平常出來在街上行走總得帶領十多個巡撫部院的親兵這日西門火神廟唱戲看戲的人擠滿了一廟小安子也帶了十幾個親兵到廟裏看戲那廟裏唱戲的時候戲台下面的石坪裏照例擺着兩排很長的馬櫪給看戲的人坐中間留出一條兩尺來寬的道路供坐在馬櫪上的人出入免得繞着彎子走兩邊中間那條道路上是不許站人的小安子到得廟裏見兩邊許多馬櫪上坐的全是些小百姓腌臢極了他那種嬌貴的身體怎肯和一般腌臢小百姓同坐世間賤人往往自爲以嬌貴不獨小安子一人然也也顧不得中間的道路是要供人出入的就往當

中一站十幾個親兵左右前後的擁護着把那條道路填塞得水洩不通他還覺得不舒服一脚立在地下一脚蹺起來踏在馬櫪的當兒上肘抵着膝蓋手支着下巴得意揚揚的抬起頭朝台上望着形容如畫一般小百姓要進來的見有一大堆巡撫部院的親兵擋住道路就立在外

面不敢進來要出去的也是如此坐在小安子踏脚那條馬櫪上的更是連動也不敢動一動寫衆百姓之怕極力視出小安子之威勢有兩個戲癮大的冒失鬼立在外面聽得鑼鼓聲喧忍不住不進來看硬着

頭皮想從許多親兵叢中穿過那知才走近五六尺遠的地點就被幾個親兵搶過去將冒失鬼抓着拳足交下混帳忘入羔子罵得狗血淋頭借兩個冒失鬼引出解奎元是這們打罵了兩個誰還敢

上來討這苦吃呢。一故意爲他一個人圖看戲舒服弄得滿廟的人都誠惶誠恐的惟恐觸怒了他這時却惱怒了解星科湊巧他坐的馬櫂就是小安子踏脚的那條眼見了這種情形年輕人氣盛那裏再忍耐得住。英雄性忽地立起身來故意挨到小安子跟前伸出那巨靈掌在小安子躑起的那條腿上拍了一下道借光借光讓一讓我好出去這兒不是你站的地方。語亦小安子的腿除了裕祿而外豈是旁人可以隨意拍的。夾語趣極當下也不顧解星科是有意來尋覺的隨用抵在膝蓋上的那隻手舉起來想打解星科的耳光。賊聲撼大樹可笑不自量不知解星科怎生對付且待第十六回再說。

總評

逼走大力士一節作者之用意有二。一則欲表出霍元甲愛國之熱忱藉以增高其人格。一則欲借此引起霍元甲提倡體育之心爲後文設立精武體育會伏綫。閱者若因大力士默然遁去未與霍元甲交手遂嫌其關節之不熱鬧此真未識作者之用意者也。借敘述大力士一節引出農勁蓀爲後文霍元甲保護教民作臂助也。我讀前一回初疑作者之出農勁蓀專爲霍元甲作繙譯而已及閱至此回乃知農勁蓀之助霍元甲固在

此而不在彼也。卽此一端。作者心思之不易測。亦可概見。

霍元甲逼走大力士後。與農勁蓀所談數語。確是平心之論。不負氣。不自滿。不以人而廢言。皆是其學識過人處也。

逼走大力士之後。便接寫拒絕拳匪一節。此數回是霍元甲正傳。故極力寫出其英雄義俠。守正不阿。此與前數回出力寫王子斌。一樣用意。一樣筆法。

解聯魁信口開河。一派胡言。其謬妄荒誕。固不待智者而知之也。獨怪當時西太后端王剛毅以及朝庭諸大臣。竟能信彼邪說。任其橫行。以致釀成外侮。險致亡國。滿人庸愚。一至於此。爲可慨耳。

霍元甲拒絕解聯魁數語。并翦哀梨。爽快之至。邪正之判。於斯可見。固不必如何正言厲色。已足褫拳匪之胆。而奪其魄矣。

寫裕祿寵幸小安子一節。穢鄙不堪。滿清封圻大臣。大率如此。清欲不亡。其可得乎。

近代俠義英雄傳 第十六回



打免崽火神廟舞驢





近代 俠義英雄傳

平江不肖生著 吳門陸澹齋評

第十六回 打兔崽火神廟舞驢 捉強盜曹州府陪禮

話說小安子見有人公然敢動手拍他的腿並說出那帶着教訓語調的話他平生那曾受過這種羞辱確是出乎意外隨舉起那擱在膝蓋上的手向解星科臉上一巴掌打去奈解星科的身體太高小安子伸起手還攀不着解星科的肩上如何能打得上臉呢形容解星科身材之高迥願上文解星科見小安子舉手打來也用不着避讓一手抓住小安子光可鑒人的頭髮光可鑒人四字妙小安子為兔崽子無足怪獨怪今日少年頭髮之光可鑒人者又何其多也提小雞子似的提了起來祇痛得小安子手脚亂動此當是小安子平生未受之苦口裏還擲着官腔叫巡撫部院的親兵快拿人小安子能掉官腔一定裕處學得來者那些不知死活的親兵真個一擁上前來捉解星科解星科祇一抬腿早將一個勇猛些兒的親兵踢上了戲台將人踢上戲台亦是奇事此外的親兵見了不由得不膽戰心寒惟恐站近了碰了解星科的腿那有一個再敢上前呢其實解星科之腿之利害故不敢碰其腿形容絕妙解星科從容把小安子放倒在地綫下將他身上的錦繡衣服

撕成一片。一片。未免可惜才一手抓住頸項。一手提住腿彎。雙手高舉起來。鄉下人拋草把似的。向

人多處平拋過去。拋得好在兩丈以外落下來。跌在衆多看戲的人頭上。嚇得那些人紛紛躲閃。

小安子便跌到了地下。喜得是拋在人頭上。不曾受傷。在小安子還是不幸之幸農勁蓀聽到這裏。拍掌笑道。

打得痛快。我也說打解星科確是妙人。祇是小安子吃了這次大虧。就肯善罷甘休嗎。霍俊清

笑道。那有這們容易。此兩回敘解星科之事乃完全從霍俊清口中說出當下小安子從地下爬了起來。

台上唱戲的人因平空飛了一個巡撫部院的親兵上去。空中飛人比演三上吊還要好看。倘然插入戲中。定買滿座矣。看戲的人

又紛紛逃走。知道亂子鬧得不小。連忙把戲停了。台上自不得不停鑼矣。看戲的也逃去了一大半。

解星科的身材高大。立在人叢中。本容易尋找。這時看戲的又走了許多。小安子爬起來。就看

見解星科巍然不動的站在那裏。不走的小安子遠遠的指着解星科。叫道。你是好漢。不要

走。我已認識你了。你走也走不掉。解星科拍着胸脯笑道。我山東曹州府人。姓解。名星科。通姓名籍

實的是如漢子你這小子。儘管去調救兵來。我走了。不算好漢。小安子氣急敗壞的跑出廟門去了。跌

上戲台的親兵。和立在地下的十多個。也都跟着小安子跑了。細滿廟看戲的人。料知小安子

此去必率領大兵。到來一個個都恐受無妄之災。一窩蜂的走了。細有幾個良心好的人。以為

解星科是外省人。初到安徽來，不知道小安子的厲害。走過來勸解星科道：「足下撞下了大禍，還不趁這時逃走。定要立在這裏等苦吃嗎？你知道你剛才打的是誰麼？有名的小巡撫有名的八角天王呢？」好名你惹得起麼？熱心人亦不可少解星科點頭笑道：「承情關顧，那怕他八隻角我也得攀折他兩隻。諸位怕受拖累的，請趁這時走罷。」小子既撞了禍，不能移害別人，祇得在這裏等候他來。說得仗爽那時也有些膽大，想看熱鬧的人，不捨得走開，都相約躲在神堂裏面，把格鬥關了。從門格眼裏向外面張望。倒是絕妙解星科一想，有這些馬櫜礙脚等歇，動起手來不好。何不趁這時搬開騰出戰場來呢？遂將那兩排馬櫜搬做一個角落裏推了。小安子調兵遣將，必須若干時刻，解星科若臨立等候豈不無聊？故才將馬櫜搬完，就聽得廟外一片喊聲，聽去是喊「不要放走了強盜」，接着就看見長槍短劍的兵勇爭先恐後的擁進廟門。小安子騎着一匹小青馬，跟在後面喊「不要把強盜放走了，誰拏着了賞誰一百銀子」。寫得聲勢十足解星科看來，兵約有百名以上，猛然想起自己不會上高，他們若關着廟門廝殺自己一個人，總有疲乏的時候。若被他們困住了，被拏了去，豈不要吃虧嗎？虧他倒想得出來不如迎上去打他一個落花流水，好走他娘計算已定，向來兵一個箭步，脚才着地，就搶了兩個兵士在手，即拿這兩個兵士做兵器。以人為兵器奇極遮當衆兵士的槍。

劍並不出手打人。一路前遮後擋的衝出了廟門。衆兵士起初見解星科那般兇猛，恐怕着傷，向左右閃出一條道路，給解星科走及見解星科不敢動手傷人。小安子又在馬上一片聲催着喊，拏得奮勇復圍攻上來。解星科出了廟門，看手中的兵士還不會死，就往地下一擱，打算就此走開回頭見衆兵士復圍攻上來，自己手無寸鐵，不好招架，想從兵士手中奪下兵器來，使舉眼看去沒一樣兵器稱手的。並且刀槍劍戟之類使動起來，難保不傷人。不肯無故傷人，是伸義心腸。一時急不暇擇，見廟門旁邊開的一家磨坊，磨坊門口繫了一條漆黑的叫驢，也可說是人急智生，一手拉斷了繫驢的繩索，一手握住那驢的後腳提起來，盤旋飛舞。以驢爲兵器，較前更奇。兵器碰着叫驢，都脫手飛了。衆兵士也是血肉身軀，平日養尊處優，慣了不曾臨過陣，這時遇了這種兇神一般的人，有敢不逃走的麼？第一是小安子怕打拍馬當先逃走。既快要逃，又苦再來。衆兵士都祇恨自己少生了兩腿，跑不過那馬。語解星科舞着叫驢，追趕直追近，撫着見衆兵士都竄進衙門裏去了，才把叫驢放下來，已死了好一會了。叫驢謂無妄之災。磨坊主人跟着追下來，討叫驢，解星科從懷中摸出十兩銀子給磨坊主人，道對不起，你賠你十兩銀子去買一頭活的。這死的我不要。不肯使磨坊主人吃虧，亦是俠義行爲。那磨坊主人倒也是一個慷慨有氣魄的人物，情願將死驢領去不要。

解星科賠償。

想見人心之大快

本來安慶的商民沒一個不厭惡小安子。祇是畏懼他的勢燄，敢怒而

不敢言。多久就巴不得有人能給他一個下不去。農勁蓀笑道：這本是大快人心的舉動。不過

裕祿既那們寵愛小安子，小安子在外面受了這種委屈，難道就不設法替他出氣嗎？霍俊清

道：

正叙一節便插入兩人之對答以醒閱者之目

裕祿何嘗不想替他出氣？祇是小安子在火神廟被打的時候，解星科雖

曾拍着胸脯報出姓名籍貫來，然小安子那時正氣得神智昏亂，祇顧急急的跑去調救兵，戲

場中又人多嘈雜，解星科報出來的姓名籍貫並沒人聽明。晰理所當然加以痛恨小安子的人居

多，便有人知道也多不肯說出來，去向兔崽跟前討好，所以當時裕祿也沒有辦法。確是沒有辦法

害了那些親兵吃苦打的打革的革，說他們不該貪生怕死不肯上前衛護，可憐那些親兵有

冤無處訴。

親兵亦是無妄之災

農勁蓀道：解星科的膽量也真不小，有了這們一個冤家對頭，他居然還

敢在安慶幹差事。

又插入農勁蓀問句

霍俊清道：他有甚麼不敢？他打過小安子之後，不到兩個月，他還

在安慶幹了一樁驚人的事呢。那夜已是三更過後了，撫台衙門裏面忽然起了火，一時風發

火急，衙門裏面的消防隊那裏撲得滅呢？大門又關得緊緊的，外面的消防隊不能進去。那時

衙門裏面起火，照例關了大門，儘由裏面的消防隊撲救，決不許外面的人進去。爲的是怕有

歹人趁火打劫。更怕有匪徒混雜在內。鬧出意外的禍亂。官場辦事之固執如此因之那火越燒越大。外面

的洋龍救火車。都到了衙門外面。祇是叫不開門。不能進去。當時解星科的軍隊。駐紮在城內。

聽說撫台衙門失了火。他舅父就派他帶了一排兵士。前去彈壓。恰巧派到此人他一到。見街上停了。

好幾輛救火車。沒法進裏面去。而裏面火燄衝天。若再不加洋龍進去撲滅。必至全署皆成灰。

燼。寧可燒成灰燼大門決不肯開前清官場之辦事往往如此不知是何意思解星科生性本來魯莽。到這時也忘了顧忌。衙門兩邊的磚

牆。有兩丈來高一尺四五寸厚。牆高而厚當十分堅固解星科一時性起。靠牆根站着。將右膀護住頭頂。用

盡平生氣力。連肩帶臀。鋒鋒祇一下。撞去。嘩喇喇一聲。巨響。那磚牆已倒塌。出一個大缺口來。

寫得怕人恰好可以容一輛救火車進去。因得將火救熄了。不至蔓延。可惜未將小安子燒死後來裕祿查出是

解星科。一肩鋒衝塌了磚牆。外面的救火車才得進去。倒很嘉獎他。其實打小安子一事更當嘉獎也想收他做

衛隊長。他因提防着小安子記仇陷害。不敢見裕祿和小安子的面。求他舅父託故推辭。解星科倒

也乖而那時安徽的某提督。最喜歡勇敢有武藝的人。聽了解星科這回衝牆救火的事。也要

提到跟前做護衛的人。解星科就在那提督跟前當差。農勁蓀歎道。這般本領。這般胸襟的人。

物。祇落得跟官廳候差遣。霍俊清道。論解星科的工夫人品。要飛黃騰達。本是容易的事。但他

有一宗最關重要的短處。限制了他。使他一輩子不能在軍隊中得意。農勁蓀笑問道。甚麼短處呢。又插入兩人之問答章法不變霍俊清也笑答道。他的短處。實是奇特的。很他們大的氣力。那們高的武藝。却不能騎馬。真是奇特世間不能騎馬的人。也有。然決沒有像他們不能騎的人家。不能騎。不過是騎的不好。或者不能騎太劣的馬。解星科不能騎馬。簡直在馬背上坐不住。連他自己都。想不出是甚麼道理。極馴順的馬。馬夫挽住轡頭。他跨了上去。等他坐得穩穩的。拉好了韁索。馬夫才把手鬆了。馬不提脚。他坐着不動。馬向前提一脚。他便向後仰。幾寸馬再提一脚。他再仰。幾寸馬脚連連的提他。也連連的仰行。不到十來步。就從馬屁股上一個跟斗翻下地來了。每次如是彷彿。有人在他背後拉住他的辮髮似的。手中能提驢而跨下不能騎馬真是奇極農勁蓀哈哈大笑道。這真奇特。怎麼笨到這樣呢。霍俊清道。他練工夫的手脚一些兒不笨。他身軀雖大。然轉折甚。是靈巧。祇騎馬不知怎的會笨到這樣。誰也不想。不。透。是甚麼道理來。世事往往有不可解者。未能常以理論也他最喜玩英雄膽。那鐵蛋大如雞卵。光滑而精圓。玩弄於手掌之中。如珠走盤。尋常人所玩。皆二枚。每枚重約四五兩。最能使指掌增勁。名英雄膽。亦名英雄彈。急時可作暗器用。其意蓋謂有此在手。能壯英雄之膽也。故名。形類彈丸。故亦名英雄彈。一個重八兩。一手能玩三個。兩手一般。

的能玩可同時玩六個最驚人的就是玩到極快的時候兩手同時向空中拋去拋有六七尺高在空中仍是不住的旋轉一些兒不散開並且落下的時候從容旋轉而下落到手中還是旋轉得那們快夾寫解星科瑣事即叙一小技亦寫得十分精采我那時想從他學習這個玩意他說是費力不討好的

東西絲毫沒有用處犯不着費苦工夫去學習此言頗有見地今少正好習無益之事者蓋共鑒之我才打消了這個念頭農

勁蓀點頭道這確是實在話並不是他吝不肯教聖人所謂死生有命富貴在天解星科若不是天生成沒有富貴的分兒怎的會有這種沒有理由的大缺憾呢霍俊清笑道他豈但沒有

富貴的分兒後來越弄越糟曹州府還把他當強盜拿過一遭呢險些兒把性命都送了你看好笑不好笑又提起一事農勁蓀道是怎麼一回事如何倒罷倒到了這一步霍俊清笑道橫豎今

日閒着無事既談到這上面去了索性把他在曹州府的笑話說給你聽聽也好霍俊清叙解星科事說話甚長

作者故特意着此數語聊以自解安徽那個提督既賞識了他提他到跟前做護身符便要他教衛隊的槍棒他

自然不能不教他平常使用白臘桿的槍使用慣了栗木桿柵木桿他嫌太脆到手挽一個花就挽斷了細處亦襯出解星科之力大便在那提督跟前上條陳將軍隊裏使用的槍全改用白臘桿提督依

允了他的條陳但是白臘桿安徽並不出產軍隊裏又用的太多安徽如何取辦得出呢提督

問他甚麼地方。出產白臘桿。他那時從家中出來。就逕到安徽。在別省沒有停留過。也不知道甚麼地方。出產白臘桿。祇知道自己生長的曹州府。是要取辦白臘桿很容易的。遂回那提督說曹州府出產。那提督即辦了一角公文。並若干銀兩。就派他去曹州採辦白臘桿。他自從打家裏出門。已有好幾年不曾回家鄉了。這回借着這趟差使。得順便歸家一看。心裏正不知有多高興。思鄉之人生同一之心理作在路上一曉行夜宿。也不止一日。這日平安到了曹州府。因是有

好幾年沒到曹州。有一兩家親戚都移了地方。言下有滄海桑田之感他家本在曹州府鄉裏。到時祇得暫

下客棧居住。打算休息一夜。次日再去府裏投文。他隨身並沒多的行李。祇馱了一個包袱。公文銀兩都在那包袱裏面。他落的是一家排場很闊的新開客棧。地點靠近府衙。他爲的是圖投文書辦一切交涉便利。所以落到這客棧裏。他常進這客棧門的時候。便有一個年約四十多歲。形似很精明強幹的人。走路一偏一跛的好像腿子有些護痛。不方便。暗寫血比驟然從客棧的賬房走出來。迎面遇見解星科。即露出很驚訝的神氣。不住的拿兩眼向解星科渾身上下打量。寫得十解星科也沒在意。隨口問道。你這裏有上等清潔的房間沒有。那人一聽。解星科開口連忙轉了笑容。答道。有的有的。東西配房都空着。請隨意住。那間都使得。解星科因一

且回到了家鄉地方，心中得意，不過聽了那人的話，一面東邊配房走去，一面笑着說道：「幾年不回曹州，氣象都改變了，幾乎連知府衙門都找不着了呢！住在這裏，離衙門近好做事些。」

無意却語語暗相關，合關至下文令人啞然失笑。

那人跟在後面也笑着問道：「客人從那裏來？好到衙門裏做甚麼事？」解星

科說着已進了東配房，將背上的包袱取下來，往桌上一擱。包袱裏面很有幾百兩銀子，金銀這種東西不比旁的物事，最是覺得沉重的。又是順勢往下一擱，祇壓得那桌子噹噹的響。

沉重令人着眼。

接着那人的話，笑嘻嘻的回道：「到衙門去幹的自然是好，事隨用手指點着包袱道：『我

要幹的事就在這裏面。』」

說得含糊亦不怪，有心人從旁起疑。

古語所謂得意忘形，解星科這時也是得意忘形了。他

說這話的意思，是說公文銀兩都在這包袱裏面，特地到曹州來，就是爲要辦這公文上的事。少年人做事，不老成，在得意的時候，每有這一類的言語舉動。

替他解釋得好。

那人聽了這話，望了望

包袱，又打量解星科。

一面無意，一面真心，兩兩對來，十分好看。

解星科被那人打量得不耐煩了，指着自己的鼻端笑

問道：「你認識老夫麼？你若認識老夫，就得好好款待我，事情辦好了，要走的時候，多賞幾兩銀

子，不算一回事。」

語亦粗豪，那得不令人起疑。

那人連連點頭道：「認識了，認識了，果是名不虛傳的好漢。」

店裏款待，是不須吩咐的好漢。這時想用些甚麼點心，好教廚房裏辦來。解星科以爲那人真

個認識自己所以稱呼好漢

在解星科亦別有見解大家誤會得妙

即說了幾樣點心那人應是去了一會兒店小

二送上幾盤點心來解星科背房門坐着拿起點心狼吞虎嚥的大嚼才吃到一半即聽得後

面一陣脚步聲行走得急速他心想客棧裏是照例來往的人多脚步聲響不足爲奇正吃着

點心也懶得回頭去看及聽得那些脚聲響到裏配房門口都停了才覺得有異回頭一看祇

見黑壓壓的門口擠滿了一大羣衙門口做公的人各人都擎着單刀鐵尺兇神惡煞一

般的都準備廝殺的樣子

突然而來即問者亦復不測

解星科一見那些做公的心裏早已明白是認錯了人

他却偏想開玩笑

寫少年好事之心理曲折入微

望了一眼就裝作不會看見的仍掉轉頭拿起點心往口裏

塞

絕妙神情

那些做公的也不敢進房祇在門外吶喊道不要把強盜放走了接着就有人抖得鐵

練響着道還不動手更待何時

寫做公的畏忌之狀描摩盡致

解星科心裏好笑暗想我平生不但不會做過強

盜連見都不曾見過強盜怎麼在安徽火神廟的時候那兔崽利一班巡撫部院的親兵也都

喊我做強盜也都喊不要放走了強盜於今到了家鄉地方他們這班東西也把我當強盜這

是甚麼道理呢難道我的相貌像個強盜嗎但是也不管他由他們去喊罷看他們將我怎樣

百忙中偏夾入解星科自思一段

仍裝作沒聽見的祇顧低着頭吃點心那些做公的還是在門外你推我讓不

敢進房。

推讓兩字落得有趣

爭執了半晌，仍是進門時遇見的那人，挨了進來，去到解星科面前，一躬到

地陪笑說道：

挨進來也一躬到地也陪笑道也都寫得十分有趣

我奉上官所差，不能推諉，久仰你老人家的威名，知道是好

漢做事好漢，當決不忍連累我們做公的小人，於今上官追比得緊，非你老人家到案，我們沒

有活命。我這十幾天，祇因為沒請得你老人家到案，三日一比兩腿已打見了骨，行走都極不

方便。

點上一偏一跛之故

我知道你老人家今日到這裏來，是可憐我受比得太苦，特地來投案救我

們性命的，我們也不敢動手把刑具上在你老人家頭上，祇求你老人家不要耽擱了，就此動

身，同去罷你老人家。若是不曾吃飽，到了衙裏，大魚大肉美酒白飯，儘你老人家的量看要多

少，我們辦多少來孝敬便了。

一乘言語十分婉轉客氣然貴之令人失笑

解星科一聲不做，望着那人說完了，裝作點頭

獸腦的樣子，問道：老哥，教我上那裏去？我這裏點心還沒有吃完，就放着不吃了嗎？不問要去

那裏，我總得把這幾盤點心吃光了才行。白丟了多可惜。祇與做公的談點心裝得有趣那人道：你老人家不要

裝媽糊，我們奉上官差，要請你到曹州府衙門裏去。到了那裏，自有你吃的。我們也是身不

由，已實在受比得太苦了。

說話漸硬

解星科不住的拈着點心，往嘴裏送，塞住了嘴，不能說話，祇把

頭向兩邊搖擺。

神情妙極

後面公差中有兩個忍耐不住了，輕輕的走到解星科背後，猛然抖出鐵

練往解星科頸上一套口裏說道不識抬舉的東西和他好講是不中用的走罷兩人同拉着一條練子想拖着就走祇是那裏拉得動分毫呢解星科也不起身也不伸手去解鐵練更不開口說話一手抓了一大把點心好像怕被人將點心搶了去似的比前吃得更急一方拿人一方祇管吃點心兩兩寫來這裏兩個人拉不動立時又加了兩個門外的一大羣人都擁了進來一個冒失的好看煞人這舉起鐵尺朝解星科的膀子砍下解星科祇當沒看見鐵尺砍在膀子上就和砍在石頭上相似拍的一聲險些兒把虎口震開了蚍蜉撼大樹可笑不自量世上常有與此冒失鬼自討苦吃這一下打得解星科氣湧上來了一聲吆喝靠近身子的公人都紛紛的跌倒了幾人握在手中的鐵練不知怎的脫手飛去了幾人的掌心都皮破血流跌倒在地下半响掙扎不起一喝之威如此寫出十分聲勢正在這時候外面忽又人聲鼎沸有問強盜拿住了沒有的有大喊不要放走了強盜的解星科才慢騰騰的站了起來伸頭向門外一望約莫又來了百幾十個兵士一個個手持長槍大戟兇眉惡眼的如臨大敵解星科奈何解星科心裏覺得詫異也猜不透把自己誤認作甚麼人好在他自己有把握平生不曾幹過犯法的事這回到曹州府來又奉有重大差使包袱裏攜有給曹州府的公文自然不問鬧到那一步他也不害怕農勁蓀聽到這裏忍不住截住話頭問道畢竟是把他誤認作

甚麼人用得着是這們大動人馬的來擊他呢。我亦不知霍俊清如何回答。且待第十七回再說。

總評

此一回是解星科傳也。作者特地換一種寫法。將全傳概從霍俊清口中說出。一則因解星科係過去之人物。勢不能復追溯敘述。再則因以下將敘霍俊清保護教民之事。若此處將霍俊清丟開。專敘解星科事。則文章便不緊湊矣。作小說之不易。全在此等地方。作者苦心孤詣。閱者亦未可輕輕看過也。

寫解星科毆打小安子一節。能於魯莽豪爽之中。現出一種俠義心腸。如不肯無故傷人。以及賠償磨坊主人皆是也。他若熱心人之關切。受害者之快心。小安子之氣忿。衆兵丁之畏葸。一枝筆端。均能曲曲描寫出來。真不易也。

撫院救火一節。寫官場之固執不化。亦頗有趣。

曹州府誤認一節。以輕舉妄動之捕快。恰遇一意存戲耍之解星科。遂致鑄成大錯。鬧一笑話。曲曲寫來。妙趣環生。文情亦婉折有致。





吉吳本風行繪

近代
俠義英雄傳

平江不肖生著 吳門陸澹齋評

第十七回

解星科怒擒大盜

霍元甲義護教民

話說霍俊清見農勁蓀截住話頭，問曹州府畢竟把解星科誤認作甚麼人，用得着是這們大動人馬的來捉拏。遂笑答道：「你不要性急，這其中自有道理。且等我照着當時情形從容說給你聽。」曹州府大動人馬的緣故，就自然明白了。當下解星科見來的衆兵士已有十多個擁進房來，將要向着自己動武了，心想這玩笑不能再開了。開玩笑本有損無益古來以開玩笑而亡身破家者不一而足其危險亦可想見今之少年乃動輒喜與人開玩笑，抑又何也。若等到他們真個動起手來，就難保不弄出大亂子。解星科遠算見機否則必且隨對進房的衆人揚手喊道：「諸位有甚麼話請快說出來，要我去那裏便同去那裏。」我特地到這裏來的，斷不會無緣無故的逃跑。諸位儘管放心，用不着動手動腳。若是不講理，想行蠻，將我拏到那裏去。那時就休怪我魯莽。一番話說得響亮可惜兵士及做工的均是蠢材故無一人能聽得出來也進房的兵士當中有一個像是排長的，出頭說道：「我們與你往日無冤，近日無仇，祇因奉了上官差遣來請你到府衙裏去走一

遭你既肯同去。我們又何必動手動腳。不過朝廷的王法。如此刑具。是不能免了。不上的見了。官之後。我們可以替你求情。把刑具鬆了。

兵士對於解星科亦有懼意。故言之婉轉如此。

人嘮了嘮嘴。那人卽抖鐵練。向解星科頸上一套。解星科也不避讓。也不動手。祇笑嘻嘻的說。

道。神情絕妙。仍是一副開玩笑樣子。這條鐵練套上我的頸。是很容易等一會。要從我的頸上解下來。祇怕有些

麻煩呢。語意隱約。可辨惜衆。蠢材都不能悟也。好就走罷。隨指着桌上的包袱道。我這包袱裏面。盡是殺人的兇器。

你們得挑選一個老練的人。捧着在我前面走。好當官開驗。解星科此時便索性與衆人開玩笑矣。那排長伸手提

過來。覺得很沉重。以爲真是殺人的兇器。蠢材親手提了一窩蜂似的。簇擁着解星科出了客棧。

街上看熱鬧的。真是人山人海。壅塞得道路不通。衣錦榮歸者。恐亦未必能如此。歡動鄉人也。幸得那客棧靠近府衙。走

不上半里路。就到了。那時曹州知府姓杜。是兩榜出身。爲人又是精明。又是慈愛。只兩句便寫出一個好官。○差

役兵士能勤於捕盜。則官之好不言自見。立時陞坐大堂。衆公差把解星科擁到堂下。要替他除去頸上練條。解星科

一把搶在手裏。說道。且慢。沒這般容易。應上文之言。神情之刁頑如見。正說時。杜知府已在上。面喊提上來。解星

科卽大踏步走上堂去。左右衙役一聲堂威。齊喝跪下。前清官吏升堂審問。民刑各案。確有如此威風。解星科挺胸豎脊的

大聲說道。這裏不是我跪的地方。這時不是我行禮的時候。祇管要我到這裏來。有甚麼話問。

我請大老爺快問。說得響亮虧得杜知府很精明。一見解星科的神氣，並不定要他下跪。杜知府畢竟乖覺

即開口問道：你姓甚麼？叫甚麼名字？解星科哈哈笑道：我的名字尚且不知道，爲甚麼這們興

師動衆的把我拏到這裏來呢？詰問得是杜知府直無辭可對杜知府被他這兩句話堵住了嘴，氣得將驚堂木

一拍，喝道：好大胆的強盜，到了本府這裏，還敢如此兇刁，挺撞你曹四老虎犯的案子，打算本

府不知道嗎？你好好的招出來，免得吃苦。從杜知府口中露出盜魁名姓解星科把臉揚過一邊，鼻孔裏哼了一

聲，說道：絕神妙要我招麼？好的我就招給你聽罷。我乃曹州府朱田鎮人，姓解名奎，元字星科。今

年三十歲，現充安慶某營幫統，兼受了某提督軍門拳棒教師之聘。這回奉軍門差遣來曹州

採辦白臘鎗桿，攜有公文銀兩，在包袱裏面正待來這裏投文，不知犯了甚麼罪，是這們大動

人馬將我鎖拿到這裏來。將姓名履歷一口氣說出來，見在堂上侃侃而談之情形我多年不回家鄉，今日雖不能說是衣錦榮

歸，然在我等窮苦小民離鄉背井的出外圖謀，能得今日這般地位，回來總算可以稍慰父母

親朋的期望，不知大老爺和我有何仇怨，要是這們凌辱我。不曰誤認而曰有意凌辱，此數語問得更爲厲害解星科上堂

的時候，那排長已將包袱呈上。杜知府一面聽解星科招供，一面打開包袱，看了公文，祇急得

臉上登時變了顏色。安得不急連忙跳下座位來，先向解星科作了三個揖，口裏連說：該死，又陪了

多少不是才親手除下那鐵練請解星科到裏面坐了把誤認的原因說了出來原來曹州府近年出了一個大盜姓曹行四人都稱他爲曹四老虎手下有二三百黨徒二三年來殺人放火的案子也不知犯過了多少杜知府上任以來可稱得起愛民如子疾惡如仇又點出一曹四老虎却偏偏要和他作對每月總得幹一兩件殺傷事主的盜案手下的黨徒更是姦淫燒搶無所不用其極此種乃是真強盜較之前回所叙之周虎趙玉堂輩自分涇渭杜知府恨入骨髓誓必誅了這個大盜懸了三千兩花紅的重賞無奈那曹四老虎的本領極大手下黨徒又多消息又非常靈通饒你懸着重賞祇是拏不着他非曹四老虎之難捕乃留着等解星科也他手下的小強盜倒拿來得不少就在解星科到曹州的前幾日將曹四老虎的一個軍師拏來了監禁在府衙裏面那軍師姓蔡是曹四老虎的把兄弟二人交情最深將那蔡軍師一拏來外面就有謠言說曹四老虎和蔡軍師是共生的把兄弟這回蔡軍師被拏曹四老虎決不肯善罷甘休必來曹州府劫牢反獄謠言往往說得極像故最易誤事這謠言一起杜知府就十二分的戒備特地調了二百名精壯兵勇在府衙裏防守曹四老虎的容貌早已在那些小強盜口裏盤詰得明白身材相貌竟和解星科差不多此是誤認之大原因解星科住的那家新客棧是府衙裏一個班頭開的那班頭爲着捉拏曹四老虎受了多次的追比兩

腿都打見了骨。解星科所見一顛一跌者就是此人到此方纔點出行走極不方便。這日正求了三日假在家養傷。一見解星

科進來就覺得這們高大身材的人很少。叙解星科處往往提及其身材之高大不特回顧前文兼使閱者目中恍然如見其人而且年貌都與

小強盜所供的相合。不由得不注意。後來又見解星科指着鼻端自稱老夫班頭。誤聽作老虎

老夫誤爲老虎真甚妙極那班頭是個貌似精明實際糊塗的人。更加聽了解星科指着包袱說的那幾句話

以爲是來劫牢反獄無疑的了。點出種種疑竇一面用點心穩住解星科一面親去府衙裏報告。所以

鑄成這們一個大錯。可此方纔叙明農勁蓀點頭笑道：「這也真是巧極了。但平心而論不能怪那班頭

糊塗。祇怪解星科不應有意開這玩笑。」此是正論像解星科那種言語舉動便在平常落到做公的

人眼裏也惹人犯疑。休說在謠言釁起草木皆兵的時候如何能免得了這場羞辱呢。祇是後

來還有甚麼過節沒有。就那們完了嗎。霍俊清道：「並沒別的過節。不過杜知府覺着太對不起

解星科。用他自己坐的大轎鳴鑼放砲的親自送解星科回棧。」不知街上看者亦能如進署時之擁擠乎並替解星科

採辦了白臘桿。解星科倒覺有些過意不去。層他畢竟是曹州府人。曹州出了個這樣兇惡的

強盜。他不能袖手旁觀置之不問。層他心裏又思量這回若不是爲曹四老虎。他決不至受這

般凌辱。也有些懷恨。三層○有此三層而曹四老虎乃不得不束手就縛矣杜知府替他採辦白臘桿。他便趁這當兒竭力偵

查曹四老虎果然不上半月工夫曹四老虎竟被他拏着了曹四老虎之被捕不過收束此一節之情事而已初無何種關係故輕輕一語敘過

不復鋪說起來好笑曹四老虎不但身材的高矮大小和解星科相像連相貌都有些彷彿是確

笑我和他認識在十年前他已是六十多歲的人了。他這兒子小名叫魁官是續絃的夫人生

的原配夫人並沒有生育。我和他來往的時候這魁官還祇十多歲。沒想到十年不見已成了

這們大的一個漢子。並信服了這種邪魔野教。照解星科的行爲看來實不應有如此不務正

道的兒子。丹朱之不肖舜之子亦不肖天祇有時固夢夢也農勁蓀點頭道。看這解聯魁的裝束與聽他的言語甚麼義和

團怕不就是白蓮教的餘孽嗎。霍俊清道。解聯魁說甚麼。韓大哥在端王府裏等我。又說大阿

哥從韓大哥學神拳。這些話祇怕是拿來哄我的大話。不見得端王肯信這些邪教。端王等之信義和團實屬

出人意外故霍俊清不能輕信也農勁蓀搖頭道。不然。端王有甚麼知識。大阿哥更不成材。若沒有端王這一類

人信服。解聯魁也不敢是這們裝束招搖過市了。見得透識得破霍俊清歎道。信服這些邪魔野教來

扶清滅洋。眼見得要鬧的不可收拾。祇恨我自己沒有力量。若有勢力。我先要將這般東西滅

了。識見何等高遠當時朝廷大臣之有權有勢者孰能發此議論肉食者鄙信匪誣也農勁蓀停了一停。說道。四爺說話得謹慎點。兒于今這般

邪魔野教的氣餒方張。剛才解聯魁來邀你入夥。不會邀得倒受了你一頓教訓。說不定他們

要惱羞成怒。反轉來與你爲難。農勁蓀之議論謹慎周匝是個精細人樣子霍俊清不待農勁蓀說完，卽作色答道：我豈

是怕他們與我爲難的國家將亡，必有妖孽。這般東西都是些妖孽。我怕他怎的。豪氣如雲○語云：正能尅邪。霍

俊清正人，且不必畏彼邪教也。農勁蓀笑道：誰說你怕他？不過你現在做着生意，犯不着荒時廢事，的去爭這些

無謂的閒氣。此亦正論霍俊清聽了這話，才不做聲了。過了幾日，農勁蓀忽然緊鎖雙眉，的前來說

道：不得了。豐鎮的義和團，直闖得不成話了。初起就燒教堂，抓住外國人就殺。豐鎮信天主

教的中國人很多，凡是這家裏有一個人信教，被義和團的人知道了，不問老少，男女一股腦

兒拏來慘殺。這兩日不知慘殺了多少。野蠻不堪聽聽天津的義和團也就在日內要動手了。

和我認識的西洋人得了這消息，都來求計于我。我不好主張，他們走也不好主張，他們不走

現在有些往北京去了，有些往上海去了，就是一般信教的中國人家裏，老的老，小的小，又沒

有職業，又沒有賞財，一無力量能逃，二無地方可走。老少男女共有千多人，得了這種駭人的

風聲，都驚慌萬狀，不知要怎麼才好。我看了這種情形，實在覺得可憐，祇恨自己沒能力保護

他們。農勁蓀一段話，可作庚子拳亂紀讀霍俊清道：震聲昨日也曾向我說過，說天津的義和團，目下正在集會。語

未完以劉震聲匆匆進來霍俊清的話才說到這裏，祇見劉震聲急匆匆的走進來，說道：這裏的義

遂戛然截止神情絕妙

和團已動手了。此刻正在燒教堂，已經殺死了好幾個外國人。聽說爲首的就是那個韓起龍。統共有兩三千人，氣勢實在不小，祇嚇得那些吃教的拖娘帶子的亂竄。有幾個在街上遇見了義和團的神兵，其中有認識這幾個是吃教的，都惡狠狠的把這幾個人掙了拈幾片錢紙，點着口裏，不知念些甚麼咒詞，將點着的錢紙在吃教的頭上揚了。幾揚說是吃教的拿錢紙，那們一揚錢紙，烟裏便現出一個十字，不吃教的沒有。此種邪說不知何從而來，可笑可恨。在每人頭上揚了幾下，說都現了十字，都是吃教的，遂不由分說的對着這幾個吃教的人，你一刀，他一棍，登時打死了。還把幾人的肚子破開來，每人用手，中兵舉挑起一大把心花五臟血，滴滴的在街上行走。說是掛紅。野蠻不堪，直與瘋人無異。讀之令人皆裂髮指。霍俊清聽到這裏跳起來，說道：「這還了得！祇此一句，憤激之狀如見。」隨望着農勁菴道：「你的筆墨快請你趕急替我寫幾張告白，多派幾個人去各街頭巷尾張貼。凡是信教的中國人，沒地方可逃的，不問男婦老小，一概到我淮慶會館來，有我霍元甲保護他們，祇是不能多帶行李會館裏房屋不多，信教的人數太多了，恐怕容不下，請你就是這們寫罷。」霍俊清無

編出身犯難爲教民之保障，英雄肝胆善處心腸，世有此等人，雖爲之執鞭所欣慕也。

農勁菴問道：「天津的義和團既有兩三千人，我們這告白一出，萬一前來侵犯，不反送了許多教民的性命嗎？」農勁菴十分謹慎，寫來與霍俊清不同。

霍俊清一時眉髮都豎了。

起來。說道：盡人力，以聽天命。這時那願的了許多。如果這般小醜真敢前來侵犯，惟有拿我的

性命來保護一般教民的性命。我意已決絕不後悔。立意堅決語斬釘截鐵我不知當時天津之教民何幸而遇此頂天立地之大英雄也農勁蓀

也是一個俠義英雄。那有不贊成這種舉動之理。不過他為人比較霍俊清精細。凡事得思前

慮後。方肯舉行。這種舉動關係太大，不能冒昧做去。所以如此回問霍俊清。一句見霍俊清心

志已決。逆料必有幾成把握。遂也高興。表明農勁蓀之性情劉震聲忙着鋪紙磨墨。劉震聲亦不冷落農勁蓀提

筆先寫了天津信教者注意七個大字。接着往下寫道：元甲並非信教之人。然不忍見無罪教

民駢首就戮。特開放曲店街。准慶會館供無地可逃之教民。趨避來就。我者不拘男婦老幼。我

當一律保護之。惟每人除被褥外不能攜帶行李。下面填了某月某日霍元甲白。措詞簡潔得體一連

謄寫了十多張。霍俊清派人四處張貼了。這告白一出。天津教民扶老攜幼來准慶會館避難。

的從早至晚已來了一千五百餘人。天津的教民除已死已逃的不計外。都全數到准慶會館

來了。即此一端可見津人平時對於霍俊清十分信服故臨難能托以生命也霍俊清將棧裏所有的藥材都搬放在露天裏。騰出幾間大

棧房來給教民居住。臨時請了幾十個會武藝的朋友來會館照顧。安插農勁蓀主張將曲店

街的商家聚集起來開一會議。籌商自衛的方法。此亦根本問題那時義和團的神兵三五成羣的手

執扶清滅洋的旗幟在各繁盛的街上橫衝直撞流氓地痞都跟着後面附和在各商店強搶惡要。匪徒橫行勢必至此若是這商家平日與義和團中的神兵略有嫌怨的這時祇須隨口加一個吃

教的頭銜在這商人身上就登時全家俱滅毫無理由可講死了也無處伸冤。完全匪徒舉動而當時王公大臣能

信任之真是這們已殺了幾家商店因此曲店街的商家也都慄慄危懼見了霍俊清的告白

沒一個不歎歎息說霍元甲是個千古少有的英雄恨不得大家都跑到淮慶會館來託庇

字下第二日聽得霍元甲在會館召集本街各商店會議籌商自衛之策無家不是爭先恐後

的到淮慶會館來霍俊清推農勁蓀出來說話。以詞令言霍不如農霍俊之稱農勁蓀出來認話可謂用得其當農勁蓀即向衆商人

說道諸君都知道霍四爺不是信教的人祇因見豐鎮的教民死的太多太慘發於不忍之一

念自願拚着自己的性命來保護這一千五百多個教民。先聲明保護教民之本意惟是這種舉動當然招義

和團人的忌難保他們不前來索討教民在霍四爺和我等早已準備他們便全體到這裏來

我們也不怕但他們來時免不了有爭鬥的舉動那時城門失火殃及池魚必與諸君不利霍

四爺的意見想將曲店街的兩頭用磚石砌成堡壘斷塞往來道路由霍四爺派撥請來的衆

好漢把守諸君中再願意共襄義舉的我等自甚歡迎不願意的也聽諸君自便。說明防守之當道徵求同意

下。到。的。二。百。多。個。商。人。聽。了。農。勁。蓀。的。話。都。大。呼。情。願。聽。候。霍。四。爺。的。差。使。利害相關同舟共濟當然人人贊成

多。手。衆。不。須。一。刻。工。夫。曲。店。街。兩。頭。的。保。壘。已。很。堅。固。的。砌。築。成。功。了。霍。俊。清。和。農。勁。蓀。兩。人。

每。人。率。領。了。二。十。個。會。武。藝。的。好。漢。並。七。八。十。個。商。人。各。執。兵。器。輪。流。防。守。兩。處。堡。壘。劉。震。聲。

就。在。會。館。裏。照。顧。衆。教。民。的。飲。食。分任其事秩序井然三。五。成。羣。的。義。和。團。神。兵。走。近。曲。店。街。見。築。了。堡。

壘。有。人。把。守。了。不。能。通。過。都。立。在。堡。外。叫。罵。勢所必然堡。內。的。人。有。要。拿。彈。子。去。打。的。農。勁。蓀。連。忙。

止。住。道。我。們。的。目。的。祇。在。保。護。教。民。並。不。是。要。與。義。和。團。爲。難。標明防守宗旨義。和。團。的。人。若。不。先。動。

手。來。攻。擊。我。們。我。們。決。不。去。傷。害。他。諸。君。留。着。彈。子。準。備。他。們。大。隊。前。來。廝。殺。的。時。候。應。用。他。

們。若。是。知。趣。的。不。來。這。條。街。侵。犯。諸。君。的。彈。子。不。好。留。着。去。山。裏。打。野。雞。嗎。何。必。要。在。這。裏。胡。

亂。使。掉。呢。就當時情勢言之究竟拳匪人必彼衆我寡相去懸殊故農勁蓀但求人不可犯我亦不必去犯人也拿。彈。弓。的。那。人。果。然。住。手。不。打。了。在。堡。外。

叫。罵。的。神。兵。見。裏。面。沒。人。睬。理。祇。道。是。裏。面。的。人。害。怕。都。仗。着。會。神。拳。的。本。領。發。了。狂。似。的。不。

知。道。畏。懼。五。六。個。人。想。爬。上。堡。壘。來。此種匪徒本屬蠢漢無知識之可言也衆。好。漢。又。待。動。手。農。勁。蓀。又。連。忙。止。住。

道。這。幾。個。小。醜。算。得。了。甚。麼。那。裏。用。得。着。諸。君。動。手。去。打。也。們。呢。且。待。他。們。爬。上。來。了。兄。弟。自。

有。計。較。好整以暇是農勁蓀的樣子正。說。時。已。爬。上。了。兩。個。農。勁。蓀。赤。手。空。拳。的。並。沒。帶。兵。器。蹲。立。在。堡。下。等。

那兩人爬上來，即將雙手一伸，一手搶着了。一個神兵的脚，拉下堡來。容易得教旁邊的人把神兵的頭巾衣服剝下。此是伏筆兩個神兵見裏面的人多，又一個個都和金剛一樣，畢竟有些怕死，苦口哀求饒命。其不中用如此這裏才把衣巾剝了外面，又有兩個爬了上來，農勁蓀一手提了一個，剝了衣的舉起來，向那爬上来的兩個拋去，碰個正着。四人同時滾下了堡壘。寫得十分容易，以霍農二人與拳匪門本是殺雞用牛刀也祇聽得哎喲哎喲的叫喚，農勁蓀跟着跳上堡壘，看這羣神兵共祇得六個人。二人被堡裏剝衣巾，二人爬上了堡，二人正在往上爬，上面的四人朝一滾，連帶正在往上爬的兩個也碰滾下去，所以都哎喲哎喲的叫喚，從地下爬起來，抬頭見農勁蓀巍然立在堡上，嚇得抱頭鼠竄。其不中用如此不知六個神兵去後，往義和團如何報告，且待第十八回再說。

總評

作文第一須明賓主，然後下筆之時，分得出輕重緩急。譬如如此數回，乃是霍俊清正傳，彼解聯魁者，不過借以引起義和團事，以便敘述保護教民之一段情節耳。然則霍俊清主也，解聯魁賓也。至於聯魁之父解星科，則更是賓中之賓，與本文毫無關係，故作者紀述解星科之事，完全假霍俊清口中敘出，敘述完畢，立即收過，以下緊接義和團事，歸入正

文對於解星科父子不復贅述一語。此是作者識得賓主。故筆下顯然分出輕重也。解星科之險被牽累。確是存心戲耍。以致弄出事來。不能盡責做公者之昏瞶也。鐵索鐐鎧。驅牽過市。縱得辯明。受辱已甚。甚矣。戲耍之無益也。霍俊清曰。不能怪班頭糊塗。祇怪解星科不應有意開玩笑。此真是平心之論。其垂誠世人也深矣。

或問解星科擒曹四老虎事。書中約略表過。不爲詳細敘出何也。余曰。解星科是賓中之賓。前已言之矣。若復敘擒曹四老虎。則支蔓牽率。伊於胡底。將不復能歸入正文矣。作者急欲敘述霍俊清保護教民一事。故於解星科及曹四老虎一節。不得不約略表過。作爲收束。不特文字簡潔。亦正是作者識得緩急輕重處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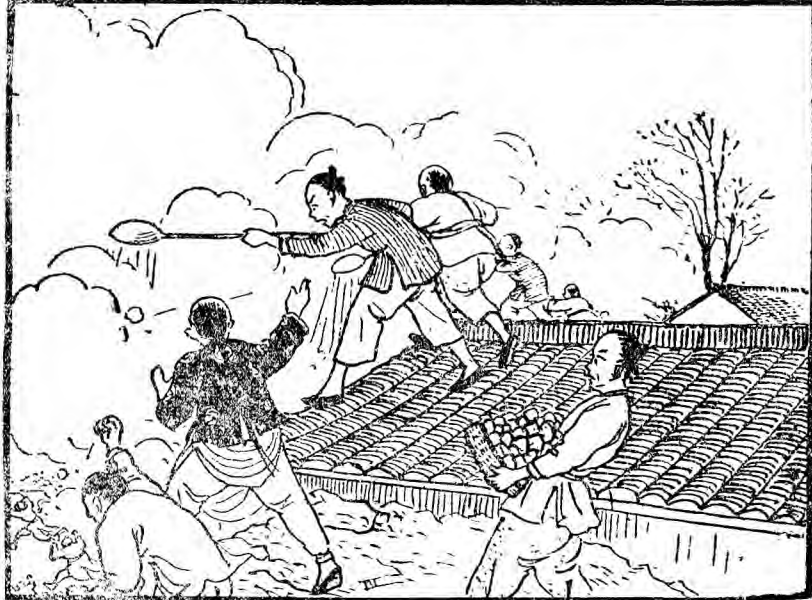
書中所敘拳匪。其服飾之奇詭。言論之謬妄。舉動之輕躁。屠戮之殘忍。據親見拳匪者言。均是當時實在情形。絕無虛飾。乃霍俊清農勁蓀。知痛惡之。而端王剛毅等獨信奉之。肉食者鄙。未能遠謀。國之欲不亂。其可得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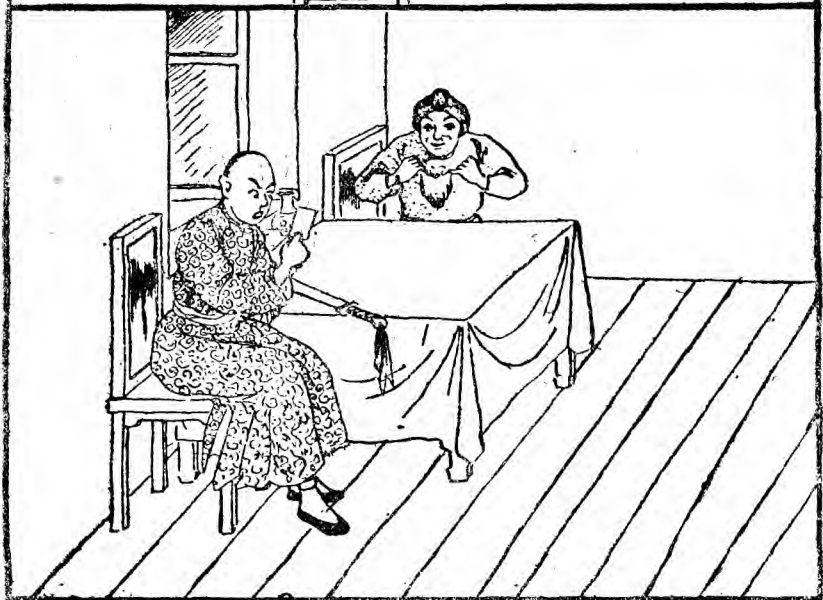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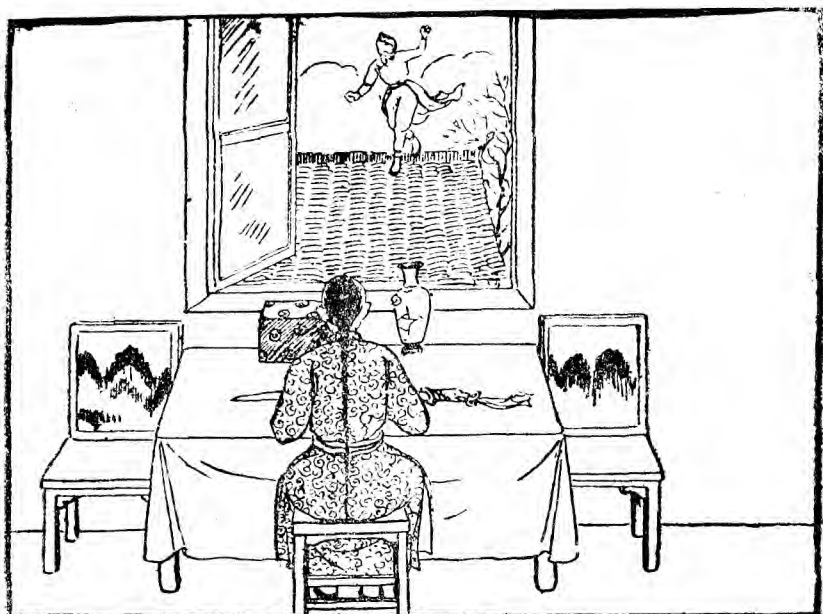
水滸傳之所以勝人者。以其敘一百八人。各人有各人之面目。各人有各人之性情。乃至聲音笑貌。言語舉止。各不相同。此其所以妙也。此書亦然。試觀其描寫霍俊清農勁蓀二

人。一則粗豪爽直。一則精細周匝。同是俠義英雄。而其性情言語舉止之不同。題然如見。故我謂當世小說家之能得水滸傳三昧者。惟作者一人而已。

農勁蓀所書告白。簡潔老當。措詞極爲得體。卽其布告大衆之言。亦詞意婉轉。面面俱到。此等處固非農勁蓀不辦。農勁蓀之於霍俊清。真是一強有力之臂助也。

近代俠義英雄傳 第十八回 曲店街二俠籌防





近代
俠義英雄傳

平江不肖生著 吳門陸澹盦評

第十八回 曲店街二俠籌防 義和團兩番奪壘

話說那六個被農勁蓀打得滾下堡壘的神兵，想跑到韓起龍那裏去報告。那時韓起龍的大本營駐紮在離天津十多里的鄉下，一個村莊裏面，每日除遣派黨徒四出尋仇擄掠和搜索洋人教民外，就操練神兵神將神兵神將操練的方法。忽然叙及操練神兵神將之方法一不整行列，二不使鎗刺棒。操法甚奇聚集一般無知無業的怠惰游民，由韓起龍畫符沖水給他們喝了，那符水一喝下肚去，一個個自然會發了狂似的亂跳亂舞。確是奇事，所以西太后及各王公大臣能相信也韓起龍名這種亂跳亂舞謂之神拳。名目亦奇刀劍不能傷，鎗砲不能入。誰曾見來西后那拉氏都信以為實，下諭不許官兵干涉。所以越鬧越兇。西太后究竟是婦人，自無知識，獨怪當時朝廷大臣讀書明事理者，不乏其人，乃亦隨聲附和使國事一敗不可收拾，為可慨耳韓起龍在義和團裏的勢力，很是不小。那六個神兵受了農勁蓀的挫辱，怎肯甘休。此次挫辱當是自有神兵以來之第一次也脚不停步的向韓起龍駐紮的地方跑去，才跑了二三里路，祇見迎面來了一大隊神兵，約莫有一百五六十人。得來

巧湊六人上前問那裏去。走在前面的人答道：韓大哥見了霍元甲的告白，大發雷霆之怒。此時

就要親征淮慶會館。虧得軍師在旁勸道：居然還有軍師完全是小割雞焉用牛刀。究竟是雞祇須

派一百五十名神兵，去把淮慶會館勦滅了，就是難道霍元甲有三頭六臂不成。說得好大話不

師大哥聽了軍師的話，所以派了我們來。六人聽了，歡喜不盡，便跟着大隊浩浩蕩蕩，殺奔淮

慶會館來。此輩惡民可恨亦復可憐再說農勁蓀既拋退了六個神兵，料知必有大隊的義和團前

來報復。隨和霍俊清商議抵禦之策。寫農勁蓀處處十分精細十分謹慎霍俊清從容笑道：量這些小醜有多少了。

不得的人物，他們不來則已，來了給他一頓痛剿，使他們知道我淮慶會館的厲害。我這把雁

翎刀已三十年不曾動用，這回可以大發利市。么麼小醜視若無物是寤原來霍家有一把祖傳的

雁翎刀，能吹毛斷玉。好寶刀○烈士得寶刀如龍霍恩第當少年的時候，在北五省保鏢，不曾逢過

敵手，所賴全在這把雁翎刀。這刀長幾三尺，形如雁翎，故名雁翎刀。解釋雁霍恩第將這刀視

同性命，夜間睡覺都帶在身邊。霍恩第家居三十年了，所以說三十年不曾動用。霍俊清前云三

我亦疑之，俊清此時年齡不過因于姪十兄弟中，惟霍俊清的本領最高強。霍恩第常說寶刀寶劍

非有絕大本領的人，不能使用。若勉強拿在手中，不但不能得着寶刀寶劍的用處，十九因刀

劍上惹出許多亂子來。所謂匹夫無罪，懷璧其罪。確有見地諸兒之中，惟四兒夠得上使用。這把祖

傳的雁翎刀，在霍俊清動身來天津開藥棧的那時，霍恩第親手拿。了這把雁翎刀，交給霍俊

清，還贊了幾句吉利話。霍俊清拜了四拜，才雙手接了九兄弟都向霍俊清道賀。可謂傳得其人霍俊

清得了雁翎刀，在天津好幾年，也沒用處。這番爲保護教民，才拿了出來，不釋手的摩挲撫弄。

忽然敘述雁翎刀一節，忙中插入閑筆，作者最是擅長。農勁蓀和他商議的時候，他正在撫弄寶刀，所以如此答應。農勁蓀祇

是搖頭說不妥。霍俊清問道：「怎麼不妥？難道他們殺來了，我們束手待死不成？我們人少，他們

人多，他們是攻，我們是守。我們若不殺他一個下馬威，這街道上又不是有險可守，把甚麼守

得住。問得有理農勁蓀道：「話是不錯，但我等與義和團並非顯然仇敵，他們殺戮教民，西太后和一

般王公都知道的都默許的，可以毫無忌憚。我等保護教民，係出於我等個人不忍之一念，保

護教民可以多殺戮義和團，則不可以我等爲保護教民，弄得後來於自己，有身家性命的關

係就太犯不着了。答得更有理。當時拳匪爲清廷所褒獎，反對拳匪即是反霍俊清道，依你打算怎樣呢？對清廷偶一不慎，必貽殺身大禍。農勁蓀之言，非過慮也。

我這回的事已做到這個樣子了。若保護不了這些教民，我情願死在義和團手裏，決不中途

畏禍把教民丟了，不顧。豪氣干霄，至死不渝。是俠義英雄口吻。農勁蓀天道：「豈但你能中途丟了教民，不顧我又

豈肯做這種爲德不卒的事。農勁蓀與霍俊清本是一流人物不過後清豪爽勁蓀精細兩人小有不同耳據我推測這班小醜全是烏合些

流氓地痞既無紀律復無犀利好器械仗着些邪術騙惑愚人我們所築的堡壘雖不能說如

何堅固可抵當鎗炮然他們想用徒手和刀矛來攻斷不至給他們攻破他們來時我等且不

與他動手多準備些石灰石子以及使人傷不至死的守具如滾水、火蛋之類專守住堡壘使

他們不能近前。農勁蓀之意祇須堅守不必進攻就當時情勢論亦祇能如此對待○此是第一步如此抵擋一兩陣他們已知道我等不可輕

視了我自願代表曲店街全體商人憑這三寸不爛之舌去說他們不要與教民爲難。此是第二步○

後文却並不照此兩層辦理蓋世事變化不測文章亦無刻板做法也他們因苦於沒有知識才有這般舉動如果他們都是會武藝有

本領的人我等倒不妨各顯神通拚個你死我活拿着四爺這種本領更使用這般鋒利的寶

刀真個動起手來豈不是虎入羊羣至少也得死傷他十分之七八四爺這時激了義憤祇覺

他們殺戮無罪的教民可慘就沒想到殺戮許多無知識的愚民也一般的可慘。此數語真是露然仁者之言非

有大學問人說不出來霍俊清聽了農勁蓀的話連忙放下雁翎刀立起身來向農勁蓀一躬到地說道若

沒有你幾乎以暴易暴不知其非了。能服善是英雄本色所有一切防守的事全請你一人主持我聽候

調遣便了。農勁蓀也連忙回禮笑道你我兄弟怎倒如此客氣起來你於今既和我的意見相

同。就照我剛才所說的計劃辦理便了。霍俊清連聲應是。於是農勁菘就督率一般人預備防
守之具。這裏才搬了許多石灰石子。到堡壘跟前。那一百五十六名神兵。已搖旗吶喊。殺將來
了。一方議定一方恰好。那些神兵。手裏多拿的單刀。最长的兵器。也不過丈八蛇矛。休說鎗炮。連
殺來真是得湊巧。那些神兵。手裏多拿的單刀。最长的兵器。也不過丈八蛇矛。休說鎗炮。連
弓箭也沒有如何好。攻奪堡壘呢。所謂神兵如此若盡死於雁翎刀確是。曲店街的街道。又甚仄狹。
不能容多人。齊上農勁菘教幫同把守的商民來回搬運石灰石子。並在兩邊屋瓦上。架起鍋
竈。燒了滾水。用長柄勺。往底下。祇澆自己。便率領了二十名好漢。排立在堡上。抓石灰石子。撒
下去。霍俊清把守的那方面。也是如此。對付。實寫防守情狀。一邊有兩個會打彈子的。就分左右立
屋脊上。神兵見攻不下。堡壘反被石子滾水傷了不少的人。便有出主意。從遠處上屋。由屋上
繞着彎子。攻進來的農勁菘。早已料着了。預備了四張打二百步開外的彈弓。並吩咐了祇揀
上屋的四肢。打去。使他們立不住脚。不許打中要害。防備周密。那一百五十六名神兵。奮勇攻了。三
點多鐘。有三十多個被石子打腫了頭臉。有四十多個被石灰迷了眼睛。有十多個被彈子打
傷了手脚。祇有五六十個沒受傷的。然也都累得精疲力竭。不能進攻了。祇得悄悄收兵。回大
本營報知韓起龍去了。神兵之中用如此。農勁菘也回到淮慶會館。與霍俊清計議道。像今日這般攻

擊便再增加十倍的兵力也不足懼就祇怕他們那些野蠻種子不問青紅皂白在周圍放起火來我們在裏面守他們在外面燒我們這裏消防的器具又不完備難免不顧此失彼此層確

是可不防寫農 霍俊清聽了失色道這便怎麼好呢這一般小醜全是些亡命之徒他們知道層確

甚麼顧忌若真個四面放起火來豈不糟了嗎一經打破 農勁菘道事已如此古語所說騎虎

難下於今惟有把防守的範圍推廣不能專守這曲店街我們守的略遠些他們見放火燒不

着淮慶會館就自然不會有此一着了為救急計亦祇此一法而已 霍俊清道街口的堡壘不要跟着移遠些

嗎農勁菘搖頭道堡壘用不着移動祇將人分作堡內堡外兩道防守便了這種巷戰全賴房

上有人掩護有沒有堡壘倒沒多大的關係因此數語可知農勁菘深嫻戰術也 好在我們這裏能上高

的很有幾個人分班輪流在屋上巡哨趁這下子做出些火蛋來給在屋上巡哨的用名目祇甚奇

是不要做的太大每個有一兩重夠了免得炸傷人寫農勁菘種種布置井然有序 霍俊清笑道甚麼火蛋我倒

不會見過不知怎生做的呢我亦欲問 農勁菘也笑道這是一種嚇人的玩意兒本名火彈因其形

和蛋一樣所以人都呼爲火蛋原是獵戶用的獵戶在山中遇了猛獸的時候祇一個火彈能

將猛獸嚇跑有時也能將猛獸炸傷做法甚是簡單用皮紙糊成蛋壳形的東西將火藥灌在

裏面繫口的所在安着引線引線要多要短多則易於點着短則脫手就炸紙壳越糊的牢火藥越裝得緊炸時的力量就越大若要使他炸傷人火藥裏面可拌些碎磁片碎鐵片不過我們於今用不着這們惡毒罷了。寫火蛋之製法甚詳○百忙中插入製火蛋一節與上文敘述雁翎刀一樣筆法○以上實行第一步霍俊清連說很是隨

教農勁蓀親手做出一個模樣來然後派定精細的商人照樣趕造這夜霍俊清農勁蓀都在堡外梭巡了一夜不見動靜次日農勁蓀向霍俊清說道我今日得去他們駐紮的村莊探了虛實若有下說詞的機會能費些唇舌把這天大的問題解決了豈不是大家的好處。欲實行第二步計劃霍俊清問道你打算怎生去法農勁蓀道昨日我曾剝了兩套神兵衣巾在這裏就裝作神兵混到裏面去還愁探不出內容來嗎。別神兵之衣原亦此霍俊清慌忙搖手道使不得使不得萬分使不得我們已派了好幾個探消息的在外面如何再用得着你親去昨日他們來攻擊這裏的時候也不知有多少人認識了我我即如那日在這裏的解聯魁他見面必認得出是在淮慶會館見過的他們曾兩次敗在你手裏傷了這們多人誰不恨你入骨縱然有下說詞的機會這說詞也不能由你去下。農勁蓀孤身前往不特霍俊清要阻擋即聞者亦覺其十分危險也農勁蓀從容笑道昨日來攻擊這裏的人那一個長着了眼睛如何便能認識我農勁蓀說到這裏忽失聲叫了一句哎喲好像忘記了甚

麼。臨。時。觸。想。起。來。了。的。神。氣。奇怪○閣下霍俊清忙問甚麼事。農勁蓀道：「有一句要緊的話，我忘

了。囑咐屋上巡哨的人，你且在這裏坐坐。我去囑咐他們。一句話就來，還有話要和你商量呢。

借此脫身出去令人不測霍俊清點了點頭道：「你就去罷。我在這裏等你便了。農勁蓀遂匆匆忙忙的去了。霍

俊清獨自坐在房中，面朝着窗戶，向屋瓦上望着。雁翎刀橫擱在面前桌上。橫刀而坐想見防禦之嚴密心裏

猜度農勁蓀是爲一句甚麼要緊的話，忘記囑咐巡哨的，用得着如此匆忙的跑去。再想農勁

蓀平日的舉動，從來是很鎮靜的，相交多年，一次也不曾見過他的疾言厲色和匆遽的樣子。

今日他忘記囑咐的那句話，想必是十二分緊要，遲了便關係全局的。借霍俊清之猜想換過時光霍俊清心

裏正在如此猜想，猛然見對面屋脊上躍過一個身體魁梧的漢子來。奇哉此何人也身上的衣服和

頭上的包巾與那日來的解聯魁一般無二，領下一部絡腮鬚，紛披在兩邊，肩上瞥眼望去

容貌甚是威嚴。與解聯魁一樣打扮分明是拳匪矣又說其容貌甚是威嚴真是奇事赤着雙手，並沒攜帶兵器。那人的身法真快，瞬眼

就下了房簷。霍俊清料是義和團的人，前來行刺的。我也以爲如此，即閱者當無不以爲是刺客也隨即立起身來，綽刀在

手向窗外大聲喝道：「麼小醜，敢來送死！一面吆喝，已一面躡出了房門。寫霍俊清十分威武祇見那人

立在丹墀當中，對霍俊清拱手說道：「霍爺不要動怒，休疑小人是前來行刺的。」不是刺客更覺奇怪霍俊

清見那人手無寸鐵並且白晝也沒有前來行刺之理一語道破便接口問道足下貴姓大名來此有何貴幹那人說道小人特來與霍爺講和霍爺能否容小人進房坐着談話忽然來與霍俊清講和更是奇怪霍俊清心想這人既是來講和的却爲甚麼要從房上下來呢不好大大方方的說知外面把守的人從容由大門進來嗎疑竇之一况且屋上派有巡哨的這青天白日之中他又穿着這們礙眼的衣服怎麼巡哨的一個也不會看見呢疑竇之二他的本領就很不小了我若不許他進房坐着談話顯得我膽小算不得英雄量他一個人便有大本領我不見得怕了他就讓他進房來坐罷霍俊清之心理固宜如此想罷卽對那人拱了拱手道足下既是來講和的那有不請進房坐着談話之理那人見說大踏步走過來霍俊清讓進了房分賓主坐下順手將雁翎刀倚在身邊在理不得不防非是霍俊清復問那人貴姓那人從懷中摸出一張小小的名片來雙手遞給霍俊清霍俊清接過手一看不覺呆了以爲是那入摸錯了名片原來名片上分明寫的是農勁蓀三個字以上一節寫得迷離倘恍到此方纔點破閱者若到此猶不能悟真是笨伯矣正待抬頭問怎麼農勁蓀已露出自己的本音來打着哈哈笑道你尙且不認識我那些么麼小醜能認識我麼農勁蓀之改扮不先說明寫來便覺有趣多矣霍俊清也忍不住大笑起來說道你的本領真不錯真你的啊嗜你的鬚鬚呢怎麼一轉眼就沒有了農勁蓀將手對霍俊

清。一。伸。道。這。不。是。鬍。鬚。是。甚。麼。霍。俊。清。接。過。來。看。是。一。層。極。薄。極。軟。的。皮。子。皮。子。上。面。粘。着。一。部。極。濃。密。的。鬍。鬚。提。在。手。中。就。和。才。剝。下。來。的。耗。子。皮。一。般。那。皮。子。的。裏。面。好。像。糊。了。甚。麼。膠。在。上。面。有。些。粘。手。便。問。農。勁。蓀。道。這。東。西。從。那。裏。來。的。農。勁。蓀。道。是。一。個。英。國。人。送。我。的。這。算。不。了。甚。麼。外。國。當。偵。探。的。都。有。這。一。類。東。西。一。時。之。間。能。變。換。出。無。數。種。模。樣。肥。瘦。老。幼。隨。心。所。欲。不。是。內。行。對。面。也。分。辨。不。出。你。說。義。和。團。那。班。糊。塗。蟲。能。辨。認。得。出。麼。

解釋改扮情由農勁蓀此舉真與外國偵

探無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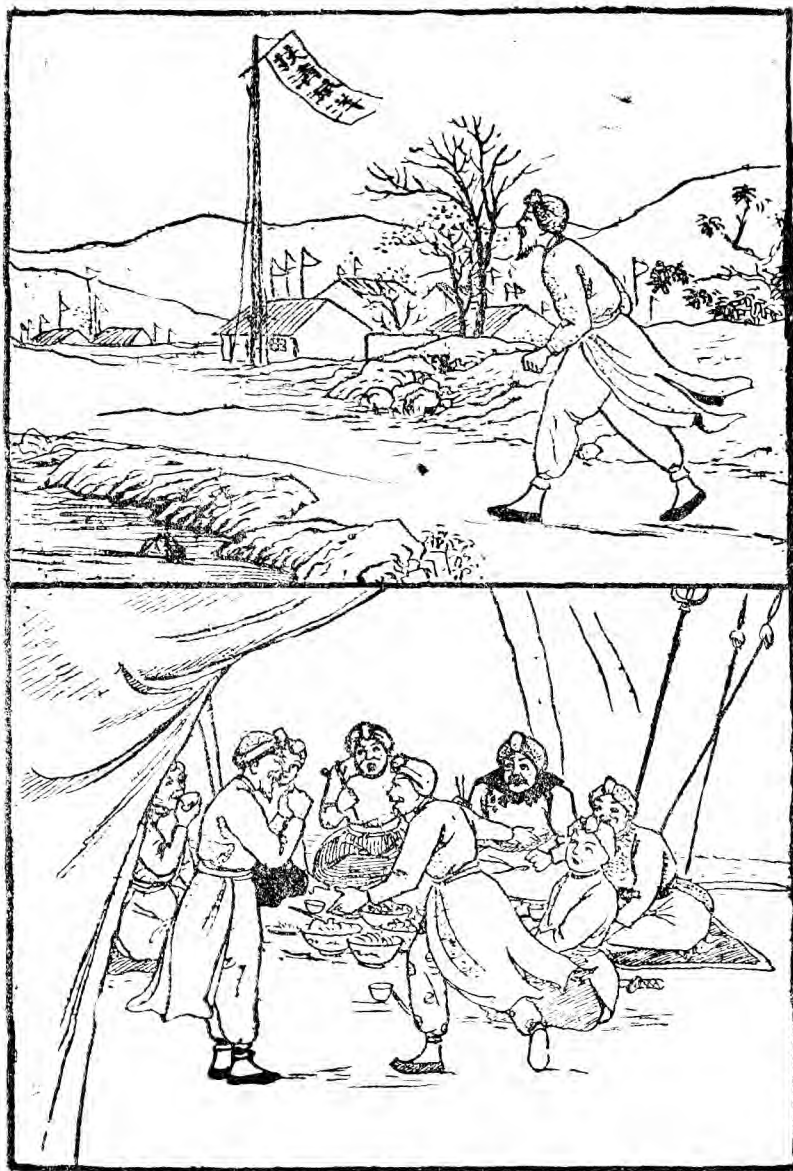
霍俊清道。你有這一套本領。還怕甚麼。我很安心的放你去了。但是你得早些回來。免我盼望。農勁蓀應着知道去了。不知此去探出甚麼消息回來。且待第十九回再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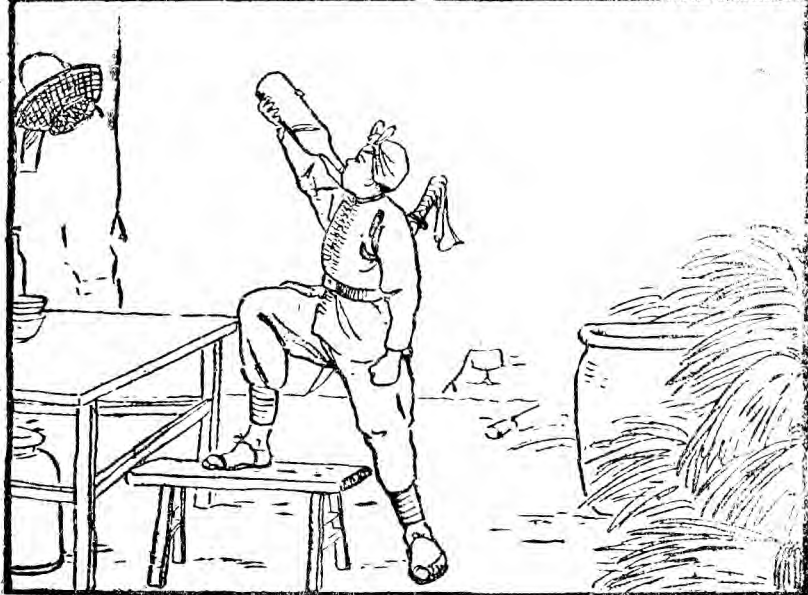
總評

敘述雁翎刀與解釋火蛋兩節。均是忙中閒筆。然亦有不同處在。火蛋一節。僅是註釋。而雁翎刀一節。却暗中爲後文伏綫。同而不同。方見其妙。

農勁蓀謂殺戮無知之拳匪。與殺戮無罪之教民。一樣可慘。此真靄然仁人之言。無怪霍俊清之肅然起敬也。

農勁蓀改扮一節。看似突兀。其實上回剝留拳匪衣巾時。早存此心矣。





代近
俠義英雄傳

平江不肖生著 吳門陸澹盦評

第十九回

農勁蓀易裝探匪窟

霍元甲帶醉斬渠魁

話說農勁蓀從淮慶會館出來。向韓起龍駐紮的地方走去。那時義和團的神兵到處橫行霸道。無人敢過問。所謂烏合之衆就是義和團內部裏也無人稽查。農勁蓀在路上遇了無數起三五遊

行的神兵。也有向農勁蓀點頭打招呼的。也有挨身走過不作理會的。以霍俊清之眼光尙被瞞過拳匪又安得便能識破耶

農勁蓀料知決沒人識破。大着膽逕走那義和團駐紮的村莊。遠遠的就看見扶清滅洋的旗幟。豎立在莊門外。隨風飄蕩。那村莊旁邊有一個大黃土坪。看那坪的形式土色。知道是把麥田填平了。作操練神兵之用的。但是這時並沒有神兵在坪中操練。祇插了許多五光十色的大小旗幟在那裏。有兩個年老的神兵。坐在坪裏談話。寫匪窟之情形暗淡無色農勁蓀轉過莊後。見麥田裏架着十幾個帳棚。一個帳棚裏面約莫有五六十個人。見農勁蓀穿過。也都不作理會。走近一個帳棚跟前。聽得裏面有人說道。那怕他。霍元甲有三個腦袋。六條胳膊。霍元甲三字入耳○談得凌巧我們有。

了。這幾座紅衣大炮難道他准慶會館是生鐵鑄的不成。

語亦駭人

農勁蓀聽了心中一動便撲進

那帳棚。

心細胆大不如此不能做偵探也

祇見地下擺了幾碗菜七個神兵圍坐在地下吃喝談笑農勁蓀笑道

你們倒快活躲在這裏吃喝信也不給我一個。

突然插入口吻絕妙

七人同時望着農勁蓀中有一個說

道我們是湊份子的你沒來成怎有信給你農勁蓀道你們不要我來成我有錢也無處使呢

看你們是多少錢一份我就補一份罷。

隨口應對恍如平日熱稔也者真是妙極

說着卽伸手往口袋裏裝做要摸錢

的樣子剛才說話的那人笑道用不着補了這回算我們請你吃明日你再請我們罷一面說

一面讓出坐位來。

農勁蓀不第會做偵探兼會騙曰食吃可發一笑

農勁蓀隨挨身坐下笑道也使得明日打下了淮慶會

館我到聚珍樓酒館安排一桌上等酒席請你們。

此數語妙極蓋借此提起淮慶會館便可引出席上衆人之議論也

我這一晌的身體

不大舒服睡了幾日今日才得起來我的身體雖不好口腹却是很好今日起床就遇着好酒

食。

此數語是替自己掩飾

七人見農勁蓀說話很合式儼然如常見面的熟人一般他們原來都是臨時湊

合的人誰也不知道誰的來歷七人之中李疑張認識農勁蓀張疑李認識農勁蓀都不好開

口請教姓名。

確有如此心理○我欲引西廂一句以貽之曰這席面真乃烏合

農勁蓀喝了一口酒說道幸虧我昨日病了起床不得

沒同去打淮慶會館若是去了難保不一同受傷回來。

一再提及淮慶會館四字總是欲引動席間之議論也

七人聽了都瞪

了農勁蓀一眼。奇○讀者試猜其故讓農勁蓀坐的那人說道戴花就戴花甚麼傷呀傷的瞎說。不好破綻來了農

勁蓀才知道他們忌諱受傷的話要說戴花吉利些便連忙改口道昨日戴花回的差不多有

一百人我若去了自也是免不了的。剛露馬脚便隨口敷衍過去一個人答道我們有神靈庇護戴花算得了

甚麼我們本來今日都準備了要去活捉霍元甲的就為那解聯魁在韓大哥面前搗鬼。提及解聯

魁呼應上文說甚麼先禮後兵要先寫信去儘問霍元甲限霍元甲在十二個時辰以內把一千五

百多個吃洋教的通同交出來過了十二個時辰不交出才去打他。居然也用哀的美敦書令人可笑韓大哥偏

偏聽信了這派鬼話我們不知道怕霍元甲做甚麼他也是一個人又沒有封槍砲的本領我

們拿紅衣大砲去衝他他就是銅打的金剛鐵打的羅漢也要衝他一個粉碎。語亦農勁蓀道

我這幾日又吃虧病了連紅衣大砲都祇聽得說不會看見也不知如何厲害。得步進步那人

說道吳三桂的紅衣大將軍大砲是最厲害有名的一炮能衝十里十里以內可衝成一條火

坑霍元甲是知趣的趕快把那些吃洋教的東西交出來就不干他的事曲店街的人也免得

遭這大劫若再執迷不悟包管他明年這時候是他的周年忌辰。叙述紅衣大砲之厲害頗覺駭人農勁蓀故作

高興的樣子說道好厲害的大砲我們吃喝完了同去瞧瞧好麼那人望着農勁蓀說道就攔

在大門當中你怎的還不會瞧見呢。農勁蓀笑道：我身體不舒服，那裏在意呢。攔在大門當中的，就是那厲害東西麼？我的眼睛真是可笑。幾次走那東西，跟前過身都沒在意。可惜祇有一座。若多有幾座，就更好了。看他隨處露馬脚，却隨處能掩飾，去其機警，真不可及。農勁蓀說這話，原是爲不知道有幾座。特地

是這般說，看他們怎生回答。那人果落了農勁蓀的圈套，答道：這們厲害的東西，有一座就當不起了。那裏還用得着幾座？韓大哥身邊還有兩桿小砲，也是最厲害無比的東西。每桿能一

連打得六響，多厚的鐵板就穿得過去。又打的快，又打的遠。明日去打淮慶會館，霍元甲躲了不見。面便罷，見面就是幾砲，他便有飛得起的本領，也逃不了這一劫。和盤託出拳匪畢竟蠢材，問一知十，農勁蓀何等快活。

農勁蓀心想：此來算沒白跑。緊要消息已被我探着了。他們既準備了大砲來攻擊淮慶會館，我們若不肯將教民交出，憑空去向他们說和，是不中用的。且快回去商議抵禦大砲的方法。

遂推出小解，起身出了帳棚，急急向歸途上走。趕緊退去，免得被人識破。是農勁蓀稍靈見機處。七人等了一會，不見農勁

蓀，轉來出帳看，也沒有都以爲是來騙飲食的一般。沒有軍事知識的人，那裏會疑到是敵人的偵探。此一段與水滸傳石秀探莊一節相彷彿，的確大有偵探意味。於今日放下這邊，再說農勁蓀在路上不敢停留，徑跑回淮

慶會館，改換了服裝，來見霍俊清。霍俊清正捧着一封信，坐在房中出神。此信已從拳匪口中叙出，雙方寫來，筆致何等靈活。

見農勁菘進房忙起身迎着說道：「你走後沒多久，那韓起龍就派人送了這封信來，你看我們應怎生對付他。」農勁菘點頭答道：「用不着看信中的意思，我已知道了。隨將自己探得的情形對霍俊清述了一遍，道：『他們竟用大砲來攻我，等若照昨日那般防守，是不中用的。從他們駐紮的村莊到這裏來的道路，我都留神看了，有兩處地方可以埋伏。我們明日分兩班一班在這裏照常防守，一班到路上去埋伏。等那大砲經過的時候，猛殺出來，離那埋伏的所在不遠，有一個很深的潭，我們搶了那砲，就往潭裏攢攢了，就跑。他們要想再從那潭裏撈起來，也很不容易。』

就算他們人多能撈得起，然也得費不少的工夫。我們到那時再想方法對付。」看他一剎那間已將

抵禦大砲之方法，想出隨機應變，獨具卓見。○此法雖未為絕妙，然為一時救急計，亦不得不出此也。霍俊清躊躇道：「這辦法行是可行的，不過我想射人先射馬，擒賊先擒王，在我的眼中看他們這班東西，直和螻蟻一般，但覺得討厭，不知道可怕此兩語頗趣。」

你這辦法很妥當，儘管照着去做，我看了韓起龍這封信，心裏委實有些氣，他不過你祇聽得那人口說，不曾見這措詞荒謬的信，你且瞧瞧，你能忍受不能忍受？」如何妙文我農勁

菘即拿起那信來看，先看了信上的字跡歪斜，一望就知道是個沒讀書的人寫的，接着看了第一句是「元甲先生知悉」，只這一句已是妙趣，即笑着放下來，不看了，說道：「這信也值得一氣嗎？這祇怪

在韓起龍跟前當祕書長的。胸中祇有這幾點墨水。還不知費了多少心血。才寫出這封信來。

刻薄。你倒怪他措詞荒謬。豈有個通文墨的人也肯跟着他們是這樣胡鬧的嗎。當時朝廷大臣附和拳匪者不少。豈

皆不通文墨者耶。我以為徒通文墨而腦筋不清整者亦正不乏其人。未可一概論也。你不看信中的詞句。有一句不費解的麼。可惜作者不將全信錄出。使我齊一窺全

豹。霍俊清道。話雖如此。但。我已決心。明日辰刻。去找韓起龍。當面說話。你的計劃。仍不妨照辦。

韓起龍。既有這信。給我。我去找他。說話是應當的。寫霍俊清自有霍俊清之計畫農勁蓀問道。你打算去找他說

甚麼話呢。霍俊清道。天津的義和團。為首的就是韓起龍。和信教的。為難。是他們。義和團的主

旨。韓起龍。一日。不離開天津。我等保護教民的負擔。便一日不能脫卸。又不能盡我等的力量。

殺他們。一個屍橫遍野。血流成渠。使他們望了淮慶會館。就胆寒。則是我等。明日便將他們的

大炮。沉潭。底能保得他們不弄出第二座大砲來嗎。我等提心吊胆的。日夜防閑。已是不易。

農勁蓀之法是治標不是治本也而一千五六百教民。和二三百防守的人。每日的糧食。再支持三五天下去也。

要鬧飢荒了。糧食一項確是難題我再四思維。直是逼着我向這條道路上走。至於成敗利鈍。祇好聽之。

於天。我原說了。盡人事。以聽天命。我也未嘗不知道。這是冒險的舉動。但於今。既沒第二條較

為安全的道路。可走。所以決心如此。寫霍俊清此去確是實逼處。此不是行險徼倖也農勁蓀道。我是自顧無此能力。因之

無此勇氣。若不然。今日早已是那們做了。

事到如此。農勁菘亦不便攔阻矣。

二人談話時。劉震聲走了來。向農霍

二人說道。這些教民。却都能體貼每人。一日自願祇喝一碗粥。騰出米糧給外面出力的人吃。

還有願挨餓一顆米也不要吃的。

此不是寫教民之知大義正。是寫霍農二人之感化力也。

霍俊清歎道。人家都說信教的。十九

是不安本分的人。想借着外國人的勢力。好欺壓本國人的。不然就是沒生活能力的人。想借

着信教。仰望外國人給飯他吃的。何嘗是些這們的人。他們若真是些不安分的壞蛋。既有一

千五六百人。還怕甚麼義和團呢。又如何肯這們體貼人呢。震聲你去對他們說。請他們都聚

在大廳上。我有話向他們講。劉震聲應着是去了。一會兒回來報道。他們都到了廳上等候。霍

俊清點頭。拿了韓起龍的信起身。農勁菘劉震聲跟着。一同來到大廳上。一千五百多教民。見

了霍俊清。都大呼救命恩人。

衆心感戴。其狀如見。

霍俊清連忙揚手止住。大聲說道。昨日義和團兩次來

攻。和我們兩次將他們擊退的情形。我已教小徒劉震聲說給諸位聽了。今日農爺親去韓起

龍駐紮的地方。探得韓起龍準備了紅衣大炮。原打算今日再來攻打這裏。祇因有人勸韓起

龍先禮後兵。先寫一封信給我。信中限我在十二個時辰以內。將諸位全數交給他。若過了十

二個時辰不交。他就統率一千六百神兵。前來血洗淮慶會館。我想韓起龍既有能衝十里的

大砲。又有一千六百名神兵。我等若依照昨日的方法防守。決防守不了。並且那大砲開發起來。不但我淮慶會館。和諸位當災。就是靠近曲店街的商舖。也得衝成一條火坑。他們這些沒天良的東西。毫無忌憚。我料他們是說得到。做得到的。我想領着諸位。往別處地方逃罷。此時天津鄰近東南西北各府縣。沒一處不是義和團鬧得天翻地覆。天子脚下的北京城。鬧的比天津更厲害。逃是無處可逃的。我激於一時的義憤。出告白把諸位都聚做一塊兒。今日禍到臨頭。若仍不免教諸位逃難。在前幾日。諸位向旁處逃。或者還有十分之幾。能逃得了性命。今日已是逃不出十里。便得被害了。豈不是我反害了諸位嗎。我思量了多久。浩劫臨頭。別無旁的道路可走。一段話先敘述處境之困難事機之急迫霍俊清說到這裏。教民當中已發出哭聲來了。在若輩固祇能付之一哭霍俊清復揚手止住。高聲說道。我的話還不會說完。且請聽下去。這時哭也不中用。那幾個哭的人。聽了這話。真個止住了啼哭。霍俊清繼續說道。韓起龍。限我十二個時辰。是到明日午時爲止。我明日辰時動身去。韓起龍那裏儘我的本領去做。我能在午時以前回來見諸位的面。是諸位的福氣。若過了午時。再不見我回來。那麼我早在地下等候諸位了。激昂悲壯大有易水放歌之氣霍俊清說到這裏。兩眼一紅。嗓音也硬了。一千五百多個教民也都忍不住放聲大哭起來。那得不哭霍俊清

拿手掩着面。回房農勁蓀跟着歎息。霍俊清拭乾了眼淚。說道：我當初以爲天津信教的至多不過幾百人。那知道有這們多。於今我們這裏人數總共將近有二千人。專就糧食這一項已經擔負不起。這種舉動在我們看了是義不容辭的。而曲店街各商戶因爲各人要保護各人的生命財產才肯大家跟在裏面出力。若教他們捐助食糧給這些教民吃是誰也不願意的。語極透關。幸虧我今年早料到怕鬧飢荒。又恰好空了兩個棧房。多屯了些米麥。然照這兩日每天十石計算。至多不過能再支持五日。五日後食糧盡了。韓起龍便不來攻打我等能守的任麼。再申明糧食一層以見霍俊清此去並非甘冒奇險。實是萬不得已也。農勁蓀道：我明日陪你一陣去。我雖沒基本領。然有一個幫手。畢竟妥貼些。在農勁蓀固宜有此請求。霍俊清搖頭道：那怎麼使得。我兩人都去了。萬一韓起龍分兩路來攻。還了得嗎。我此舉原是行險若不成功。則此後千觔重担全在你的肩上。假使前日沒你在跟前。我一個人就敢毅然決然的發那告白嗎。我知道你的武藝不如我。我的計謀就比你更遠。不特能知已亦能知人。我今夜得安睡一覺。我的職務教震聲代替你一心去照着你自己的計劃安排。不用問我的事。農勁蓀遂退出來。在霍俊清請來的朋友當中挑選了二十個富有膂力的。對他們說了奪炮的計劃。教十二人這夜都去休息。不擔任防務。其餘的分作兩班。照常巡邏把守。

一夜平安過去。第二日早起。農勁蓀防韓起龍動身得早。天光才亮。就同二十人吃了戰飯。各帶隨身兵器。到預定的埋伏地方埋伏了。一個個摩拳擦掌的。祇等大砲到來。

霍俊清一方是實農勁蓀一方是虛

虛實相間作者却寫得一樣聲勢。再說。霍俊清見天交辰刻。即換了一身灰布緊身衣。靠用灰布裹了頭脚上。也

穿着灰色襪子。套上草鞋。細寫裝束為後文伏筆背上雁翎寶刀。前回敘述雁翎刀原來却為此時用也作者絕不下一閒筆於此可見他生性原不

喜飲酒的。這時却從櫥裏提出一瓶膏粱酒來。對着瓶口一飲而盡。酒壯人氣。人仗酒雄。此與水滸

傳武松奪快活林一節一樣寫法出了會館。使出平生本領。如疾風迅電的殺奔義利團的駐紮所來。霍俊清一人而已然其氣

概及聲勢。雖千軍萬馬無以過之。連埋伏在半路上的農勁蓀等二十一個人。都沒看出霍俊清是何時打那裏

經過的一則。因霍俊清的身法太快。二則因他遍身灰色。不注意。看不出來。上文所以必細敘裝束也霍俊清

奔近那村莊。一看祇見那莊子旁邊的黃土坯。裏半圓形的立滿了一坯奇形怪狀的神兵。估

計個數目約莫有二千來人。但是都靜悄悄的。聽一個立在桌上的人說話。看立在桌上的那

人也是穿着一般顏色。前長後短的怪服。六尺以外的身材。濃眉巨眼。臉肉橫生。立在桌上說

話也顯出一種雄赳赳的氣概。帶寫韓起龍一手握着一桿六子連的手槍。說話的聲音極大。霍俊

清立在遠遠的聽得其中幾句話。道好不識抬舉的霍元甲。我拿他當個英雄。特地派人請他

入。夥。他。不。但。不。從。倒。明。目。張。膽。的。與。我。們。作。對。你。們。大。家。努。力。祇。等。過。了。午。時。他。如。膽。敢。再。不。將。那。一。千。五。百。多。個。吃。教。的。雜。種。全。數。交。出。來。我。韓。起。龍。拏。住。他。定。要。碎。屍。萬。……下。面。的。一。個。段。字。不。會。說。出。霍。俊。清。已。如。風。飛。至。疾。手。起。刀。落。祇。聽。得。喳。喳。兩。聲。響。疾。韓。起。龍。兩。條。握。手。槍。的。胳膊。早。已。與。他。本。身。脫。離。了。關。係。身。體。隨。往。桌。底。躺。下。當。韓。起。龍。胳膊。未。斷。的。時。候。滿。坪。的。神。兵。但。聽。得。一。聲。霍。元。甲。來。了。却。是。霍。元。甲。的。影。子。全。場。沒。一。個。人。看。見。農。勁。蕪。等。且。不。能。見。况。拳。匪。乎。韓。起。龍。的。身。體。躺。下。又。齊。聽。得。一。聲。霍。元。甲。少。陪。了。但。聞。其。聲。不。見。其。人。妙。極。全。場。的。人。有。大。半。嚇。得。手。中。的。兵。器。無。故。自。落。的。可。怕。是。韓。起。龍。的。性。命。這。回。雖。不。會。送。掉。然。沒。了。兩。條。臂。膊。自。此。成。了。廢。人。天。津。的。義。和。團。既。去。了。這。個。頭。目。所。謂。蛇。無。頭。不。行。沒。幾。日。工。夫。就。風。消。雲。散。了。天。津。的。教。民。因。此。得。全。數。保。全。了。性。命。數。語。收。束。保。護。教。民。一。節。而。京。津。滬。漢。各。新。聞。紙。上。都。載。了。霍。元。甲。保。護。教。民。的。事。實。有。稱。霍。元。甲。爲。俠。客。的。有。直。稱。爲。劍。仙。的。我。疑。古。之。所。謂。劍。仙。者。亦。不。過。如。霍。俊。清。而。已。霍。元。甲。三。字。的。聲。名。在。這。時。已。經。震。驚。全。世。界。了。欲。知。後。事。如。何。且。待。第。二。十。回。再。說。

總評

天下之事。往往因時變幻。錯綜百出。雖有智者。莫能測其究竟也。善作小說者亦然。譬如

此書前一回。霍俊清欲輕身以入拳匪之窟。農勁蓀竭力阻之。不意霍俊清未去。而農勁蓀反改裝去矣。農既去。閱者以爲霍俊清可以不去矣。不意農方歸來。而霍又慷慨橫刀以去。事之不易測。一至於此。亦可謂極錯綜變化之能事矣。

農勁蓀身入匪窟一節。觀其隨機應變。對答如流。便活像一偵探專家樣子。尤妙在隨處露出破綻。又能隨處掩飾過去。身履奇險。神色不變。此非大勇之士。不能如此堅定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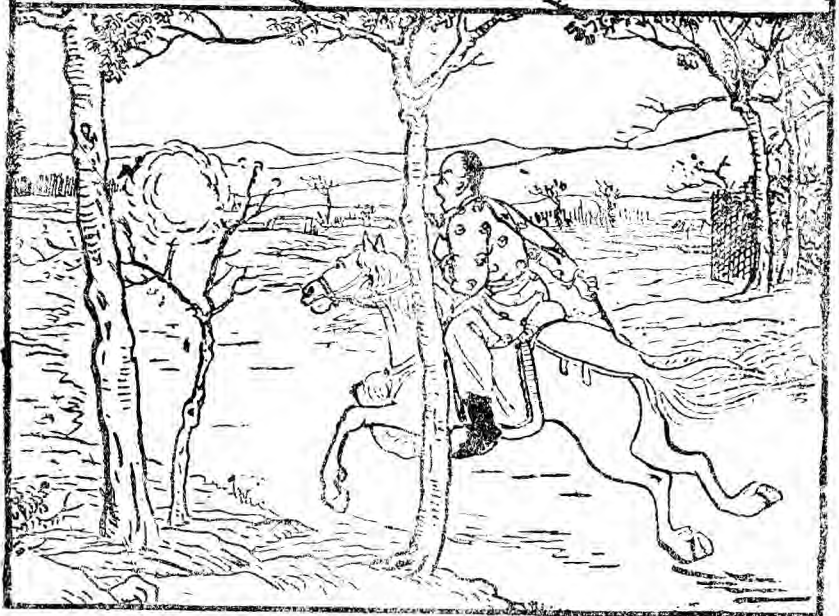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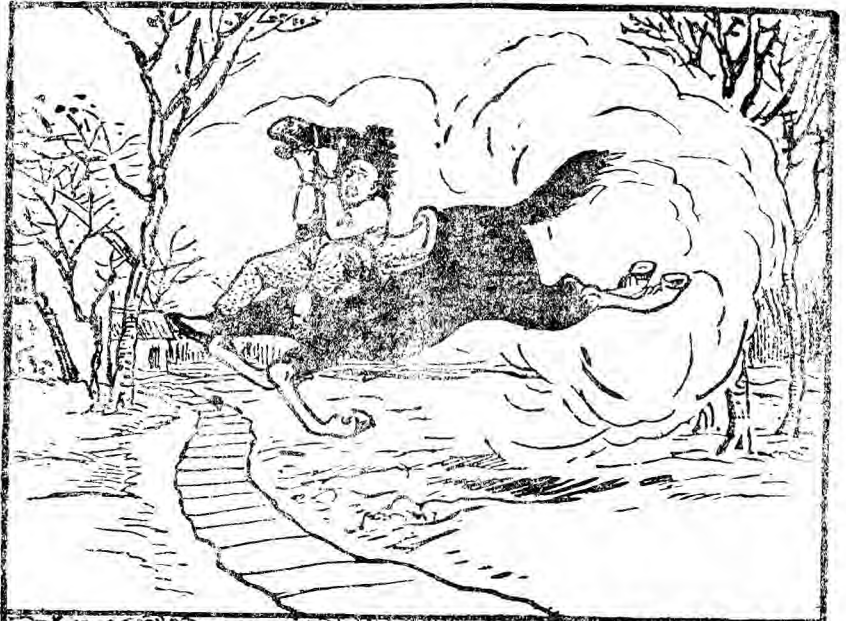
霍俊清之入匪窟。斬匪魁。此固奇危極險之事。苟非萬不得已。輕身而蹈不測之險。不特著者所不取。亦霍俊清之所不願出也。故必先敘拳匪方面。欲以大炮轟淮慶會館。而後時機急迫。霍俊清乃不得不出此冒險之一舉。謹慎如農勁蓀。亦不復能從而攔阻之矣。故我謂農勁蓀之探匪窟。却是預爲霍俊清刀劈巨魁作伏綫也。

教民節食一節。所以表世人尙有良心也。我嘗謂人之良心。急難時最易發見。觀此益信。霍俊清對教民之一番演說。慷慨激昂。仁至義盡。雖荆卿易水歌。無此悲壯也。人有必死之心。則事無不濟。常人且然。况大英雄如霍俊清乎。故不必韓起龍之身受重創。我早知霍俊清之必達目的矣。

近代俠義英雄傳

第二十回

金祿堂試騎千里馬





近代
俠義英雄傳

平江不肖生著 吳門陸澹盦評

第二十回

金祿堂試騎千里馬

羅大鶴來報十年仇

話說上回寫到霍元甲帶醉斬了韓起龍。義和團的事。成了一個天然的小結束。這一回却又
要寫到大刀王五的身上來了。且說王五自從在李富東家。替霍俊清誇張了一會。作辭回北
京來。追叙前文以便啣接草草的過了殘年。心中爲着譚瀏陽殉義的事。仍是怏怏不樂。再追叙前文以見王五之篤友誼

總覺得住北京。膩煩的了不得。光陰迅速。忽忽到了三月。這日有個虞城的朋友。新從家鄉到
北京來。特地到會友鏢局來。瞧王五。那朋友閒談虞城的故事。說起虞城西鄉大塔村。有一家
姓胡的。世代種田爲業。算是大塔村裏首屈一指的大農戶。胡家養了幾匹驃馬。每年產生小
驃小馬。也是一宗很大的出息。他家有一匹老牝馬。已經多年不生小馬了。多年不生小馬。却能一舉而產千里馬。豈生產
一事也須養精蓄銳。耶真是奇聞。胡家的人。幾番要把那匹老牝馬宰了。可是作怪那匹老牝馬。好像有知覺似
的。胡家這幾日。一打算要宰他。他就不吃草料。並且拚命的做工夫。以表示他不是老而無用。

徒耗草料的東西。畜生之靈若此真是作怪胡家人見他這樣便不忍宰他了。屢次皆是如此。到去年十月那

牝馬的肚子忽漸漸的大起來。十二月二十九的那日居然又產下一匹小馬來。點出產馬之日以見鄭重

亦奇。那匹小馬的毛色真是可愛。遍身頭尾漆也似的烏黑。祇有四條腿齊膝蓋以下雪一

般的白得好看。漆也似的黑雪也似的白座相照果然好看胡家人便替他取個名字叫做烏雲蓋雪。好名那馬下地才

半月就比尋常半歲的馬還要大許多。胡家因是才生出來的小馬沒給他上籠頭。誰知那馬

出世雖才半月氣力却是大的駭人。和他同關在一間房裏的騾馬被他連咬帶踢的簡直鬧

得不能安生。英雄少年時往往傑驚不馴千里馬亦然最好笑的那馬竟知道孝順。馬猶如此人復何如可以人而不如馬乎

汗無愧。平日那匹老牝馬和旁的騾馬關在一塊兒的時候老牝馬太弱常搶不着食料。甚至被

旁的騾馬咬踢得不敢靠近食槽。自從小馬出世每逢上料的時候小馬總是一頓蹄子將旁

的騾馬踢開讓老牝馬獨吃。我以為不是可笑實是可敬胡家人見了祇得將騾馬都隔開來。於今才得兩個

多月已比老牝馬還要高大兇惡到了極處。其凶惡處正是其卓異處也甚麼人都不敢近前靠攏去。就得被

他踢倒。英雄不肯為庸人所用千里馬亦豈肯為常人所跨哉春天正是嫩草發芽的時分。家家的騾馬都得放出來吃青草。

胡家的騾馬自然也一般的放出來。那烏雲蓋雪的馬既沒有籠頭人又近前不得便毫無羈

絆一出門就昂頭豎鬣的亂躡亂跑躡到別人家的馬羣裏別人家的馬就得倒霉十有八九被他踢傷老牝馬吃飽了青草將要歸家了祇伸着脖子一叫小馬登時奔了過來同回胡家

又點出此馬之幸○此一段與史記專諸傳一樣寫法

左右鄰居的馬三回五次的被小馬踢傷了養馬的都不服氣一個個

跑到胡家來論理問為甚麼這們大的馬還不給他上籠頭胡家不能護短祇好一面向人陪

不是

因馬受氣暗逗下文之廉價出賣

一面拿籠頭給小馬上了但是籠頭雖然上了仍是沒人能捉得他住那

怕身壯力強的漢子雙手拉住繩索他祇須將頭一順那漢子便立脚不牢

極寫其不受羈勒

胡三的

氣力也是大塔村的第一個他偏不相信拉不住這日他做了一個新籠頭給小馬套上了就

一手把籠頭挽住牽出大門來那馬才跨出門限即將頭往前一揚放開四蹄便跑胡三有力

也施展不出兩脚懸了空兩手死死的把籠頭握住打鞦韆似的吊跑了半里多路

如此打秋千式之跑路倒

十分有趣遇了一片好青草地那馬低下頭來吃草胡三才得脚踏實地從此胡家把那馬監禁起

來再也不敢開放胡家人說如有人能騎伏那馬自願極便宜的賣給那人

無法制服更不得

王

五聽了心中一動暗想我年來正愁沒訪得一匹好馬那馬若合該是我騎的必然一騎就伏

價錢多少倒沒要緊

一面自願廉價一面倒不在價錢多少

好在我此刻正苦住在北京膩煩借此去外面走走也

好。當下向那朋友問了問虞城縣大塔村的路徑。鏢局裏的事務。本來是委人料理的。自己在家不在家。沒有關係。就在第二日。帶了些銀兩。騎上一匹長途走馬。動身向湖南開封道虞城縣走來。在路上飢餐渴飲。曉行夜宿。這日已到了虞城縣。向人探問大塔村。喜得很容易尋找。大塔村的地方不小。進了大塔村口。還得走十來里。才是胡家。王五問明了道路。要見那馬的心切。遂將坐下的馬。加上兩鞭。王五騎的這馬。雖不是千里名駒。然也不是尋常易得之馬。一日之間。也能行走五百里路。忽然誇贊王五之馬其原因有二。一則王五本有好馬。則鳥雲蓋雪得否。自然毫無關係。再則下文欲借此襯出烏雲蓋雪之過異尋常也。祇因齒老

了。故想更換。這時王五進了村口。兩鞭打下去。便追風逐電的向前馳去。才跑了二三里路。王

五在馬上聽得背後一聲馬叫。先聽得馬叫寫出十分聲勢。忙回頭來看。祇見相隔有半里遠近。相隔尚有半里故能回頭一看。

否則連一看亦不可得矣。一匹漆黑的馬。四蹄全白。向自己走的這條道路。比箭還快的飛來。馬背上坐着一

人。低着頭。伏着身子。好像用雙手緊緊的揪住馬項上的鬃毛。那馬跑的太快。那人又低着頭

看。不出年紀。像貌。飛寫馬上之人却有王五一見那馬的腳步。心裏好生羨慕。打算將自己的馬

勒開一邊。讓那馬過去。祇是那裏來得及自己的馬。不會勒住。那馬已從背後一躍飛到了前

面。轉眼就祇見一團黑影了。只數語耳已活現一匹千里名駒。王五倒大吃一驚。暗想世上那有這般猛烈的馬。

一句贊馬便是這個騎馬的人本領也就了不得兩句我這回爲此馬長途跋涉祇怕來遲了一步

馬已有主了莫不其然○王五有心來買馬而此馬偏偏不爲王五所得此亦是文章變幻不測處但我既到這裏來了少不得要去見個實在能

因馬結識一個英雄也不白跑了這一遭仍催着坐下馬不一刻到了一個大村莊莊門外立

着幾個人在那裏說笑那烏雲蓋雪的馬也繫在門外一顆樹上王五知道就是這裏了隨跳

下馬來卽有一個滿頭滿腦一身都是污泥的老頭此時方看出是個老頭走過來向王五拱手道剛才冒

犯了老哥很是對不起王五估量這老頭的年紀至少也有七十多歲見他遍身是泥那馬的

肚皮腿股也糊滿了汗泥料知剛才騎馬的必就是這老頭所以有冒犯對不起的話數語遂

也拱手答道老丈說那裏話沒有老丈這般本領不能騎這馬沒有這馬也顯不出老丈的本

領因馬之猛烈顯出驕馬者之本領小子本特爲這馬從北京到這裏來老丈既來在小子之前小子祇好認命

了但得因馬拜識了老丈也算是三生有幸不得馬而得識一位英雄確是幸事請問老丈尊姓大名府上在那裏

老頭先請教了王五的姓名才答道老朽姓金名光祖點出老頭姓名○又是一位英雄王五不待老頭說下去

連忙拱手笑問道老丈不就是寧陵縣人江湖上人稱爲神拳金老爹的嗎由王五口中說出神拳二字以見開名之久

金光祖也拱手笑道不敢承江湖上人瞧得起老朽胡亂加老朽這個名目其實懂得甚麼拳

脚更如何當得起那個神字。像老哥的大刀名揚四海。那才真是名副其實呢。老朽今年七十
八了。怎麼用得着這樣的好馬。祇因小孫聽得人說。這裏生了一匹好馬。橫豎直鬧的。要來這
裏瞧瞧。我慮他年輕不仔細。俗言道得好。行船跑馬三分命。越是好馬。越是難騎。因此不敢教
他一個人來。我離馬背的日子也太久了些。這馬又是異乎尋常的猛烈。險些兒把我慣了。下
來。由金老爹口中又帶出一位小英雄金光祖說着。回頭對立在那馬跟前的一個後生。招手道。祿兒快過來。見見
這位英雄。這是很不容易見着的。說得鄭重可見王五名重天下那後生見招。忙走了過來。金光祖指着王五向
那後生說道。這位便是無人不知的大刀王五爺。無人不知四字亦下得鄭重隨又向王五說道。小孫金祿堂
多久仰慕老哥的威名。往後望老哥遇事指教。指教。金祿堂對王五作了一揖。說了幾句欽仰
的話。王五看金祿堂二十來歲年紀。生得儀表很是不俗。心想他能知道愛馬。必然不是等閒
之輩。因愛馬遂可推及其人之英雄便有心結納他。好做一個鏢局裏的幫手。隨處結納寫王五十分愛才祇是當時同立在人
家的門外。不便多談。金祿堂也爲那馬分了精神。歸到馬上見自己的祖父騎了。也急想騎着試試。
便向王五告了罪。將腰間的帶子緊了一緊。金光祖在旁說道。祿兒得當心。這畜牲他別的毛
病。一些兒沒有。就祇跑得正好的時候。猛然將頭往下一低。身體隨着就地一滾。若稍不留意。

連腿都得被他折斷。這毛病要提防。他也還容易。你兩眼祇釘住他兩個耳朵。將要打滾的時候。分兩個耳朵。尖必同向前倒下。敘述馬的脾氣十分細到你一見他兩耳倒下。金光祖說到這裏。金祿堂接口說道。趕緊將繩往上一領。他就不滾不下了嗎。岔入金祿堂之言。文筆絕妙金光祖連擺手道。錯了。錯了。虧你在這時說出來。就這一領。不怕不把你的小性命送掉。你以為這也是。一匹尋常的劣馬嗎。便是尋常的劣馬。不上轡頭。不上嚼口。也領他不起。何況是這樣的好馬呢。這馬一頭的力。足有千觔。又光光的套上一個籠頭。你坐在他背上。兩膀能有多大的力。他的頭往下。你能領得他起來嗎。他口裏若上了刺。嚼因為怕痛。才能一領。即起於今。是萬萬領不得的。你務必記取。明白他的頭。一往下。低兩耳。又同時朝前倒了。就趕快把你自己的右腿尖。往他前腿縫裏一插。他自然滾不下了。還有一層。這畜牲歡喜躡高跳遠。你萬不可拿出平常騎馬的身法。手法。來想將他勒住。一勒就壞了。像這樣的好馬。你騎在他背上。須得將你自己的性命完全付託給他。他遇着高壩。要躡上去。你儘管由他躡上去。遇着極寬的坑。他想跳過去。你也儘管由他跳過去。越是順着他的性子。越不會出亂子。他雖是畜牲。然他若自願沒躡高跳遠的能耐。你就打他。他也不肯躡跳。這畜牲能躡一丈三四尺高。能跳二丈來遠。你須記取他躡高的時候。

你的身體須往後仰。等他前脚已起後脚用力的時候，你的身體便向前略栽。他才不覺吃力。若是他將要起前脚的時候，你將身體向前壓住他後脚用力的時候，你又將身體往後壓住。他本有躡一丈三四的能耐，是這們一挫壓便得減退四五尺了。豈不壞了嗎？

以上叙騎馬之身分手，段非精於此

道者說不出來，小說真不易作也。

我剛才騎他因跑過幾畝水田，所以弄得渾身是泥。你要騎得十分當心才行。

表明滿身泥污之故。

金祿堂也不答話，笑嘻嘻的走到樹下。

只笑嘻嘻三字少年之脾氣如見

解下繩索來。那馬見繩索已解

便四脚齊起，亂礮亂跳。

極寫馬之猛烈

金祿堂也不害怕，憑空向馬背上一個箭步，已身在馬上了。

接寫

金祿堂身手之靈捷

那馬將頭揚了兩揚，支開四蹄，就跑。金光祖到王五跟前說道：「難得在這裏遇見老哥。」

我想屈尊到寒舍盤桓盤桓，不知尊意以爲何如。王五既有心要結識金祿堂，自己又左右閑着無事，便欣然答應。二人站着談話，談不到一頓飯的工夫，金祿堂已騎着那馬如飛而至。遍身頭頂也和金光祖一樣糊滿了污泥。金光祖愛惜孫兒，恐怕他騎得累了，忙上前搶住籠頭。那馬接連被騎了兩次，也累得乏了。比前馴良了許多。金祿堂滾下馬背，搖頭吐舌的說道：「方才這一點兒時間，已來回跑了六十多里路。在馬上看兩邊的房屋樹木，祇見紛紛的往後倒下去。多望兩眼，頭目就昏眩了。人家都說火車快的厲害，我看這馬比火車還要快的多呢。」

我買了。他回去看何時高興。我得騎到南京去和火車比賽。比賽極寫此馬之神速。金祿堂這時隨口說

了幾句玩話。後來南京辦勸業會的時候。他果然將這馬騎到南京。特地專開一個火車頭。馬

在前頭。車頭在後邊。十里以內。火車真個追這馬不上。這是後話。趁這時表過不提。再說當日

金光祖見已將這馬騎服了。即問胡家要多少馬價。胡家開口要一百兩銀子。真可謂價廉物美金光祖

並不還價。隨如數兌了一百兩銀子。王五遂跟金光祖金祿堂帶了那匹烏雲蓋雪的馬。一同

到寧陵縣金家來。王五在金家住了幾日。和金光祖公孫談論拳脚。甚是投機。金光祖的兒子

金標。出門十多年。沒有音信。也不知是生是死。一筆金祿堂的本領。全是金光祖傳授的。這日

王五正和金光祖坐在房中談話。祇見金祿堂進來報道。外面來了一個姓羅的。說是湖南人

姓言的徒弟。有事要見爺爺。此何人也。姓言的。又是何人來得突兀。金光祖一聽這話。臉上頓時改變了顏色。變色奇極

號稱神拳之金老爹。而變色更是奇極。停了一停。才抬頭問金祿堂道。那姓羅的。多大年紀了。金祿堂道。年紀不過

三十多歲。身材很高大。金光祖道。你已說了我在家麼。金祿堂搖頭道。我說你老人家不在

家。他說沒有的事。若真不在家。他也不會來了。金光祖面上很露出躊躇的樣子。王五在旁見

了。猜不出是甚麼緣故。閱者也猜不出。是何緣故也。想問又不好開口。金光祖長歎了一聲道。冤家路窄。躲也

躲避不了。

號稱神拳者而欲躲避真是可怕

祿兒去請他在外面坐坐。我就出來見他。金光祖

隨回頭向王五說道。十年前。有一個湖南人姓言的。因聞我的名。特地找到這裏來。在這裏住

了三日。要和我交手。那姓言的原是一個讀書人。本領確是不弱。和我走了二百多個回合。我

用擒拏手傷了他。他臨走的時候。對我說道。我們十年後再見。我若沒有和你再見的緣法。也

得傳一個徒弟。來報這一手之仇。當時姓言的說完這話走了。十年來。我雖上了年紀。然不敢

荒廢工夫。就是防他前來報復。

說破畏見姓羅者之緣故

王五道。姓言的若是自己來。或者可怕。這姓羅的是

他的徒弟。也不見得有多大的本領。區區不才。如老丈有用得着我的時候。儘可代勞。和他見

見高下。

王五固應有此言

金光祖搖頭說道。使不得。一人做事一人當。但請老哥在旁。替我壯壯膽量。

祖不要王五代廝亦屬當然之事

說着起身。進裏面更換衣服。用一塊寸來厚的護心銅鏡。藏在胸前衣襟裏面。

防備周密寫有年紀人做事十分小心

裝束停當。拉了王五的手。同來到外面廳堂上。祇見金祿堂陪着一個魁偉

絕倫的漢子。坐在廳堂上談話。那漢子背上還馱着黃色包袱。不曾放下。見金光祖出來。那漢

子起身抱拳笑道。久聞神拳金老爹的大名。今日才得來領教。老爹還記得十年前用擒拏手

點傷辰州人言永福的事麼。小子羅大鶴。就是言永福師傅的徒弟。這回奉了師傅之命。特來

請教老爹。

來人亦頗有禮。越是如此越見得此人之不易對付也。

金光祖也。抱拳當胸的答道。但願老哥能青出於藍。我雖老邁無能。但是既有約在先。不能不奉陪大駕。羅大鶴即將背上的黃包袱卸了下來。不知與金光祖如何較量。羅大鶴是怎生一個來歷。且待第二十一回再說。

總評

此書以王五霍俊清二人爲線索。我已言之矣。十九回以前。所敘各事。多偏於霍俊清方面。對於王五。未免稍嫌冷落。故自二十回起。乃將霍俊清放過。重提王五方面。此是作者雙方兼顧處也。

此回雖折入王五方面。其實却非王五正傳。故作者乃借千里馬一節。輕輕搭到金祿堂祖孫身上。然後言永福也。羅大鶴也。陳廣泰也。牽連之人物漸多。筆勢之開展益甚。讀者悟此。則雖遇枯窘之題。亦不愁無好文章做矣。

作者寫千里馬一節。暗中却是爲俠義英雄作影子也。少年任氣。不受羈勒。勇於禦敵。孝於事親。以馬言。是何等好馬。以人言。則是何等好漢子耶。全書諸俠義英雄。均以此馬爲之寫照矣。

當世妄人。昌言非孝。視父母若路人。余已深惡而痛斥之者屢矣。今觀作者寫千里馬。却極寫其孝。我意作者亦有感而發。欲以千里馬媿彼妄人。人而不如禽獸。彼妄人者。亦何面目立於天地之間耶。

寫胡三之騎馬。藉以襯出金祿堂之騎馬。是反襯也。寫金光祖之騎馬。藉以襯出金祿堂之騎馬。是正襯也。讀此可悟兩種襯托之法。寫千里馬脚步之速。亦完全以襯托出之。如王五聽得背後一聲馬叫。回頭看時。尙隔半里。迨欲將自己之馬勒開。而背後之馬。已一躍過去。又謂馬跑得快。馬上之人。看不出相貌年紀。又謂此馬飛到前面。祇見一團黑影。又謂王五所騎。亦非尋常之馬。一日能行五百里路。以上幾層。歷落寫來。不必定要出力寫馬。而馬之神速自見。

作者寫千里馬之脾氣。灼然如見。駕馭之法。亦說得十分詳明。閱此一節。我可斷定作者非但善於騎馬。而且善於駕馭千里馬也。

中華民國十五年十月四版

近代俠義英雄傳（第二集）

（價 洋 五 角）

【外埠酌加郵費匯費】



著 者 平 江 不 肖 生

印 刷 者 世 界 書 局

發 行 者 世 界 書 局

印 刷 所 世 界 書 局

總 發 行 所 世 界 書 局

分 發 行 所

北京 天津 奉天 吉林 保定 邢台 綏遠 太原 濟南
 烟台 武昌 漢口 宜昌 長沙 常德 衡州 重慶 南昌
 蕪湖 安慶 合肥 徐州 南京 無錫 杭州 嘉興
 寧波 溫州 蘭谿 福州 廈門 廣州 汕頭 梧州

世 界 書 局

世 界 書 局

世 界 書 局

世 界 書 局

世 界 書 局

